

# 阿彌陀經二

## 目錄

十四、又舍利弗。彼佛國土。常作天樂。黃金為地。晝夜六時。……一
十五、復次舍利弗。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。白鶴。孔雀。……一七
十六、是諸眾鳥。晝夜六時。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。五力。……三三
十七、是諸眾鳥。晝夜六時。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。五力。……四七
十八、是諸眾鳥。晝夜六時。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。五力。……六一
十九、是諸眾鳥。晝夜六時。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。五力。……七五
二十、如是等法。其土眾生。聞是音已。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……八九
廿一、舍利弗。汝勿謂此鳥。實是罪報所生。所以者何。……一〇三
廿二、舍利弗。彼佛國土。微風吹動諸寶行樹。及寶羅網。……一一七
廿三、舍利弗。於汝意云何。彼佛何故號阿彌陀。舍利弗。……一三三

目錄

廿四、又舍利弗・彼佛壽命・及其人民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	一四七
廿五、舍利弗・阿彌陀佛・成佛以來・於今十劫。又舍利弗	一六三
附講表	一七七

#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（二）

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

## 第十四講

又舍利弗。彼佛國土。常作天樂。黃金為地。晝夜六時。雨天曼陀羅華。其土眾生。常以清旦。各以衣襍。盛眾妙華。供養他方十萬億佛。即以食時。還到本國。飯食經行。舍利弗。極樂國土。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### （四）遠近環境

剛才念的這段，是極樂世界依報莊嚴的最後一段。七寶池和七重行樹等等，那種環境是怎麼來的？就是阿彌陀佛以他的大願及長時期的大行，來成就那種種的莊嚴。我們念佛修淨土的眾生，只要信願行具足，就跟佛有感應。把佛的大願、佛的大行做為我們的大願大行，這樣我們念佛的工夫成就了，也就能夠生到那個環境去。

今天開始的這段經文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講完前面那段之後，舍利弗一直在聽，

也不知道怎麼發問（因為這部經是無問自說，境界非常高），佛再喊舍利弗說「彼佛國土」，就是極樂世界那個國土，怎樣呢？「常作天樂」，這段是講「遠近環境」——遠處、近處的那些環境，在第一七七頁，我們研究經裏所講的「依報莊嚴」，佛一層一層地敘說，譬如前面所講的樹木、園林、建築物，還有七寶池、蓮花，這些都介紹過了。今天這一段是講除了那些以外，還有上下四周的環境。

這些環境如何呢？先講天樂是什麼呢？在空中常作天樂——在上空經常有天樂，我們要了解，無論在那個世界都很注重音樂，像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非常注重音樂；再講中國文化，孔夫子的教育就特別注重禮樂——一是用禮、一是用樂。樂就是音樂，用音樂來教育。為什麼要用音樂來教育？音樂對於眾生的修養、涵養心性特別有功效，譬如我們在寺廟、道場裏做早晚功課，或是做特別的佛事法會，一唱讚時，我們心裏自然就平和下來，所以七情——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，這些情自然而然就壓伏下來，它能幫助我們伏惑。所謂七情，都是我們的煩惱，音樂演奏，一唱的時候，我們的情緒就能夠平和下來，可以收到壓伏煩惱的功效，所以中國文化、佛學都特別注重音樂。

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天空中經常有音樂，而且不像我們世間的樂是由人來演奏的，如果遇到高明的音樂家彈樂器，彈得好可以聽；如果是聲樂家，唱得好也可以聽；但是還有些彈不好、唱不好的，那不一定。在西方極樂世界的天樂，不是人工的，是天樂；娑婆世界，別說人間的樂比不上，就是天上的樂也比不上。我們剛剛講娑婆世界的音樂，是講佛家的讚子，就是梵音，是純粹的；另外中國古代的國樂，也是純粹的。現在電視裏又蹦又跳的那種樂，適得其反，不但不能夠把我們的煩惱壓伏下來，反而挑起更多的煩惱。

我們講好的、很純粹的音樂，在我們世間不太容易聽得到，自古以來都是如此。譬如唐朝杜工部就曾經講過，他聽到皇宮裏奏的樂就說：「此曲祇應天上有」，這個曲子只應在天上才能聽得到，「人間能得幾回聞」，我們人間那裏能聞到幾次，當然他的詩有另外的用意，有一些反喻文章在內，這也說明在我們這個人間聽到好音樂是不容易的。不但古時候，現在民主時代也有好音樂；不僅國樂，西洋音樂也有好的，彈鋼琴彈得最好的也有，但每辦一次高水準的音樂會，一張門票要多少錢？不是一般人能買得起的，所以我們在娑婆世界，音樂雖然好，並不是時時可以享受，

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。而極樂世界的音樂是天樂，在空中自然演奏的音樂，不需要像我們人間，要用樂器、擴大器播放出來，它的音量既不太高也不太低，正好適合人聽到，而且聽得清清楚楚，非常悅耳，也不是間斷的，而是時常在演奏。

音樂一直聽，有時候感覺不想聽了，怎麼辦呢？不要怕，這音樂很特別，跟我們娑婆世界不一樣。我們娑婆世界，大家都知道，音樂是一種藝術，有個名稱叫侵略性的藝術，所謂侵略性的藝術，是不聽不行，你不願意聽，但音樂在彈奏的時候，一定得聽，跟圖畫不一樣，我不看圖畫，眼睛不看就可以，音樂是非聽不可，是侵略性的。極樂世界不是如此，你想聽，音樂就出現；你不想聽，就聽不到，就沒有了。以我們的凡情知見，以為聽太多會發生這類問題，但是不會有的，隨個人的意願，願意聽就有，不願意聽就沒有，而且喜歡聽什麼曲子，就聽到什麼曲子。

除了天樂之外，再講地「黃金為地」，整個西方的地是一片琉璃，是琉璃地。這有什麼根據？在《觀經》裏釋迦牟尼佛說：先觀太陽，再觀水，然後觀水結冰，再觀地，地是一片琉璃，琉璃是透明的，上下可以看透，整個放光，琉璃地上用七寶莊嚴，再於地面上用黃金變成的繩索，隔成一道一道的，間雜其中加以裝飾，所

以說黃金為地。我們雪公老師講這裏的時候，是根據《觀經》經文講的，地是瑠璃的，用黃金在地面上做裝飾。由此可以想像那個大地，跟我們娑婆世界的大地，對照比比看，我們這個大地有高山、深谷、海洋，那裏除了七寶池以外，一片瑠璃都是平面的。為什麼是平面的？祖師曾經講「娑婆心險」，娑婆世界眾生的心理是很險惡的，所以有高山、深谷，「極樂心平」，極樂世界的眾生，心理都是和平的、平等的，絕對不像我們這個世界，彼此互相戰爭、互相爭奪，你想打倒我、我想打倒你，心理不平等。因此反映到這個世界，這世界也是我們心造的，研究唯識，各位都知道，山河大地就是我們的第八識顯出來的相分。極樂世界眾生的心理都是平等，所以大地整個是一片平坦，一片瑠璃地，極樂和娑婆兩相對照一下，那個好、那個不好？

現在一般人說：我們拚命賺錢，錢賺夠了就去環遊世界，到世界各國去遊覽，遊覽什麼？我們的世界有什麼好遊覽的？那個地方好看呢？歐洲、美洲，看一看，也不過是狄斯奈樂園、大瀑布的風景，還有城市裏人為的景象而已，除了這些，還有什麼？真正要了解西方極樂世界，《觀經》裏講的更多，你把阿彌陀經講的依報

莊嚴看過，把心思放在上面，其餘的世界再好也不足觀矣（不值得一看），這是講到黃金為地。在我們這個世界上，那個國家有這麼多的黃金在地裝飾起來？辦不到的，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那樣——黃金為地。

接著講「晝夜六時，雨天曼陀羅華」，晝夜六時是順著我們這個世間講的，不僅我們娑婆世界，任何一尊佛的世界（佛土），有日、月就有一明一暗——有白天、夜間，時間就有計算的標準。在極樂世界不需要日、月，為什麼？極樂世界沒有一件東西不放光，譬如七寶池裏的蓮華會放光、七寶池邊的樹和葉子都放光，這是講依報；講到眾生的正報更放光，所以在極樂世界遍處都放光，那需要日、月。

日、月有什麼不好呢？夏天的太陽曬起來那麼熱，好在我們地球上臭氧層，還有種種氣層保護著，有害人體的光線不能輻射過來，不能透過來。如果沒有種種氣層保護，陽光直射到生物上、我們人體上，會受不了的。在極樂世界沒有日、月，而在其他任何一個佛土有日、月，這也是極樂世界特別的地方。所以阿彌陀經，不研究則已，一研究則發現處處是特別的，也處處都有難以解釋的問題，要不然，那個世界沒有日、月，看不見怎麼行呢？極樂世界就不需要。

不需要日、月，何以又講晝夜？又講六時呢？講晝夜是釋迦牟尼佛說法時，順著我們世間人的知識，習慣有白天、有夜間。在印度那時講晝夜六時（白天三時、夜間三時，合起來六時），是對那時的人的知識程度來講的。六時不是固定講法，我們現在講一天有二十四小時，中國的農民曆講一天有十二個時辰（一個時辰是兩個小時），名詞不同，晝夜的時間還是一樣。

雨天曼陀羅華，「曼陀羅」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叫做「適意」，曼陀羅華是適意花——適合眾生心意的花，無論它的顏色、香味、形狀，人家愛什麼樣子，它就顯示出什麼樣子，這就是曼陀羅華。曼陀羅華上面加個天——天曼陀羅華，就是天華——從天空上落下來的花，雨當「落」字講，從天空落下最適合人心意的花。前面講極樂世界沒有日、月，既是沒有日、月，為什麼又說六時？一片光明，時間怎麼計算呢？就用落花來計算。落一次花就代表一個時辰，花一次一次地落，落一次就算是三個時候了。

為什麼經常落花呢？因為都是瑠璃地，除了用七寶、用黃金裝飾以外，還有天上落下各種花鋪在地面上，非常柔軟。在那裏的人腳踩在花上面，軟軟地陷下去，

腳一提起來，花又彈起來，要不然怎麼叫曼陀羅？叫適意呢？花落下來鋪滿整個大地，就像一塊大地毯，我們這個世間，有錢人的家裏才裝潢地毯，如果有高貴的人要來，為了歡迎他，才鋪上地毯，而且那也不過是人工編織的東西，怎麼能跟曼陀羅相比？極樂世界就是一片片花落下來的，你想想看，那個大地的景緻是如何？我們從經文裏可以想像，虛空中各種顏色的花往下落，那個景緻太好了，落在地面上是一片花團錦簇的，各種美妙的顏色、各種香氣鋪滿。整個大地就是一片花海構成的畫面，想像極樂世界：花一陣子落完了，再過一些時候又再落花。就我們的凡情俗見想：天天這麼落，一天落好幾次，那花堆在地上的怎麼辦？怎麼處理？是不是派個垃圾車來收？不必，這都是顧慮太多了。到第二次落花的時候，原來地面上的花就自然不見，沒有了、隱掉了，然後又是新的花落下來。當新的花落下來的時候，跟原來的花又不一樣，原來有原來的顏色、構圖、形狀，而新落下來的，又是一種形狀、顏色——推陳出新。在極樂世界，時時都是這樣落花（舊的花隱了之後，新的花又落下來，每次落花都不斷地翻新），這種景象我們這個世間那裏找？就是用人為（科學）方法造個建築物做個試驗，我倒希望有科學家，能參照《阿彌陀經》所講的這個方式做個試驗的科學宮，裏面做落花，看看能不能做到？做到的話，也提

供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模仿模仿。他就是做到的話，花落下來之後，又不好處理了。

接著看「其土眾生，常以清旦，各以衣穢，盛眾妙華，供養他方十萬億佛」，花落下來，極樂世界的眾生在早晨（清旦就是早晨，也是順著我們世間眾生來講），各以衣穢，衣穢是專門盛花的器具，有人說是穿長袍，前面的衣襟翻過來，兜起來，其實不是，是一種盛花的器具，形狀就像傘，我們打傘是撐起來，穢沒有傘柄，倒過來，花放在裏面，穢的面積這麼大，花盛得滿滿的，用手提不好提？不要著急，在極樂世界，什麼事情都辦得到，譬如花都是適意的，要提起這些花，不必用什麼力氣，心裏一想，花就隨著你的手起來了。盛眾妙華——盛著很多很多美妙的花。美妙的花要供養他方十萬億佛，到極樂世界以外「供養他方佛」，供養多少佛呢？十萬億佛。

到了極樂世界為什麼還要供養他方十萬億佛？供養佛的目的是什麼？佛不是白白受供養，佛受了供養，佛就給他講法，教給他法門。法能開智慧，一個人在這個世間上，沒有智慧，做什麼事情都不行。我們看世間的事情，在社會上與人家來往，辦小事也好、辦大事也好，沒有智慧，事情辦不成的。就是學佛，最重要的是

了生死（修出世法），到極樂世界已經了生死，但是還沒有成佛。想要成佛，非有智慧不行，一定要有智慧。開智慧不容易的，例如在這個世間學佛，現在是末法時期，大家學佛進步很慢，為什麼？因為不像正法時期佛在世時那樣，佛當面親自教化，那可不得了，教一個字、一句話，就能使學的人當下就開智慧，所以你看一尊佛都能這樣。這裏是每天清旦（早晨），帶著這些妙花去供養十萬億佛，一尊佛跟他講一個法，每天十萬億個法，一個法使他開一層智慧，這還得了。要不然，我們為什麼說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成就那麼快？就是因為「侍多佛得多智」，每天供養那麼多的佛，所得的智慧那麼多，絕對不像我們這麼慢。這是供養佛第一個大好處——能夠開智慧。

再一個好處就是得福報，我們眾生的福報很重要，無論在這個世間或到極樂世界，都需要福報。就在這個世間來說，今天大家都感覺我們的福報很多，一切生活條件都具備都很好，物質更富足、更豐富，這些都是福。但是「福」不是那麼單純的，在中國的書經裏面講「五福」，一個人要享五福不是那麼容易的，例如拿第五福來講，「考終命」假如不具備，沒有考終命的福，就是物質上非常富足，那又有

什麼用處？古來那些大皇帝，生下來就可以繼承王位的，福報可以說比任何人都大，但是研究歷史就知道，那些大皇帝能活到一百歲的人太少太少了，他五欲享得愈多，壽命愈短，古代的帝王都是如此，所以福報很重要。這裏講的福報，包括很廣泛，包括書經裏講的「攸好德」，願意做善事，好——是喜歡，喜歡做功德是一種福報，沒有福報的人，他不會樂善好施。還有壽命長、身體沒有疾病等等，這些都是福報，必須從那裏求？供佛——從佛那裏求。

我們這個時代，沒有佛住世，我們對佛像供鮮花也是供佛。可是供佛也要懂得方法，懂得什麼方法呢？如果你以為這些佛像，只是佛像，那供的功德就少，用一朵花（香花）、水果等等，供的時候，就像釋迦牟尼佛就在這裏、阿彌陀佛就在這裏，這功德就很大。所以印光祖師講：佛法有什麼祕訣？祕訣就是「誠敬」，一個是至誠、一個是恭敬。所謂至誠恭敬，是對著佛像，只要是佛就在這裏一樣的，見到佛有多大的功德、有多大的福報，心裏這麼一轉，就能得到那麼大的福報。因此在西方極樂世界，每天都可以供養十萬億佛，他的福報，想想看有多麼大，在其他世界修福修慧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專有智慧還不夠，還要有福報，而且還要那

麼長遠的時間來修；到極樂世界不要那麼長遠的時間，為什麼？原因就在此：每天都能夠供養那麼多的佛——十萬億佛。

「即以食時，還到本國」，從這裏可以看到，十萬億佛土是多麼遙遠，一尊佛的佛土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有大大小小的國家，數都數不清，而十萬億個佛土，大清早去，什麼時候回來呢？在極樂世界，即以食時——就在吃早餐的時候，很快就回來了，根據祖師的注解，「行速是神足通」，能夠去那麼多佛土，回來又那麼快，這就證明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無論是那個眾生，就算是見思惑沒有斷的普通人，都有這個本領，叫做神足通，也叫做如意通，就是如人的意思，你要怎麼做都能夠辦得到。所謂神足，是神力來的，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到的神通。他有這種神足通，來往這麼快。

神足通是什麼情形呢？我們了解一個大概：身體要到那裏去，一動念，身體就到，無論怎麼遠，想到那裏就到那裏。現在講光速最快，但是這比光速還要快，光速還可計算，從太陽光照到我們這個地球上來，雖然那麼快，還要經過多少年（科學可以計算得出來），神足通比光速快得多了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呢？不但這麼

快，還有轉變，大變小、小變大、一變多、多變一也能辦得到——隨意地轉變形狀，還有變化莫測，就是他要變化什麼都可以，隨意地變化，想像不到的那種變化，大致有幾種情形。可以想像因為運用神足通，所以能夠供養他方十萬億尊佛。

這種神通也是阿彌陀佛在因地學佛的時候，發四十八大願當中的一個願，就是他成了佛以後，在他的佛國裏所有的眾生，若不能具備這種神通——在吃一餐飯的時間之內，不能夠到無量無數的國土去供養他方佛的話，他不成正覺。他發了這個大願力，才能使極樂世界的眾生，一往生都具備了這種神通。

供養佛回來之後，「飯食經行」，吃飯之後經行（經行就是散步，經是直的，一直地走過去，然後又走回來，叫經行）。我們娑婆世界的道場中，學佛的人也有經行，目的是幫助消化，在吃過飯以後，不致於撐著肚子不舒服，運動運動，這也是一種功課。在極樂世界不是這樣，極樂世界的飯隨心所欲，想吃就吃，喜歡吃什麼飲食，就吃什麼飲食。吃了以後，肚子也不會發脹，吃得再好也不會發胖。我們世界的人沒得吃不行，吃得太多太好，又要減肥。極樂世界沒有這一套，吃得再好也不需要減肥，它的飲食是自然化來的，我們想像不到，那個味道太好了，吃完以後，

杯子、碗、筷子自然地化走；飯後就來回在樹林裏（地上鋪的是花，林子裏放的是音樂），就在那裏散步遊覽。你想想飯食經行的狀況——就是供養佛回來，飯後經行、遊覽那種愉快的情況。

請各位看講表——「離苦得樂之三」，一看就知道，「天樂雨花」是「天時之樂」，「衣祿盛花」是「無不得苦」，為什麼叫無不得苦？在我們這個世間，花要用錢買，好的花（如一盆蘭花）多貴，極樂世界的花比蘭花好得太多了，而且隨時都有，無不得苦。「他方供佛」有「得神通樂」、有「侍多佛樂」，每天都能供養那麼多佛。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：講十萬億佛，為什麼不講二十萬億佛、一千萬億佛呢？其實，憑神足通要更多更遠都可以講，那單單只講十萬億做什麼？這裏所含的意思就是「從是西方只一彈指」，前面講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」，有了神通，到極樂世界，再回到娑婆世界，也這麼快，我們念佛的人到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只要念佛的工夫好，一彈指就到了，不要因為是十萬億佛土，我們感覺太遠了。其實就跟那一樣，臨終一念往生的時候，一彈指就到了。「飯食經行」是「衣食行樂」，有衣、食、行種種的樂。

「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」，這些種種的功德莊嚴是誰成就的？就是阿彌陀佛以他的大願、大行來成就的。我們念佛的眾生，只要持這句佛號，持得好就跟他的願行感應，就能夠往生極樂。

極樂世界依報莊嚴講完了，重要的是在誦經時，要隨文入觀——念一句經文，就想像極樂世界那種美好的依報莊嚴。這就能幫助念佛，幫助我們提起「厭離娑婆、欣求極樂」的心。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
【二】

## 第十五講

復次舍利弗。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。白鶴。孔雀。鸚鵡。舍利。迦陵頻伽。共命之鳥。是諸眾鳥。晝夜六時。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。五力。七菩提分。八聖道分。如是等法。

### 二、說法莊嚴

今天這段是屬於說法莊嚴，在這以前講的都是依報莊嚴，依報莊嚴包括七寶池、空中的音樂等。從前面的經文裏，釋迦牟尼佛敘述極樂世界的環境之後，我們了解平常在做工夫——念佛的時候，就拿那個環境當我們的助工夫。我們常感覺念佛時，念頭不容易定下來，也就是念不到多久，念頭就亂跑，心就散亂了。散亂的時候，念頭不是跑到這裏，就是跑到那裏，總而言之，就是在我們這個人間，也就是在這個娑婆世界的六道範圍之內。假使我們心中對前面經文所講的七重行樹、七寶池以及常作天樂那種環境很了解、很熟悉；那我們的念頭不跑則已，一跑就在那些環境裏面。對那個環境這樣熟悉，自然就養成習慣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念頭就跑到

極樂世界去。

雪公恩師在世時，教我們「生處轉熟，熟處轉生」，就因為我們念佛人還是六道之內的凡夫，對人間的環境熟悉得很，所以念頭都在人我是非上打轉，我們對極樂世界那個環境不熟悉，現在修道念佛，就要把整個心理轉過來，我們對娑婆世界這麼熟，要慢慢地生疏，對極樂世界那個環境，本來很生疏，就要轉過來，變成很熟悉。這對念佛得一心不亂往生，非常有幫助。

前面經文講，極樂世界那麼好的環境裏，如果往生極樂的人根器是利的，一到那個環境，在七寶池裏面洗洗澡、聽聽空中的音樂、看見大住宅區的環境，那些環境都有代表的涵義，因此智慧高、根器利的人，一到那個環境就會悟法，對於大道就能開悟。還有一些往生的人，根器沒有那麼利——稍微次一等，雖是次一等，在那個環境也能得到很多法益，因為他們能夠聽法。所以接著我們要講的經文是「說法莊嚴」，讓聽法的人可以開悟——悟到大道。

(一) 眇鳥化跡

總括來說，極樂世界無一處不是說法，有情的眾生固然在說法，無情的一切也都在說法，因此利根的人一到那個環境都能得到法益、都能悟道。現在講說法，是誰來說呢？請看講表「眾鳥化跡」，由鳥來說法。「宣法之一」講表裏第一條是「六時演法——聞正法樂」。

這又特別了，我們在娑婆世界，都是人在說佛法，在釋迦牟尼佛時是佛在說，後來是大菩薩說法。但是由剛才念的經文，我們知道在極樂世界是由鳥來說法，鳥說法有鳥說法的好處，例如人說法總是比較嚴肅，鳥說法並非固定在一個講堂中，隨處都有，聽法的人愛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，願意聽什麼鳥的聲音，就聽什麼鳥說法，非常自由，也非常生動。這法說出來，真是獨具一格，在極樂世界這些鳥有多少種？真正說起來，鳥的種類非常多，不過在這裏，順著我們這個世間學佛人所了解的鳥來說。極樂世界裏好的鳥、珍貴的鳥，勝過我們世間人所愛好的鳥。其實在極樂世界，好的鳥太多太多了，這裏只講六種。

現在看經文：「復次舍利弗」，復次就是釋迦牟尼佛把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講完之後，馬上要開始講說法莊嚴的時候，這個時候佛又叫舍利弗說：「彼國常有種種

奇妙雜色之鳥」，極樂世界的國度裏「常有」——我們這個世間好看的鳥，不是常常能看得到，例如孔雀，要到動物園才看得到，到山裏也不一定能遇得到，像白鶴也不見得馬上可以遇見；但是極樂世界是常有，時時刻刻都有。有什麼呢？種種——不只一種，後面的經文雖然講六種，由「種種」二字看，何止六種，太多了，「奇妙」，奇是指鳥的身體各有各的形狀，看起來都不平常（奇是平常看不到的）；妙是不像我們娑婆世界的鳥，只會叫一叫而已，那裏的鳥能夠說法（這是妙），所以是奇妙。「雜色」是講鳥的羽毛有種種顏色（不只一種，各種顏色都有）。從這句經文可以知道，極樂世界這些奇妙雜色之鳥有多少，是那裏都有。你要看，時時都可以看，從這一句可以想像極樂環境有多好。

接著舉出鳥名：「白鶴」，這種鳥當然不只是白色的，也有其他的顏色（例如在內地有黃鶴樓，黃色的鶴也有），但在鶴中以白色的最珍貴，所以舉出白鶴。一般來講，白鶴稱為仙鶴，道家養鶴，普通道士養鶴養不到，就養鵝，鵝的頸子比較短，沒有鶴那麼長，形狀有點相似。在晉朝時，有道士養鵝，王羲之曾用他的字，向道士換鵝。鵝是清高的表徵，修神仙者就愛養鵝，可見是一種珍奇的鳥，然而牠在我

們世間，雖是代表仙鳥，但不能跟極樂世界的白鶴比。我們世界的鳥都屬於畜生類，就是仙鶴也還是畜生，西方極樂世界的鳥則大不相同。像「孔雀」，我們也可以在動物園中看得到，孔雀開屏，羽毛一張開來很好看的，在極樂世界也有孔雀。「鸚鵡」，因為鸚鵡能夠說話，我們人說話，牠會學，說起話來很像人說的，可見是很聰明的鳥，所以大家很喜歡。但是鸚鵡雖然能夠說話，牠本身沒有什麼智慧，只知道模仿人說話，說的話是什麼意思？牠不了解，而極樂世界的鸚鵡不是這樣。

中國沒有這種鳥，「舍利」在印度才有，這種鳥叫的聲音非常好聽，人們一聽這種鳥的叫聲，心裏就非常愉快，比如舍利弗的名字，中文翻譯又叫舍利子，就因為他的母親眼睛非常明亮，聲音也很好聽，所以他母親的名字叫舍利，舍利弗就是舍利的兒子——舍利子。這種鳥在中國是沒有的，據說在印度靠近喜馬拉雅山的山區會有。「迦陵頻伽」，這種鳥也是聲音特別好聽，最奇怪的是，牠在還沒有孵出來的時候就會叫，而且在蛋殼裏面叫的聲音就非常美妙。

還有「共命」鳥，也叫命命——兩個命，這種鳥是兩個生命，一個身體上有兩個頭，一個頭代表一個眾生，這兩個眾生是共同一個身體——「共命之鳥」。這種鳥也

是在雪山（喜馬拉雅山）山區裏才有。過去我們聽到共命之鳥就問：「印度真有這種鳥嗎？」世間的事情不能說我們沒有看過就認為沒有，沒有看過的事情多得很，例如在以前醫學不發達的時代，一個人有兩個頭，大家不相信，現在台灣有連體嬰，一個人有兩個頭，雙胞胎有這種情況。現在醫學發達，有兩副心臟、兩個頭腦，就可以把他們分割開來。類似這種眾生，身體的形狀，奇奇怪怪的很多很多。這種共命之鳥在中國內地也是看不到，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在印度才有。

這些鳥介紹出來之後，接著說：「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，出和雅音」，「諸」是不只一種，「眾」是很多很多，這些鳥晝夜六時，前面講過，極樂世界沒有白天、夜間，因為那個世界一片光明，有情眾生、無情的依報環境處處都放光，不需要日、月，就沒有白天跟夜間。這裏講晝夜，也是順著我們世間來講，六時也是順這個世間訂出的時刻標準。那麼這些鳥晝夜六時（時時都沒有間斷）地「出和雅音」。無論什麼時候都在叫的，是什麼音呢？和—聲音非常柔和，雅—非常有文化素養、非常有修養的。譬如中國講音樂，《詩經》有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，都能配合音樂彈奏出來的，一聽雅樂就能讓人心清淨（淨化）。「和」也一樣，音樂讓人一聽，心裏喜、

怒、哀、樂的各種情緒就能得到調和，又能夠使心裏很清淨。你想想看，就憑鳥這種聲音，不只是說法，一聽就不得了，這些鳥晝夜六時（無論什麼時候），都在那裏發出和雅音聲出來。

經文裏無論講到什麼地方，我們研究經典的人，處處都要拿我們這個世間跟極樂世界互相對比著看，才能夠發起欣、厭。欣是欣求極樂環境，厭是厭離這個環境，前面講依報時，固然我們需要對照著看，這裏講到鳥也是一樣。這幾種鳥在我們世間說是好鳥，除此之外，我們世間還有不好的鳥，還有普通、平凡的鳥，牠們的聲音叫出來，不會叫人心裏和雅，最顯著的，譬如在內地長江三峽有一種鳥，叫做不如歸去，這種鳥的聲音叫起來就好像「不如歸去，不如歸去。」過去旅行在外的人，或從四川到內地來，或由內地上四川去，經過三峽都是出遠門，在外面作客時，一聽到「不如歸去」的鳥叫聲，就好像催他趕快回家，馬上就興起思鄉的心情，心裏就很憂愁。像這種鳥叫聲使人聽起來不會和雅，而和雅的聲音聽起來是叫人心裏很舒暢的。還有，唐朝人寫的邊塞詩，敘述一個女子做夢的時候，夢到出征到邊塞地方的丈夫，是黃鶯叫，把夢吵醒了。像這一類的，引起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很多，絕

對不能像極樂世界的那些鳥，一叫出來就教人家悟道，就使人家發出歡喜心得到法喜。所以就從鳥來對比，想想看，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（堪忍的世界），真正說起來，假如讓我們到極樂世界去住幾天，再回到這個世界來，簡直在這個世界一天也住不下去了，實在是不堪忍受。我們因為多生多劫在這世界已經習慣、麻木了，只好在這裏忍受。現在我們學了這部經，兩相對比，趕快要發欣、厭的心理，欣厭心一發出來，念佛就能夠念得很好，想得一心不亂就很快。

這些鳥出和雅音，「其音演暢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如是等法」，「等」這個字是寫文章造句時一個簡省的用法，換句話說，除了五根，以至於八聖道分以外，還有別的法，譬如說在五根之前（這裏講的是「三十七助道品」，請各位看講表就知道），三十七助道品有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一共分成七組——七個單元。前面三個單元沒有講，就直接從五根開始講，為什麼呢？祖師注解說：到了極樂世界，前面的四念住、四正勤等都不必講了，但也有講的時候，不是必要的。也就是說從娑婆世界往生的人，到那邊去之後，如果煩惱還沒斷——根機還很鈍，稍微還要用一用。在娑婆世界要想將來能夠往生極

樂世界，這四念住、四正勤等還是要了解，所以在這裏還是要研究。

三十七助道品是三十七種法，這些道品為什麼叫「助道」呢？就我們在這世界學佛來說，無論學大乘、小乘，都有講佛理的、偏重修持工夫的。就中國佛法來講，原來有律宗、密宗、禪宗、淨土宗。律宗，任何那一宗都要講戒律、守戒律，這是基本的。至於密宗，要真正找到金剛上師不容易，再者，學的人適不適合這個法門也很難說。因此從唐、宋一直到現在，最主要的就是一個禪宗、一個淨土宗，而禪宗到後來，譬如民國時代的虛雲老和尚就是禪宗的大善知識，他老人家常常勉勵人家要多念佛、學念佛法門。所以現在末法時代，只有學念佛法門，才能夠在這一生就解決生死問題，能脫離六道輪迴，因此念佛是唯一能夠得到了脫生死。這個了生死的念佛法門，要修的時候，有正工夫、有助工夫。正工夫是什麼呢？就是持名念佛，我們並不是持名就可以了，只持名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們的工夫不像古代祖師那樣，古代祖師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號，我們現在辦不到。我們除了持名念佛以外，還要有其他的助工夫，因此三十七助道品就是幫助我們的，在正工夫以外，就用這個做為助工夫，假如了解三十七助道品，而且學得好，念佛就進步得非常快，所以

說是助道品。不但念佛法門如此，禪宗以參究為正工夫，他們也講助道品，他們也是用三十七助道品來幫助，所以任何人修行的時候，都是有正有助。助工夫重不重要呢？沒有助工夫不行，古代祖師們就講一個比喻，正、助工夫就好像一隻鳥的兩個翅膀，缺少一個翅膀就飛不起來，這是說助道有它的必要性。

首先我們看「四念住」，四念住也叫做四念處，我們就照四念處來解釋。所謂念，是什麼呢？念是一個人心裏的念頭，能作觀照的用處，譬如我們念佛，是誰在念？是你的心在念。處呢？是你所念的，不叫念而叫觀，四念處是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處就是觀。古人解釋：念是能觀的心智——能觀之智；處是所觀的那種境界——所觀之境，所以叫念處。住是什麼呢？住就是叫我們把念頭、觀想放在這四個道理上面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當初釋迦牟尼佛要入滅的時候，阿難尊者請示佛：佛住在世間的時候，我們弟子們都是依靠佛，佛不住在世間時，我們以誰來住呢？釋迦牟尼佛就告訴他：佛不住世的時候，你們學佛的人以「四念處」來住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住在四念處，因此也叫做四念住。

四念住就是把我們的念頭放在四層道理上，幫助我們念佛。什麼道理呢？第一

是「觀身不淨」，我們要觀察自己，不要聽人家說好聽的話——你的身體很好，你長得很美，其實這都是恭維的話，我們自己一想，身體實在不清淨。中國的祖師注解說，眾生有七種不淨：第一、種子不淨，古代祖師講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，就是貪愛的心理。假如沒有貪愛的心理，就不會在娑婆世界生生死死地輪迴。我們到人間來，會有這個身體，最初來入胎的時候，就是那一念貪愛的心理，種子就不淨。第二、相不淨，至於出了胎，到小孩子長大成我們這個身體，看起來覺得很好。比如眼睛代表一個人的精神，形容某人的眼長得很美，其實美在那裏？早晨起來三天不洗，眼睛分泌物就那麼多，不必人家看，自己都看不下去，再說身體裏面是看不得，身體外面有一張皮膚，覺得很好，自己摸摸也很好，可是幾天不洗澡，身體上的氣味就讓人受不了——不堪聞。

就講這兩點，其餘的不必講，譬如大、小便，說起來就更糟糕，通身都是不乾淨。還有，比如說人死了之後，這身體怎麼樣？如果不是火化，讓身體慢慢腐爛，人都不敢看。所以觀身不淨，我們要想到自己的身體是這樣。佛法講「身為苦本」，不了解道理的人，還是忙忙碌碌的，忙碌什麼呢？為了維持這個身體。吃飯、穿衣

服、住房子、交通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還不是為了這個假身體。所以想到觀身不淨、身為苦本，必得要厭離娑婆。所以四念住就是要我們斷除貪戀娑婆世界的心理，假如貪戀心理不捨棄，念佛就算得了大定，還是不行，極樂世界去不了。祖師說過比喻，乘船要到彼岸去，船鎖在碼頭上不起錨，放在那裏，船開不動，那你怎麼樣也去不了。就等於在這個世間，貪戀這個身體的心理，不把它斷除掉的話，怎樣也去不了極樂世界。所以我們講在沒有往生之前，這四念住是特別重要，第一要「觀身不淨」，必得承認這個事實——身體沒有一處是乾淨的。

第二是「觀受是苦」，受是我們心裏的感受。在這個娑婆世界，我們遇見痛苦的事情固然是苦，那八苦當然是苦苦；快樂的事情也不長久。古代當大皇帝，時時刻刻怕人家推翻他的政權。現在是選舉，當總統也好，當首相、內閣總理也好，任期一到就要下來，這樂的事情，有去的時候，那就是壞苦；有苦苦、壞苦，還有不苦不樂的是行苦，這就是三苦。要觀察、研究我們所受的，無非就是這三種苦，所以觀受是苦。

第三是「觀心無常」，這個「心」是妄心，一般人都以為自己的心就是我們自

己，其實這個心時時刻刻變化無常，這是假的心，不是真的。真心是永久不變，也不會壞的。以觀察自己的心來說：一會兒歡喜、一會兒悲哀、一會兒發脾氣，這都是心裏的念頭在作祟。就是不了解真心，被假心把我們弄得不由自主地喜怒無常。人生就是在喜怒無常當中度過去，死了以後再來投胎，還是喜怒無常，觀心既是無常的，能不能自己做主呢？做不了主，就被假心引導到這裏、到那裏，生生世世死死生生地這樣受苦，冤枉不冤枉呢？要了解這一層，觀心無常。

第四是「觀法無我」，法，比如《心經》裏講五蘊和合起來，就是我們一個人，分開來則是：色有色法、受有受法、想有想法……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分開來，各有各的法。不了解的人執著任何法，把「法」當做真實的，其實都不是真實的，沒有一個法是真實的，你找一個主體，那個法是真實的？真實的法才能說「我」，那個法是我？無論是色法、心理的現象，沒有一個法能夠真正做得了主宰，做不了主宰就不能說是我。要了解世間萬法都是如此，這是「觀法無我」——觀察萬法都沒有一個能夠主宰的我。

我們普通凡夫是迷惑顛倒的人，不了解四念處是：「觀身不淨」，把身體當做很

清淨，為這個身體來損人利己，吃葷的人吃一餐飯，犧牲多少動物的生命？造了多少的惡業？「觀受是苦」，剛才講樂受，古代大皇帝怕人家搶他的王位，人家說一句話，他猜忌這個人可能對他不利，就趕快把他除掉，不管是真的、假的，是不是事實？先把他除掉再說，免除後患，造了多少冤獄？冤枉死了多少人？造了多少惡業，自古到現代，冤獄多得很，這都是為了假法（假的事情）而造業。「觀心無常」，隨自己的心意——自己主觀的想法，以為那是長久的，其實不是長久的，卻為它來造業。再說「觀法無我」，世間上任何法，有權利的人保護自己的權利，學術思想不同的人排除異己，這都是爭意氣，自從馬克斯發表資本論以後，你看這個世界成什麼樣子？他執著他的法好，其實這法怎樣？不對，現在世界整個改了，蘇聯也在改，東歐國家都在改，不要了，這可以證明萬法是無常的。不懂萬法無常的人，都為「無常法」造業，自己造業損自己，也害了多少人，所以不了解四念住，不懂得這個道理，就拚命地往三途去鑽，佛菩薩想把他往外拉，他自己卻願意往裏面墮落，怎麼拉得出來。所以必須自己覺悟，要覺悟必得在四念住上用工夫，心裏的念頭時時刻刻往這上頭想，這世間是住不得的，不管本領再大的人都是無常法，必得要到極樂世界去才可靠。

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以後，四念處本來是用不著的，可是在這個世間感受到、見到的四念處這些現象，我們記得很清楚，一到極樂世界一看，整個環境改變了。根據我們這個世界的經驗，跟那兒一對照，那個地方實在太好了，到極樂世界一看，本來娑婆世界「觀身不淨」，現在極樂世界是蓮花化生，無處不是清淨的，這個身體的一切，根本從種子都是清淨，所以淨土之身是究竟清淨的——觀身清淨。再說「觀受是苦」，到極樂世界，前面講過那些依報，那一種不是享受？沒有一絲一毫的痛苦感覺，就說學法，我們在這世間聽佛法、學佛法，聽不懂很苦悶，聽法時坐上幾個小時，身體又不舒服；在極樂世界聽法，到處都是法，多麼自由自在、多麼享受，那是樂——觀受是樂，不是苦了。到極樂世界觀心呢？我們這兒是妄心，到那兒是真心顯露出來了，這兒是「觀心無常」，到那兒是——觀心真常，既是真的，而且是永恆存在的。觀法呢？這世間是「觀法無我」，到極樂世界是——觀法有我，一切都是有我，那些法一切都是永恆存在的。佛是無量壽，我們到了那個世界，每一個眾生都是無量壽、無量光，這當然有我，所以到了極樂世界之後，「觀身清淨、觀受是樂、觀心真常、觀法有我」。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
【二】

## 第十六講

是諸眾鳥・晝夜六時・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・五力・七菩提分・八聖道分・如是等法。

從這裏開始，這一段是講三十七助道品，無論學那個法門，都有正工夫、有幫助的助工夫，這個助道品就是幫助正工夫的。每一宗都有他的正工夫，譬如說參禪，禪宗他們的正工夫，也要三十七助道品來幫助。我們學淨土，持名念佛的法門，是我們的正工夫，三十七助道品就是幫助念佛的助工夫。

經文裏把三十七助道品，前面的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神足，這三科省掉了，後面就講「如是等法」，用一個等字涵蓋在內，祖師注解把這三科注解出來。那麼我們就問：像四念住，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這些都是娑婆世界學佛的人需要用到的工夫。到了極樂世界那個環境，身體是蓮花化生，都是清淨的，所受的一切都是快樂的，心念是真常不變的。再講到法，世間的萬法是因緣聚散，生生滅滅的，沒有一個是真法，沒有一個真常的我，在極樂世界有真我。

極樂世界到底要不要講四念住呢？像圓瑛老法師，根據他研究，似乎在極樂世界用不著講四念住；但是也有講經的大德研究，認為在極樂世界的環境，雖然一切都那麼好。可是在娑婆世界念佛的人，往生到極樂世界之後，就往生的眾生來講，如果他沒有斷見思惑，他還有妄念，起的念頭都是見思惑，他的念頭起來都是妄念，沒有一個淨念。要斷見思惑，還是要講四念住。所以從這個意思來看，在極樂世界尤其針對是帶業往生的眾生，還是需要講四念住。不過講的時候，不像在娑婆世界，要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，在那裏只是提醒沒有斷見思惑的眾生，注意什麼？原來在娑婆世界的環境，自己的身體、感受，一切都是痛苦的，在極樂世界一切是這樣好的環境，是叫往生的人對比一下，更感覺到兩個世界的差異，一個可欣、一個可厭。到極樂世界之後，就感覺到更加歡喜，有這種心理的時候，原來是帶業往生，很快就可以斷除見思惑。因此四念處（四念住）在這兩個世界——一是娑婆、一是極樂，是大不相同的。

接著我們講「四正勤」。四正勤的「勤」是精進，做一件事情，一直很專心地往前求進步，這叫勤。就拿普通人來講，不是學佛的人，做事情也是要勤——勤勞，

不勤是萬事不能成功的。不過專講勤是不夠的，專講勤，部分是對、部分不對，修道勤當然是好，世間上為名為利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也是勤，甚至造惡業的那些人，他們為了做惡的事情，怎麼計畫、怎麼去做也是勤，所以光講「勤」不夠，要加個「正」——正勤就對了。就是勤勤懇懇所做的事情，標準都定在「正」上面，心裏的出發點就是正的，所做出來的事情也都是正的，一點邪道都沒有，純粹是正的。就修道方面來講，叫做四正勤有四種。祖師注解，四正勤用兩個基本標準：一是善、一是惡。他就講「未生善令速生」，一個人善的心理（善心）還沒有發生的話，就要令他趕快生出來；「已生善令增長」，善已經生了，不要只生出來就算了，還要繼續增長，這是善的方面。在惡的方面，「未生惡令不生」，惡的心理還沒有生的話，就不要讓他生出來；另外，「已生惡令立斷」，已經生的惡心理、一些惡法惡業等，立刻就要把惡斷除——斷惡。

祖師的注解都很簡要，四正勤講一個善、一個惡，但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？我們對善惡是不是都了解呢？這是有問題的。不學佛的人，甚至學佛不大用心的人，對善惡是很難分辨的，不知道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唯識宗的百法明門論列出十一

個善法，這裏不必細講，舉幾個重要的，說一說可幫助我們了解，十一個善法，第一個是「信」，信是什麼？不是外道的信，也不是迷信，是信我們每個眾生都有真如本性，就憑真如本性能夠成佛，換句話說，相信我們每個人，只要照著正法去修行都可以成佛，這是第一個善法。最後一個是「不害」，害是惱害眾生，你是個善人，心裏所想的、行為所做的事情，都不要惱害眾生，對於一切眾生都不要傷害他，這就是善法。中間的就不講了，就講這兩個——一個開頭、一個結尾，信——信人人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難講也難懂，儒家孔夫子講「明明德」，也是講性；孟子為了叫人家更容易了解，再換一個名詞，他說人人都有「良知良能」，良知良能就是本知本能，良就當「本」講，本來有的知、本來有的能，本有的知能就是本性，所以問你有良知良能否——你有良心沒有？良心就是本心，我們做任何事情要憑良心，普通人也都這麼講的；不害眾生，佛家講「慈悲」，我們在世間要憑自己的良心做事，對於眾生要存慈悲的心理，不要惱害眾生，這就是善法。守住這兩條，我們心裏所想的、口裏所說的、身體所表現的，都合乎善法。

再講惡，惡是跟善相反的，昧著良心做事情，就是憑著後天那些貪、瞋、癡的

惡習氣做事情，事情做出來都是惱害眾生，說話也惱害眾生，心裏所想的是怎樣貪人家的便宜、自己多得一點利益，這都是惡法，所以跟善法相反的都是惡法。

四正勤在我們娑婆世界，剛才講善惡要分得清清楚楚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在未往生之前，修四正勤要辨別善惡，就是「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」，守住這個原則。往生之後到極樂世界的環境，跟我們的世界是完全不同，那是純善，沒有惡的。既是純善無惡，要修四正勤，怎麼修法呢？剛才講既是有很帶業往生的人，見思惑沒有斷，當然還要修四正勤，不過極樂世界裏沒有惡法。為什麼沒有惡法？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所以有惡法，最主要的是為一個名、一個利，就因為名利才造很多的惡業出來；到極樂世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所需要的物資，都是不求自得。我們在娑婆世界的物資有限，為了爭取石油，中東的問題危險得很，戰爭一觸即發。名位也是有限的，做長官、做國王，不能每個人都做國王做長官。所以為爭取名位、爭取物資才造惡業，到極樂世界什麼都有，不需要爭取，所以那裏沒有惡法，只有善法。那四正勤怎麼修法呢？就是念佛，勤勤懇懇淨念相繼、綿綿密密不斷地念，念佛的念頭清淨地相繼持續下去，這是四正勤。

接著看「四神足」，神足指神通，四神足又叫四如意足，有了神通，什麼事情都能如意，所以又叫如意足。所謂神足，就是神通，神通怎麼來的？按照三十七助道品的次序，前面講四念住——四念住修的工夫，再講四正勤，這兩種工夫都做得很好，就有相當的定功。這個定功並不是現在很多人所說的：你會不會打坐、會不會坐禪？我們學淨土宗要了解，修定功並不一定要打坐、要坐禪，修定功不拘任何形式。譬如我們念佛就是學定功，無論行、住、坐、臥，一切行為都可以念佛，念佛工夫好，照樣能夠得到念佛三昧就是得了定。當然其他各宗都有他們的工夫，也都能夠得定。前面講修四念住、四正勤，到四神足——具有定功就能夠發神通，一個人的心理不定，神通是發不出來的，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正知正見，什麼正知正見？外道也講修神通，而學佛法不講究神通，只修「定」，定修到了，神通自然就發現。四神足有四種：「欲神足」、「勤神足」、「心神足」、「觀神足」。

四神足的第一個是欲神足，在這個世間有什麼欲望能夠滿足？你想怎樣就能辦得到嗎？得了定，有了神通——欲神足，是所求能夠如意。這裏講極樂世界的欲如意足，以往生的人來講，就是希望得到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，一生到那裏去，欲如意

足了，極樂世界都能得到了。再講勤神足，就是精進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就得了不退轉。在這個世界要想得不退轉，好難，修大乘佛法要到什麼地位、修小乘到什麼地位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切都不退了，這是勤神足。

心神足呢？到了極樂世界的時候，心裏所念、所想的，譬如行菩薩道的一切行為、一切願力，都能如意，叫心神足。還有觀神足，觀也叫「慧」、也叫「思」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因為環境好，依報的一切都是說法，聽到那些法都能開智慧。一到那裏，智慧開得非常快，智慧愈開愈多，這叫觀神足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有四種神足，跟我們這個世界就大不相同。

經文開始講「五根」、「五力」。先講五根，為什麼講「根」呢？修前面的助道法還是不可靠的，必得要能夠生根，就像樹一樣。我們眾生學道也要有根，叫作善根。善還有根嗎？這是比喻話，一定要像樹一樣有根，才能夠有樹幹、樹枝，才可以開花、結果，所以必須講根。根有五個：「信」、「進」、「念」、「定」、「慧」。

第一是信根，這很不容易，信什麼呢？祖師注解就是信正道、信助道。正道是什麼？正道是共同的，無論那一宗講的，都是信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（就是真如本

性），這一定要相信。因為難信，不容易信，所以三藏十二部的經文，都教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明瞭之後，必然會相信。我們信佛、學佛，只有憑佛性，我們才能夠成佛，才有信心來學佛，否則經文裏為什麼講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呢？信是修道的一個根源，一切功德的父母，就這麼重要，所以任何一宗共同的信，就是深信，信得很深，深信我們每個人都是未來佛。既是未來佛，我們看世間的一切，這些你爭我奪、苦惱的事情，我們都不當做一回事，不為那些事情起煩惱，只要我們的佛性在，在時時刻刻存在心裏，這個功德就了不起，這是一般的信。

專門的信，阿彌陀經講西方極樂世界五根的「信」，譬如我們現在修淨土宗，要信什麼呢？就是信阿彌陀佛，我們持這句名號，就能夠往生極樂世界；到了極樂世界還是憑這句名號成佛，阿彌陀佛就有這麼大的功德。為什麼憑一句名號就有這麼大的功德？其他普通法門，無論是參禪、持咒、研究教法、修種種的止觀法門，都很難。跟持名來比的話，持佛名能夠「名以召德」，所謂名以召德是什麼？比如某人姓張，你喊張先生，他馬上就應，就把他喚過來了，所以我們心裏持阿彌陀佛，念念在持阿彌陀佛，念念的阿彌陀佛就在我們心裏，就跟我們心裏感應，心裏一感

應，裏應外合，我們這一念——當前這一念，就是佛的境界。試問有那個法門這麼直接、這麼高。所以一句名號，在娑婆世界能夠仗著它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到了極樂世界之後，還是仗著一句名號，直接就能成佛。你信不信呢？信就是有根——信根，包括前面講的，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真如本性，還有相信憑這句名號就能夠往生、就能成佛。你能這樣深信不疑，就是有信根。

除了信正道以外，還有助道品裏講的這些法，也要相信。一般說這些法我們都會信，信了應該就照著做，但也不那麼容易。換句話說，沒有照做，信還是不可靠，不能算是信根。例如八正道分（八聖道分），有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正語——說話正當，正業——做事正當，正命——不要拿不合乎正道的事情來維持自己的生命，很多人辦不到。換句話說，要相信因果。若不相信因果，再受到環境影響，為生活不能不做這種事情，對於正命就不能夠相信了。所以講信，信助道也不是容易的，因此助道跟正道，兩種都要相信。

相信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拿正道來講，我們既然學淨土法門，學持名念佛，雪公恩師在世時常講：「我們現在修持名念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來了，勸我說：『我過去

講持名念佛，現在還有更好的方法，我教你，來改修現在的方法。』我會說：『對不起，釋尊，我向您行禮、向您禮拜，我已經相信、發願、修持念佛法門，我不能再更改。』必得要這樣，才是真信。』像現在聽某人一次演講，或是看某人的一篇文章寫得很動人很權威，我們馬上就改觀就改變，那就不能算信。所謂信根，就是我們立下的根，人家不能動搖，不能再改，這才叫信根。五根之中，信是總根，必須要有信之後，後面四個根才談得上。譬如樹根，有主根——主要的大根，其餘的是小根。

第二是進根，既然相信，對正道、助道都深信不移，接著就是精進，勤勤懇懇，不休息地往前求進步修正道、修助道，這叫做進。進也不是簡單的，我們以為自己在進步，其實禁不住事實考驗，真正的精進是只注意自己的工夫，只注意自己修持的法門，沒有閒工夫管世間的人我是非（沒有精神去管那些事情），當然在世間我們要謀生，正當的職業（工作）是要做的，除此以外，其餘的事情，沒有閒工夫管。譬如平時不易感覺到，假使說我們在念佛，早上做功課或晚上做功課，有人來打岔、來找你（正在念佛，正在用功的時候，好像他在找我們麻煩一樣），心裏不痛快的念

頭就起來了，這個不痛快的念頭一起，你的工夫就退了，就不算是精進。精進的時候，不管怎麼樣，你心裏還是平平靜靜地在用工夫。平常做任何事，不論外面對你毀謗還是讚譽，這一切都把它放下，因為這些影響你修定，與你所修的無關緊要，這才算是精進。

第三是念根，念是什麼呢？念是根據前面的信根來的，相信正道、相信助道，譬如我們修持念佛法門、學持名念佛，既然已經深信，那我們現在就要「念茲在茲」，但是我們發覺說的簡單，實際上做起來不容易，「念茲在茲」就是當前這一念，不屬於過去，也不屬於未來，就在現前這一念。現前這一念怎麼樣呢？不想過去，也不想未來。我們在念佛的時候，心裏散亂，為什麼散亂呢？回想過去，時光倒流，流到過去的時光了，或者幻想未來，不外乎這兩個。你把這兩個心理都控制住，就是定住在當前這一念，這就是念茲在茲。既是念茲在茲，譬如念佛，雖然口並沒有念，心裏起的念頭就是佛號，只要你的念頭跟佛號結合在一起，即使沒有出聲音，都算是念佛。這樣講起來，對於我們念佛的幫助就大了，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除了正當地做事情以外，一有空閒的時候，我們的念頭就跟念佛的念頭相結合在一起，

不想過去也不想未來，這個工夫當下可以試驗試驗，能夠做到這一點，就有念根。怎麼考驗有沒有念根呢？比如晚上要睡覺時，帶著念佛的念頭睡，自然就睡著了，絕不會有失眠的情形（失眠就因為想前想後，想得睡不著），早晨一睡醒，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不會到處亂跑，我們自己反省一下，有沒有這個工夫？有這個工夫，就念佛法門來講，就是有了念根。

第四是定根，定是根據前面的正道、助道，你的心就定在那裏，不要散了，你的念頭、你的心，就定住在正助雙修的法上面，就叫做定根。所謂定，修定功也不是一下就能修成功的，必須要慢慢地一天一天自己好好調和，把浮浮躁躁的心理能夠收起來，使它很安定，才能做到。這在中國儒家也是修道，教我們學的人明心見性。《禮記·大學》開頭就講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，明明德就是要明心見性，怎麼「明」法呢？中間講「在止於至善」、「知止而後有定」，心裏必得要能夠知道「止」，怎麼「止」法呢？我們普通人的心就是止不下來，「止」在學佛的善知識講：看得破、放得下，「看破、放下」是把世間萬事萬物都看做是假，因緣和合的假法，沒有一個是實在的；看破了，還要放得下，放得下才能止，心裏才不會跑到這裏、跑

到那裏，到處亂攀緣。我們的心不能止，就是心裏飛去找這個找那個，人雖然在家裏坐著，可是心飛出去了，到處去找人際關係幹什麼呢？無非是為了名、利，還是看不開、看不破。要看破、放下，才能夠止。換句話說，要學止，就必得要先學看得破、放得下，然後念頭才能止得住。所以大學裏講「在止於至善」，止在儒家講的至善，善就是最高的境界。我們佛家講「止」，就止在正道法、助道法上面，你的心不亂跑、不到處攀緣，一切雜念都把它定下來，都止住了，才有定根。

第五是慧根，有定工夫就能夠開慧，慧是什麼呢？對於任何一個法，他能夠觀得清清楚楚，非常明白，這就不容易了。比如在這個世間跟人家相處，和人家一起辦事情，無論是小事或大事，理是一樣的，問題來了，我們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怎麼辦好，為什麼？就是沒有把事情看清楚。沒有智慧，對於事情不能做最正確的抉擇，你想對任何問題做最正確的抉擇，必得要把事情看得很清楚，有「慧」就是不管任何問題來了，一下就看清楚，馬上就能夠做最善、最好的抉擇，這就是慧。

「慧」跟「定」關係密切，怎麼密切呢？比如佛家，不僅天台宗講止觀，其他各宗的道理都是止觀，我們念佛也是止觀，把一切雜念止住，就是「止」；不要起

雜念，一心念佛，念頭就跟佛號融合在一起，就是「觀」。所以定就是止，慧就是觀，止觀工夫由淺入深，工夫用到很深的時候，就是定慧。止觀要並進，比如念佛時，光是止，只是止住就容易打瞌睡、昏沈，必須要觀；假如只是觀而不止，心裏散亂也定不下來。念佛時必得要止觀，一面不要有雜念——止，一面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清清楚楚的，這就是觀，所以止觀就是定慧的工夫，工夫用得愈深，愈能幫助我們念佛得到一心不亂。

在這個世間修五根，對世間一切惡劣的環境都能夠克服，心裏不受惡環境的影響。在念佛用工夫上就能夠一直只進不退，當然對於邪知邪見，我們看得清清楚楚，絕不會受邪說的影響而動搖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後，也憑這五根——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看我們工夫如何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分九品往生，工夫淺的品位低，工夫好的品位高。不管是在那個品位，到了極樂世界，根據這五根一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，也非常快。

## 第十七講

是諸眾鳥・晝夜六時・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・五力・七菩提分・八聖道分・如是等法。

講極樂世界眾鳥在那裏演法，就是三十七道品。在娑婆世界三十七道品也要講，而且不論學淨土宗或者其他各宗，都需要修三十七道品。換句話說，沒有三十七助道品幫助，無論那種正工夫都用不上去，它的重要處就在此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聽了三十七助道品之後，才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，想想這多重重要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是正工夫。而前面講有了助工夫，正工夫做起來，才能夠得到利益。

五根是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」，是按照次序的。換句話說，「前五根增長生力」，智慧一開就發生力量，接著講五力的內容也是「信進念定慧」。前面講根當然重要，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守住根本，沒有根本，事情做不成功的。就比如樹沒有根，沒辦法成長的。進一步說，有了根之後，根長得深不深？有沒有堅固穩定的力量？假若這根沒有力的話，風一吹就倒了，那可不行（這是比喻）。就修道來講，我們修

淨土法門，修得有根了（但未經過外面環境的考驗）。假使說，覺得自己已經很行了，但是外面有很重要的影響力量，一跟我們接觸的時候，是不是受得住那種挑戰？接受不住，受不起挑戰，那我們的力量還是不夠，就像被風一吹就倒，所以今天講五力，就是要我們在修道方面，要有很深很穩的力量。

第一個是「信力」，內容也跟信根一樣，祖師的注解就更深入地講，信力有沒有力量，就看五根當中的信根是不是增長？信根愈增長，這五力中信的力量也就愈大愈有力。信根能不能增長以及它有沒有力？有這三種障礙必須破除。如果這三種障礙不破除，信根就不能一直增長，那當然就沒有力量，就好像樹根生長，遇到大石頭而長不下去，那個石頭就是障礙。

第一個障礙叫「疑惑」（疑是不相信，惑是拿不定主意），這指的是什麼呢？

第一種疑惑，眾生皆有佛性：這是大乘佛法無論那一宗都講的，就是眾生都能按照佛法修學，都能夠成佛，這在淨土三經的《觀無量壽經》裏講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，就是說既是我們眾生皆具佛性，學佛是心在學佛、心在修，修成功了，你原來的心就是佛。這一點，凡是修大乘佛法都要相信這個真理，如果對於這個理，

持有懷疑的態度，不能相信的話，那就是疑惑，不能夠了解這個真理，信就沒有力量。無論那一宗都相信這個，我們學淨土宗，相信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。

第二種疑惑，特別的修行方法：怎樣能夠成佛呢？按照一般佛法的理論講，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必得要把根本的煩惱斷得乾乾淨淨的，第一步是了生死，出六道輪迴，最後成佛，這個理大家都相信。我們學淨土法門，時間不必那麼久，只要在這一生，憑這句佛號，就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；到極樂世界，也憑這句名號，也是一生就能成佛。這種特別法，你信不信呢？我們現在信了，假使有在學術上、在各方面都有很大權威的人，甚至說他是再來的大菩薩，再來的佛，他有更殊勝更好的辦法，叫我們放棄淨土法門，採取他那個更好的法。讓我們考慮一下，放不放棄現在所修的這個法呢？一放棄，那就完了，如果有根有力的話，不論是怎麼樣的權威來勸我們改變，還是不改變，我們既然已經有了根，根還在繼續生長，這個力量愈增長愈大，誰也沒有辦法來搖撼我們信的力量，這種信的力量就把疑惑破除了。換句話說，你沒有這種力量，就是疑惑。這兩者，看誰的力量強，信的力量強就把疑惑破除了。

第三種疑惑，深信因果：無論那一宗，深信因果特別重要，對因果有疑惑的話，這也不行，有很多人信佛，環境是一天一天地好，所得的都是一切順利的順境，那還可以；如果一旦環境不好了，原來學佛學得還不錯，後來慢慢地環境變惡劣了，一遇到逆境的時候，他就感覺到，我學佛怎麼搞的，學得環境沒有變好，反而壞了，他就發生疑惑，這就是他不懂因果。懂得因果，環境是好是壞，你不能把環境的好壞遷怒到學佛上面，這是簡單講。如果你懂得佛理的話，祖師也常常開示，有「重報轉輕」的原理，因為我們不是只有這一生，這一生以前（無始以來），我們在六道當中都有生命，轉來轉去的，過去世做了多少善業、惡業，我們忘記了，就算這一生沒有做什麼惡業，但過去做了惡業（誰敢說過去沒做惡業，那些大菩薩過去都曾造了惡業），到這一世成熟了，也許要償命的，現在因為學佛的關係，慢慢轉，轉好了，不要還命，命不必犧牲，卻要受場災難，或是生一場大病，或是在外面發生一點意外事故，這就是本來更重的惡報，現在變成輕一點的惡報。這麼一輕、一轉，不懂因果的人看不清楚，懂因果的人遇上這個，應該發歡喜心——重報轉輕了。轉輕的時候，留著這個身體在，還繼續學佛，繼續在道上能夠成就，所以因果是大學問，不是學佛學個幾年就能夠相信。

雪公老恩師在世的時候，他老人家不但講，而且在弘護小品彙存裏寫出來：學佛是「老修行人要修因果，新學佛的人可以先學理論。」一般人看了，這是怎麼解法？實在講，雪公講的是實話，三藏十二部解釋清楚了，就是因果，因果談何容易，你懂得因果的話，現在有很多人一學佛就說，某某人工夫好有神通，有他心通、有宿命通，其實因果的事理都明瞭，深信因果，雖然你沒有得神通，你的作用跟神通是一樣的。你雖然沒有宿命通，根據三世因果的理，徹底明瞭、深信不疑，就跟宿命通是一樣的。那我們在這個世間，還敢造惡業嗎？絕不敢做惡業了。不敢做惡業，就盡分盡力地做善事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這是最純正的助工夫，這樣的話，我們的正工夫——念佛，力量大得很，深信因果，一般人辨不到，他就有疑惑。所以講「信力」，除了相信人人都有佛性、相信一句彌陀可以很快成就，另外還要深信因果。把握這三點，就可以破除疑惑的障礙。

第二個障礙是「邪信」，我們講五根、五力的信是正確的正信，與正信相反的就是不正，就是邪信。什麼是邪信呢？就如我們前面講的，我們信人人都有佛性，我們要成佛，要達到這個目的，第一步就是要了生死，也就是要解脫六道輪迴，這

是正信；與這個相反的，認為那有什麼輪迴？死了就死了，凡是這種知見就是邪信，這就是一般外道的想法，他雖然也說人死了以後，還有靈魂存在，但是他沒有六道輪迴這種認識，除外道以外，還有神神鬼鬼的信仰都是邪信。因為相信不正確道理，就往生死流轉的道路上去走，而且逐漸逐漸地墮落三途，那是最可悲的一種事情。

我們人在世間，是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得人身已經不容易，我們得了人身，又再接觸佛法，更不容易，全世界這麼多人，有多少人信佛？不成比例的，學了佛以後，我們台灣現在信佛的人不少，但是這麼多人信佛，能夠信得很純，又有多少呢？現在有很多人，他雖然也講信，信的是很複雜的，也到佛家道場裏來學，皈依什麼呢？乩壇那些神道他也去，這就混雜不純了。就算其他外道或其他神道，都不混雜在裏邊，純粹是佛家的修法。無論那一宗，各宗都有一個專修——一門深入，比如拿淨土宗念佛法門來講，我們現在學的是持名念佛，還有觀想念念佛，還有很多，這些不必講得那麼仔細。我們老師在世就常常提醒我們：「不要腳踏兩條船」，什麼是腳踏兩條船呢？就是你學念佛法門，又去念咒、又學參禪，那好了，究竟是學那個好呢？那就等於你要進到講堂裏面來，你只能從一個門進來，從這邊的門或那邊

的門。你不能說，我同時從幾個門進去，那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，學佛的時候，同時學好幾種法門，又參禪又持咒又念佛，那就混雜起來了，這樣任何一個法門你都不能深入的。

雪公老恩師過去講經講到這裏的時候，他老人家說：「邪信有門外的邪信、有門內的邪信」，門外的邪信就指那些外道，信這個、信那個；門內的邪信就是不能夠專一守住一個法。念佛就是念佛，你不能一句佛號一直專修下去，遇到別人有什麼秘密法門，你再去學那個，別人還有另外一種法門，你又去學。雖然你還沒有放棄念佛，你也嘗試學學看，就把你的持名工夫分散了，這都是邪信。要破除邪信的障礙，惟有持這句彌陀佛號一直貫徹下去，其他一切都不採納。

第三個障礙是「煩惱」，所謂煩惱是什麼？粗淺地講，就是見思惑——見惑、思惑。簡單說，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貪心、瞋恨心（瞋恨心是很容易發脾氣，稍不如意就怒氣沖天地發作）、癡心、傲慢心、疑心，這些就是煩惱。不正確的知見——邪知、邪見，比如說身見就是邪見，沒有人不把自己的身體當做真我，那就為它受苦。換句話說，任何人都有這種邪知邪見，也有這些煩惱。眾生無論做任何事

情，首先為自己考慮，不替別人著想。先想到自己的利害——這事情做了，將來對我是有利還是有害？這就是見思惑。

見思惑不破，就是障礙我們對於佛法的信根、信力。為什麼？我們學佛就要慈悲喜捨，人家爭取名也好、利也好，我不跟他爭取，我放棄。老子講：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與。」人家不要的，認為對他有害的事情，他不願去做，我去做；人家認為是有利益的事情，大家都去爭取（爭權奪利），他爭取，我就給他，我就不要。中國的學術不得了，你看在世間，老子都有這種修養，懂得這個道理，何況佛法更是這樣，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與。」人家覺得是吃虧的事情，我們去做。人家覺得是有利可圖的事情，我們就放棄。能夠這樣做，就可以破除見思惑，也就能夠照佛法這麼做。為什麼這麼做呢？佛法這個理，講到最高的境界，眾生、佛以及本性是一體，是一律平等的。既是本性平等，有什麼好爭的？基於這個基本的真理，所以佛法講慈悲喜捨，愈是慈悲喜捨，愈是感覺心裏法喜愉快，不這麼做，就不感覺有什麼愉快。看見人家受災難，自己一定要替他解除災難，否則就好像自己本身受到苦難是一樣的，這是大菩薩的心理及行為。可是在一般人，煩惱（見思惑）很重的人，

他沒有這種想法，他覺得人死了活該，和他有什麼關係。你看中東戰爭一觸即發，要是大菩薩在的話，就怕中東戰爭一爆發，死了多少眾生，見思惑重的人呢？無所謂，死的是美國人、是伊拉克人，與我沒什麼關係。有這種見解的人，就是見思惑很重的人，凡是見思惑很重的人就有很多煩惱，煩惱重的人只有自己，沒有別人。他對學佛的信——五根五力這個力量，他一點都沒有。

破除煩惱，斷煩惱還達不到，了解這個道理，先要破。不要跟一般人一樣牢不可破，執著得緊緊的，一點都不能夠破除。我們懂得這個道理的話，事情要看淡一點，凡事要替人家想想，自己多吃一點虧。能夠這樣，就開始破一點，煩惱就輕一點，煩惱愈輕破得愈多，然後信的力量也就愈大。疑惑、邪信、煩惱，這三個障礙可以破除。這就是信有力量了，信在五力之中，跟前面五根的信一樣，也是「總」，後面的精進、念、定、慧都跟著有力量。

第二個是「進力」，我們學道、學佛，當然是想一直往前進，不要受阻礙，但事實上，學佛的人學了一個時候，退步的很多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我們在娑婆世界的人世間，惡的環境、惡的人、惡的事情太多了，比如惡緣、惡人、惡事，對

我們種種的打擊，我們就受了影響，就不能往前進了。所以前面講有了信的力量之後，進就是精進，能夠往前精進，不會退轉。

這裏的往前精進，指的是什麼呢？一是身體方面，我們學道的人對於自己的色身，雖然這色身是假的，是各種因緣和合才有這麼一個身體，假身體是不錯，但是得來也不容易；而且要學成佛的話，也還要憑這個假身體——藉假修真，沒有這個假身體怎麼行呢？所以各位學道的時候，對於色身（身體）還要好好調養，這並不是執著，而是為了道，必須調養色身。再說，對於色身雖然要調養出健康的身體，也不要怕勞累，身體多勞動一下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。你看有很多人，他雖然不必做勞苦的工作，他還要運動，才能保持身體的活力。如果不運動、身體不勤勞的話，身體就會慢慢衰下去。所以我們修道的人，不怕身體勞苦，就是身體精進。二是心理方面，為了弘法利生，有利於人羣的事情要積極地去做，量力而為，當然不要超過自己力量所能負擔的，只要自己力量能及，儘量去做。精進是身體和心理不要懈怠。就是弘法利生的事情，永久不要懈怠，要一直勇敢地做下去，這就是精進。

第三個是「念力」，念的力量。由於前面五根當中，念根繼續增長，增長得愈

多，念的力量就愈大。有了念力的時候，可以破除邪念、不正確的觀念。什麼是不正確的「念」呢？比如說空、說有（執著空、執著有）等等。說人死了以後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這是邪念；或者人死了以後，有些外道認為還是有，或者上天堂，或者下地獄，只知道這麼一點，他不知道六道怎麼輪迴。因果說得不周、說不圓滿，那麼在人間的行為，作很多錯的事情、違背因果的事情。必須像佛家講的六道輪迴、三世因果，有這些觀念才是正念，就可以破除那些邪念。正念愈有力量，時時刻刻存在心裏，使正念出來，就可以把邪念摧毀下去。

第四個是「定力」，由於沒有邪念，起的念頭都是正念。那麼學道的時候，就有很好的定工夫。所謂定的工夫，就拿念佛來講，那些邪念都不起來的時候，各位可以念佛試驗看看，我們把那些妄念（邪念）放下，提起佛號，就能夠很容易修。念佛的時候清清楚楚的，然後你再繼續念，就得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就是定工夫，就是念佛的一種定。這種工夫就是由前面信、進、念得來的，有這個定工夫，自然而然的，那些散亂的妄想等等，就更不容易起來，這是互為因果的。換句話說，那些散亂的妄想（那些心念）不起來，你才有「定」，使妄想不會起來，念佛的力量，

就逐漸一天一天地加強。

第五個是「慧力」，有信、進、念、定這幾種工夫之後，就開智慧了。換句話說，你有了定工夫，當然就會開智慧。這裏的「慧力」跟前面的「慧根」有什麼不同呢？慧根是智慧，開了幾分之幾，力量還不夠。這裏的慧力，力量比慧根大得多，力量很充足，充足到什麼程度呢？慧力一發現，有的時候就可以把見思惑止住。見思惑是通惑，什麼叫通惑呢？不論修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見思惑一定要破，見思惑不破的話，六道出不去。所以無論大、小乘都要破見思惑，這叫做通惑。慧力發出以後，見思惑就能夠止住、伏下來，或者進一步可以破。除了通惑（見思惑）之外，還有別惑，什麼是別惑？「別」是特別屬於菩薩的大乘佛法——菩薩修的法，他要破除什麼呢？塵沙惑、無明惑，慧力開發出來的時候，可以破除通惑、別惑。原來眾生沒有修道，或是修道沒有工夫的時候，不能破見思惑，更談不上破塵沙惑。所以慧力一發現，這些惑都能破除，有這麼大的力量。

慧力既然可以破通惑、別惑，這個慧力是發出真正無漏的智慧。無漏的智慧不是我們普通世間人說：某人有智慧、很聰明，書念得很多，有什麼問題可以解決得

很好。那是世間的智慧，是有漏、有限度的。這個生死問題，你想世界上，無論是大科學家也好、大知識家也好，你叫他解決生死問題，他有沒有智慧解決？沒有智慧解決。所以這一比較就知道，這個慧是無漏智慧，就是開了自己的本性。本性的光明透露出來了，那是真的大智慧，這才管用的，智慧開發出來，生死問題就解決了。

慧力——智慧開發出來有的這個力量，這是講普通的助道法，你按照普通法門修，時間很長遠。你要是按照前面講的「信進念定慧」程序來修行，也不是這一生就能夠修到的。因此在這裏，我們特別要知道這只是助道法。天台宗講「藏通別圓」，圓教根機的人，無論那些法，一學很快就成功，當然是那種根機的大菩薩來修就可以，很快就有成就。普通凡夫不行，我們要通惑、別惑不起來都很難，主要的還是修念佛法門，以念佛為主，用三十七道品來幫助。

有了五根、五力以後，再講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這都是有次第的。按照次第去學的話，他的助道就很好。換句話說，雖然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還是要講三十七道品，有了三十七道品的工夫之後，念佛才能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。

「說法莊嚴」這一段，愈往裏面研究，就會發現深奧得很。過去雪公就常常問：

不念佛不能往生，要往生必然要念佛。我們既然在這裏念佛成功以後，才能往生，已經到達極樂世界了，又何必還要念佛呢？而且還要聽了眾鳥演法（三十七助道品）才知道念佛念法念僧，這怎麼講呢？他老人家說，由此可以知道，從凡夫到最高的成佛境界，念佛法門是特別了不得的，它包含一切法門，既簡單而又最有效。

## 第十八講

是諸眾鳥・晝夜六時・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・五力・七菩提分・八聖道分・如是等法。

這段經文講三十七助道品，五根、五力有了智慧再進一步，講「七菩提分」。菩提是覺悟的意思，列出來一共有七樁覺悟的事情，分就是七部分，這七部分的內容，講的都是覺悟的法門。首先請各位看一七八頁講表——「七菩提分」：

第一是「擇法覺分」，所謂擇法是什麼？我們要先了解：覺悟是因為開了智慧的時候，與真正的智慧相合，這才是覺悟。擇法呢？擇是選擇，選擇什麼法？我們都學佛，修佛法必須知道世間法，那些是真法、那些是假法，知道真法和假法之後，加以選擇，假法不要採取，就要按照真法去修，這叫做擇法。

假法是什麼？譬如《心經》裏講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五蘊就是假法，眾生怎麼來的？眾生就是由五蘊合起來的。五蘊是佛法的名詞，分開來講要費很多時間，就世間學術來講，一是精神方面、一是物質方面，人不外乎是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和合

起來的，才有這麼一個人；人是如此，其他的動物也都如此，這叫做五蘊。你要把它分析分析，無論是精神或物質方面，講物質，我們的身體與自然界那些物質有什麼不同；講到精神，就是心理方面，譬如我們有感受，身體上有痛癢的感受，或心理上有苦樂的感受，隨時轉變的。除此以外，還有很多其他心理上的因素，既是隨時在轉變，那就不是真實法。你要往裏面深入，愈分析愈細微，到最後怎樣呢？就是《心經》所講的「五蘊皆空」，經不起分析的，這些都是假法，對這些假法不執著，然後真法顯出來，我們心裏才有真正的智慧。智慧從那裏出來呢？智慧是從真如本性出來的，這是真法，要能夠這樣分得清清楚楚的。我們不是要了生死嗎？了生死就要採取真法、修真法，不採取假法，這叫做「擇法覺分」。普通人不知道怎麼選擇，所以加一個「覺」字，覺悟之後，他真正看清楚，什麼是真的、什麼是假的，這才是覺法——擇法覺分。

第二是「精進覺分」，精是很精粹，不會很雜亂，進是只往前進，不會往後轉，這是精進。怎麼純粹精進呢？一般人對世間法也很精進，很多人做世間的事業很認真，但他不是以菩提精進，不是精進覺分。這裏所謂精進覺分是什麼？是根據前面

擇法來的，擇法既是選擇了真法，分辨出來誰是假的、誰是真的，假法不取，採取真法以後，就在真法上精進不退地修持，這叫做精進，這個精進不同於一般世間人所做的。

世間俗人做的精進固然不必說，那很容易懂，就是在印度，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有很多外道（當時有很多宗教），所謂外道，他們不懂真正的心法，不知道真正的道是往自己內心裏求，他們只向外面去求，這叫外道。那些外道他們也講修行，他們修行不怕苦，也吃很多苦，例如當時外道有人侍奉「火」的，天地間有水、有火，水與火這兩種物質都有很大的能力，那些外道或者把火當做崇奉尊敬的對象，或者把水當做侍奉的對象；無論那個外道，他都辛辛苦苦地在修行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戒律，但是所修的結果，對於了生死一點用處也沒有，吃了那些苦也是冤枉的。佛法的精進與那個完全不一樣，佛法這種精進，你精進一分，對於了生死的工夫就多增長一分，你精進十分，了生死的工夫就增長十分，一點冤枉路也不會走的，完全是在了生死、成佛的大道上往前邁進，這是佛家的精進覺分。我們了解以後，看別的宗教，那些外道也修持得很好，生活很簡單也很樸素，看起來跟我們佛家修

道也差不多，但是講到覺悟上面，他們就沒辦法，必得要明瞭這個道理，才能分得清楚佛家的精進，是菩提分——精進覺分。

第三是「喜菩提分」，喜是法喜，我們學佛法，學得工夫很好，得到法喜了，心裏非常歡喜，但是這個喜也是屬於覺悟這方面的，如果不是覺悟的喜，世間世俗的喜也很多。那些邪知邪見的人，他們也有很多理論，例如現代人講的唯物論——唯物主義，古代人也有這個思想。所謂唯物主義是說：人一死，什麼都完了，沒有什麼來世，那有來生呢？當然他有他的觀念，他也提出種種的理論，聽了他的理論之後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心裏也覺得高興，這就是迷惑的喜，不是覺悟的喜。假如研究這種理論的人，他愈研究愈覺得歡喜的話，這個喜能算是法喜嗎？這個不算。或者有一般的外道說：人死以後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還有來世，這個來世怎麼講呢？人死了以後，下輩子又到人間來，還是人，或者是修得好，就到天上去。至於人類以外的那些動物、那些畜生，他們認為畜生死了以後還是畜生，將來轉世還是畜生，這種見解也有他們的理論，這叫做固定不變的常見，人生生世世為人、畜生生生生世世為畜生。這是違背三世因果的顛倒知見，其實是不合理。只有那些不覺悟的人，

才認為非常合理，其實他們不能算「喜」。與顛倒知見相反的，例如我們研究佛法，必須明瞭三世因果、六道輪迴，這才是正法，然後根據正法，你愈修愈能了生死，往這路上去走，這樣得了法喜，才是「喜」的覺分。例如我們念佛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念得心裏很愉快，這種法喜才算是「喜」的覺分。

世間研究學問得到喜的很多，各位看看近代人著的那些書，在五四運動時代，那些很有名的人物、大學問家，寫的那些書，在台灣過去那種書不應該看，他說什麼呢？古人講的，以為人身體死了，就算下到地獄，地獄裏那些刑罰的工具——用刀、用種種刑具加在身上，可是身體已經死了，那些刑具有什麼用處？沒有感受。那些人就寫文章了：我一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心裏就非常歡喜，一切都得到自由自在了。他這一歡喜，自己感覺到自由自在，正是大魔（魔道）進入他的心裏，他之所以歡喜，原來沒有看清楚事實以前，他還不敢造罪惡的事情（還恐怕造罪惡的事情下地獄）；他得到那些邪知邪見的理論之後，自己敢做壞事情了，殺人也不在乎，綁票等什麼事情做了也無所謂，因為死了以後什麼都不負責任，一切都沒有了，這個身體死了以後，其他一切都沒有了。你想想看，有這種見解，他還在歡喜呢，他歡喜可以自

由自在，一切無拘無束的，可以作奸犯科，可以造大惡業，你看這種人可悲不可悲呢？現在的年輕人看了那些書（那些人在五四運動時代是用白話文寫的，人人都可以看得懂），愈看愈往邪道上走，愈是往三途去，往下墮落，所以世間的惡業不得了的，我們學佛要是不求往生極樂世界，在這世間想求了生死，那是比什麼都難。

現在的年輕人，那個不尊崇五四運動權威學者寫的文章？奉他們為當代的聖人，誰有能力把他們的學說看清楚，認為那是邪說？所以要了解，這個喜覺分一定是覺悟的。而他們都是自己糊里糊塗，引導年輕人也是糊里糊塗，造了惡業，然後就往三途裏面去，鑽到地獄裏去，你看這危險不危險？所以一定要講覺悟，才是喜覺分。

第四是「除覺分」，除是什麼？除是斷除，斷除什麼呢？我們任何眾生，每個人都有的見思惑。見惑是身見、邊見、戒取見、禁戒取見、邪見，在見解上思想上（也就是知見方面），不正確的見解與迷惑，叫見惑；思惑就是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，這些每個人都有，一定要下工夫修持才能斷除。有見思惑在，換句話說，見思惑沒有完全斷除，就在六道裏生生死死，不會解脫；要解脫六道輪迴，必得要把見思惑斷得乾乾淨淨。斷見思惑談何容易，首先就是身見（這是見惑），要斷除身見就不容

易，任何人說話也好、做事也好，第一個念頭就想到自己——自己這個身；你要他不為自己來想、不為自身來考慮的話，沒有這回事情，沒有這樣的人，必須是斷了見惑，斷了身見的人才能這樣。我們自己想想看：我們一天到晚所想的，甚至夜間睡覺做夢的時候，在夢裏所想的，什麼時候放棄過我們自己的身呢？自身什麼時候放棄過啊？都是執著牢牢地捉住，一點也不肯放鬆。想想看，這樣生死怎麼能了呢？唯有學念佛法門，帶業往生才有希望；不帶業往生，絕對沒有希望的，不能在我們這一生（當生）就了生死。佛法上講，見惑斷除之後，還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那時間遙遠得很，要修行才能辦得到。

講除見惑，就是見思惑斷除掉以後，還有塵沙惑、無明惑，那就不必細講了。所謂除見惑，是要讓我們知道，見思惑必須斷除，但我們真正本有的善根要保存，不能斷。

要斷除見思惑的難處在那裏呢？一般講，我們的身體與世間萬法都是假的，分析到最後都是空的。不錯，是空的。既是空的，一切皆空，什麼都沒有，這樣他就執著什麼都是空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本性空不空？本有的智慧（真正的智慧）要不要

呢？認為一切都空的時候，就走上邪知邪見的路上去了。在《楞嚴經》裏有個比喻，我們要修行成佛，就好像在金礦裏冶金，在礦裏沒有純粹的金子，必得要把砂石一層一層地冶煉掉，然後剩下來才有純粹的金子。不了解時，一般說的假法，指的是砂、石等等，在修的時候，不把它分別清楚，不但砂石不要，連金子也統統一起丟掉，認為統統都是砂石，就一切皆空，什麼都不要。那好了，還有什麼佛可成？有什麼生死可了？也就是說，我們了解除覺分，就是要認清楚什麼是砂石、什麼是真金，真金就是真善根，既要覺悟到把砂石除掉，也要把真金保存下來，這才是除覺分。那就是說，世間一切的法是假法，但我們的本性是真法，不能把它也一起除掉。了解這一層，在修的時候有所除，也有所不除，換句話說，該斷除的就斷除，該保存的就保存，這就是除覺分。

第五是「捨覺分」，捨是捨棄掉、不要了，捨棄什麼東西呢？比如眼睛所見的、心裏所想到的這些東西，都是假法——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一般人在年輕的時候，立志把學問求好，求好幹什麼呢？做大事，之後有了名、有了利，不外乎如此。這就是心裏所想所念的，那麼這些東西是真的？是假的？眼睛所見的、心裏所想

的，然後加以執著，執著世間種種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當做是實在的。也把大地也當做是真實的東西——實在的法，其實整個大地就是假法，是虛而不實的東西。

為什麼是虛而不實的東西呢？因為它經不起分析，一分析，整個大地沒有永久存在的，研究地理學、地球科學的人就知道，地球也是生滅的，不過它生長的時期很長就是了，從多少多少年當初開始生長，生長到現在有這麼大的地球，要永久保持這種現狀可不可能？不可能的。一般人說「天長地久」，都是說不覺悟的話，覺悟的人不會講天長地久的。這個大地別說將來也要滅掉，不必等到那個時候，現在大地在運轉的時候，悶在裏面的氣要往外發作一下，來了一個大地震，我們就受不了。然而全世界還有「生住異滅」，到最後地球還是要滅掉，所以萬法沒有一個真實的，整個地球都是假的。我們在地球上，為保有一塊產石油的土地，為了爭取石油引起中東這麼緊張，這很危險，兩國若真正打起來，地球上這些人都要遭殃的。為什麼爭取呢？大家不明瞭這是假法，把假的當做真的，所以才你爭我奪，本來在人間已經痛苦了，這一爭奪又增加更多的痛苦。「捨」是要看清楚這些假法，都要能夠捨棄掉，捨了以後才不會再懊悔，為什麼不懊悔呢？因為是假的，捨了就算了，

這叫捨覺分。

捨棄假法，世間一切法都是假的，假的是怎麼來的？照佛法來說，這些假法都是凡夫眾生妄念造成的，有了妄念才有這些假法。古代祖師做個比喻：在睡覺的時候做夢，在夢裏看見有人、有物、有山川河流等等，也跟人家名利來往等等的交涉，也發生一些爭執；一醒以後，什麼都沒有。大家都了解這些事實，所以古人寫的小說很有道理，例如南柯一夢，或者黃梁夢，在夢裏面，時間經過幾十年，好像過一個人生一樣，而實際在夢裏，不過短短的一、兩個小時而已。所以時間也好、空間也好，拿做夢來比喻，讓我們了解這世間萬事萬物，就好像做夢一樣，都是由我們的妄念裏造出來的。我們一覺悟以後，看見山河大地，又是一番境界，那個境界就是清淨的一種境界，只是我們凡夫不了解。雖不了解，要從妄念裏面捨棄這些假法，捨棄以後才能得到真法。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在世間學佛念佛，就很容易得到一心不亂，為什麼？因為以前念佛念著念著，念頭就跑了，跑到那裏去了？不外乎跑到假法上去，要不然，就是為這些假法跟人家發生是非恩怨的事情，這都是因為捨棄不掉。懂得這些道理，假法能捨棄就捨棄掉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把人我是非，恩

恩怨怨的事情放在心上。沒有這些心理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不會亂跑的。不會亂跑，念佛就容易得到一心不亂，明白這個道理是很重要的。

第六是「定覺分」，定是什麼呢？就是禪定。修七菩提分，工夫好能夠發生禪定的工夫，但是這個定也要配合「覺」，不覺，這個定也不可貴。為什麼？因為講禪定有很多種，有外道的禪定、有世間有漏法的禪定，講到真正的禪定是佛家覺悟的禪定。在印度那個時候大外道的禪定（現在沒有一個外道，沒有任何一個宗教、任何一個人有那種工夫），根據經裏面講，有一種外道，他修的禪定修成功了，他原來修的是無想定，修這種禪定是不能有思想，想辦法把思想除掉，叫無想，其實不是真的沒有，只能把思想壓下去，不讓思想起來而已。這種工夫修到得定的時候，成功了就生到無想天，生到無想天的時候壽命有多長呢？有五百劫那麼長的壽命。到無想天之後，他的定工夫能夠維持五百劫（說個整數，也有說是四百九十九劫），維持那麼長，就定在那裏。經過那麼長時間以後，定力就消失了，一失掉定力，妄想又起來，妄想一起來的時候，這就不得了，就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就是毀謗三寶，他一毀謗三寶，就一定要墮地獄。你想想看，外道的禪定有那種工夫，到最後還是

墮落到地獄裏去，那就是不覺悟，想想看那種定有什麼可貴的？這是外道禪。

還有有漏禪，有漏禪是在三界中的欲界以上，比如說修四禪天，就是禪定的工夫修成功才能生到四禪天；還有四無色界（四空天），四空天是修四空定，四種無色定修成功才到四空天，前面講的外道禪就在四禪天裏面。這些禪天是修有漏禪，是除外道禪以外，世間那些不著外道的一般修天界、修四禪、修四空定，他們修成功了，那種定功修成功，就到那個天上去，將來也是一樣，在定功失掉以後，還是要輪迴，是不究竟的。沒有解脫六道生死輪迴，這叫做有漏禪，也不屬於定覺分。

這些外道禪、世間的有漏禪，我們懂得佛法，覺得這些都是不實在的，得了定後，將來還是要失掉這個定，是沒有用處的。最有用的是什麼呢？是按照佛法來修的禪定，佛家各宗都是修定的，我們念佛就是修定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——得念佛三昧，什麼叫念佛三昧？就是念佛得了大定，這是佛的定。我們了解那些世間禪、外道禪都是假的，我們不必修那些禪定，我們一心一意地念佛，修這個定就好。修念佛的定也不要問：我念佛什麼時候能得定？得了一心不亂沒有？你只管這樣念，不要著急，我們有見思惑，在世間心裏不輕鬆，不是患得就是患失。沒錢時一直想怎

麼樣可得很多錢，這是患得；有了很多錢後，又怕人家來搶他，又怕人家來綁票，這也是苦惱的事情，這是患失。患得患失都是苦惱，我們念佛懂得那些是假法，假的不要執著，一心念佛，念佛也不要求：我得了什麼瑞相沒有？只要我們心裏感到沒有什麼煩惱，沒有患得患失的心理，心裏平平安安的，每天都很平安而沒有憂愁苦悶的心理發生，這就是念佛小小的工夫，也就是得到佛加被的力量，這種定就是覺定，叫做定覺分。我們念佛，長時期保持這種狀況，心裏很平靜的，不患得患失，到壽命終了的時候就沒有障礙，就能夠感應，就能夠一心不亂地念佛往生。

第七是「念覺分」，念覺分是根據前面講的六種，在用工夫的時候，要會運用這六種方法。怎麼運用這六種方法呢？一切用功的原則都是一樣的，例如天台宗修止觀，禪宗修禪定、參禪，持咒的人持咒，都是在求定的，我們念佛也是一樣，念佛就是要求一心不亂，就是要求念佛三昧。當我們在念的時候，可能有兩種現象：一種是學佛不久的人，念佛的年資不深，心裏容易散亂，這是一種現象，就是靜不下來；另一種，老念佛的人也有一種現象，念沒多久，心不亂跑，但是昏沈了，念著念著，眼睛閉起來睡覺了，這是老念佛的人容易發生的現象。上面這六種你要會

用的話，就可以除去以上兩種現象，這叫做念覺分。

怎麼運用法呢？就是老念佛的人念著念著，昏沈的時候（精神提不起來，打瞌睡了），就用擇法、精進、喜這三分，自己體察起來，不要昏沈下去。另外，如果在念佛的時候，心裏很散亂，念頭到處跑，定不下來，就要用後面三種——除覺分、捨覺分、定覺分，讓我們的心能夠收攝起來，能夠定下來。會用這六種就叫做念覺分，我們能夠懂得念覺分，在念佛的時候，既不昏沈，也不散亂，念得就很如法，進步也非常快。

## 第十九講

是諸眾鳥・晝夜六時・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・五力・七菩提分・八聖道分・如是等法。

七菩提分，菩提是覺，講七菩提分是要覺悟的。八聖道分，最重要的是在心理上求無漏法，求無漏法為的是什麼？為了要開無漏的智慧。世間凡夫也講聰明智慧，但是在佛法看起來都不算大智慧，不過是小聰明而已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凡夫所能夠用得上的聰明智慧，都是在世間法以內。換句話說，不管他的能力多麼強、學問多麼大，對於六道的輪迴問題，他不能解決，也沒有能力解脫六道。所以世間一般人的見解，智慧都是有限度的，不算無漏的智慧。八聖道分，就是一切觀念都要向「無漏」上用功，才能開無漏的智慧。無漏與有漏是相對的，有漏是什麼呢？漏是指在三界之內生死不斷，落到生死，這叫有漏；無漏就是解決了生死問題，出了三界，這才是無漏。

「八聖道分」，第一七八頁講表，一共有正見、正思維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

精進、正念、正定——八個聖道。先講八聖道分這個總名稱，聖道也叫正道，因為祖師注解，聖字就當正字講。世間其他學問講聖、講正的，除了中國儒家（孔聖人的學問）之外，要是拿嚴格的標準來講，談到「正」就很難，很不容易做到「正」。這裏是佛法的八聖道，聖字當正字講，因此也叫八正道。道是什麼？譬如道路要通到什麼地方，八正道的「正」是正正當當，一點偏邪都沒有，正正當當地一直通到了生死，一直到成佛的境界，這就是八聖道，也叫八正道。

一、正見：祖師注解：正見的正，並不是一般世間學問講的正，這裏講的「正」是什麼？就是一提到正，就要想到這是無漏法，是要求開無漏智慧的；心裏存著要開無漏智慧的心，往這上面去修，要有這樣的見解。那麼「修」什麼呢？講正見就要了解四諦法。

四諦法第一是「苦」，我們到人間來做甚麼呢？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研究佛法就知道，到人間來就是受苦的。有這個身體就是苦惱的根本，這個事實要了解；苦是果報，果報怎麼來的呢？由過去許多因緣蓄積聚集，才有現在的苦果。由苦果追究到原因，那就是「集」，這是世間法——苦與集這兩種是世間的因果。要想解除苦果，

有個最理想的——不苦的，那就是「滅」，滅是寂滅，沒有生死，不生不死的那種大自在的狀況，那就是滅。你想得到入滅的大自在，整個智慧都開發出來，有什麼方法才能得到？那就要講「道」，道就是佛法，三十七道品就是道。四諦法（苦集滅道）的道，滅與道這兩種是出世間的因果。

苦、集、滅、道就是四諦法，修正見就要針對四諦法來觀察用工夫，首先要把四諦法弄清楚。其中的苦諦就很難，換句話說，凡夫眾生雖然在世間受種種的痛苦，但都不認為是苦，也不知道苦是怎麼來的。能在四諦法上用工夫時，天台宗很扼要地在每一諦下面列出四種現象，四諦共有十六種，要看清楚這十六種現狀，就是要把四諦認清楚，這工夫是很不容易的，要純粹用無漏之法。假如用有漏的心理，這一關是怎麼樣也通不過去的。

這十六種不能完全介紹，只把「苦諦」這幾個情況介紹一、兩種，例如第一個是「無常法」，所謂無常是什麼呢？三十七助道品，前面講過那麼多，四念處、七菩提分，從七菩提分知道覺悟了，因此可以觀察世間萬法都是因緣所生的，無論依報、正報都是因緣和合的。以我們本身而言，從有生以來，包括心理以及身體，隨

時都在生滅，一時一刻也不能停止，生滅不停，這是無常；小孩子慢慢地長大，到了年富力強的時候，保持不了，很快就要變成老年，到最後壽命完了，再去轉世，萬法都是如此，這種生生滅滅就是無常法。

了解這層，就知道人在世間，無論怎麼奮鬥，有智慧的、沒有智慧的，世間一些頭腦很聰明的人，或者很會賺錢，或者很會讀書，將來學問好，能夠做一番大事業。但是不管怎麼樣，一個人就算能活到一百歲，最後身體也是會不行的，那像年輕時，走路、說話、眼睛所看、耳朵所聽，都那樣伶俐呢？一個人到九十歲以上，到一百歲的時候，什麼都不靈光，耳朵重聽了、眼睛模糊了，苦惱得很。這個時候，不管這個人在世間名利上有多少大的成就，到後來總是無常，這是免不了的。既是無常，一切事情，包括身體、心理種種，都被無常法逼迫，你想不要無常，求其「常」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行，地位再高也不行。古代的秦始皇，他什麼都有，在人世間，把戰國時代所有的國家一個一個消滅，統一了天下，他要什麼有什麼。結果有一種他要不到，想要長生不老，永久活在這個世上，永久那樣享受，那怎麼辦得到呢？所以他後來要那些學神仙的人，到海上去找長生不老藥，那是自欺欺

人，辦不到的事。任何人一律都是被無常法逼迫的，所以這是「苦」。

苦諦，一個是無常法、一個是苦，再來是「空」，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的生滅法，想求一個實在的，沒有那回事情，這就是空。最後是「無我」，一般人都把假我當做真我，這是凡夫的顛倒知見，「真我」是有的，「真如本性」才是真我，一般凡夫，誰能了解真如本性？都是把假的因緣和合的生命當做真我，到年紀老時，苦悶來了，壽命終了的時候，生死交替時的痛苦比什麼苦都厲害，在四諦中的苦諦有這四種，幾個人看清楚這個事實？幾個人承認這個事實？如果真正了解無常法，認為世間萬法無常，他就不會在世間跟人，是非非地求名求利，名利心自然就沒有了。不為無常法來枉費心機，他就能向無漏法上去求，工夫好就能開無漏智。

正見就是針對四諦法，用觀法，就是觀察，把四諦法這些狀況看清楚，不要執著假法，完全是向無漏的覺悟法去追求，這就是正見。

講正見，經文是講三十七助道品，這裏講的四諦法為什麼是「助法」呢？本來三十七助道品是四諦法中的道諦，道諦分開來說就是三十七道品，本來它是個正法，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，對五比丘開始就講四諦法，可見得這是正工夫，為什麼

在這裏講助工夫（助道品）呢？我們知道，在這部經裏是講淨土法門（這個法門是特別法），即持名念佛。而念佛這句名號絕不是那麼單純，所有佛理統統包括在一句名號之內。我們對於佛理懂得多少，對於持名的功用就能懂得多少。換句話說，比如剛才介紹四諦法的苦諦——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這些法都知道了，都向這些法去修，整個把我們的觀念改變過來，一切都是無常法，都是假的，我們就向真法上求，向自己本性上去求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念佛，是要求阿彌陀佛的感應，這樣一來，果真將這些假法都放棄了，一句佛號提起來的時候，力量絕不是在口裏輕輕飄飄地滑過去。懂得這些道理，捨棄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這些假法，一句佛號一提起來，心裏的念頭跟萬德洪名，兩者就很容易能夠得到感應，念頭也不會亂跑，感應快得多。因此八聖道分在這裏是助道（助工夫），特別能幫助我們念佛。不但在娑婆世界，幫助我們往生之前念佛，就是到了極樂世界，這些眾鳥演法，還是教我們要念佛。因為在這個世界念佛，是求往生出六道，到了極樂世界要成佛，還是要念佛。要知道念佛的意義，還是要懂得三十七道品（八聖道分），可想而知，它重要性是如此。

二、正思維：一提到「正」，就是要求開無漏智的，了解正思維的道理，我們在念佛時，就要在佛號上一心念佛，怎麼講呢？我們平常念佛用甚麼念？口念耳聽——念頭從心裏起，口念耳聽，然後又回到心裏去，一直這麼轉、這麼念。「心」指的是第六識，我們知道，凡夫的第六識是最麻煩的，它最善於分別。很多老修行人、老法師們常說：「不要起分別」，怎樣不起分別呢？就是不要用第六識來分別，因為第六識的分別都是虛妄的，老法師們直指修道的人就是要向無分別、無漏法上去修。我們現在念佛，都是用第六識來分別來念的，因為我們現在工夫不到，沒有辦法，不用第六識念，誰也辦不到。但是用功到相當程度，還是可以辦到，在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就講「都攝六根」，六根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把意根（第六識）收攏起來，就是把分別心都收攝起來，然後淨念相繼，把分別心收攝起來，就是不用分別心念佛。都攝六根的工夫，現在大家都辦不到。雪公恩師在世說：「我也辦不到」，其實老師是謙虛，他老人家的境界，我們沒辦法知道，他是說給我們聽的。

雖然還辦不到，但我們可以練習，怎麼練習法？就是在念佛時不要想：我什麼

時候會見到阿彌陀佛？古人念佛，口中都會放光，我們念佛會不會有那種現象？念佛會不會有其他種種瑞相？不要有這些想法，不要有這種分別想，就是一句一句念下去，念頭不要到處跑，老老實實地念，久而久之，慢慢地雖然還不能「都攝六根」，但要讓念頭不散亂（初步工夫求其不散亂），不散亂就是由不分別來的。有分別心則會想：某人為什麼跟我過意不去？他對我不好……想前想後的，這就是分別，把這些一概拋棄掉，不要過問它。所以每次老師在佛七法會開示的時候，在最後總是有兩句話：「放下萬緣，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」，所謂放下萬緣，就是叫我們在念佛的時候，不要有分別心，不要分別是非人我（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）等世間萬法。一提起佛號，一直無分別地念下去，能夠往這上面用工夫，這種想法就叫「正思維」。不這樣的話，就是「口裏念佛心散亂」，如此的話，怎樣也不會得到無漏法，也不能夠與佛有感應，一定要放下萬緣。念佛的時候，固然要放下萬緣，在世間做事時就一心做事，事情做完，有空閒的時候，最好能夠提起佛號。在眾人場合中不好出聲念佛，就默念；若默念不方便（口在動，人家看了不自然），不默念，憶佛也可以。就是不要想這想那、分別是非人我，這樣念佛一定會進步，這就是正思維。

三、正語：語是言語、說話，「正語」也是要以求無漏智的心，來要求我們的言語能夠很正。學佛最基本的都受過五戒（五戒以上還有很多戒），五戒中有一戒是戒「妄語」，我們平常隨便說一句話有什麼不好呢？一句話，或者有害於人家的生命，更嚴重的是有害於人家的慧命；尤其是修道的人，說一句話影響人家修行，使人家退轉了，這是罪大惡極。就是普通人在世間上說一句話，使人受到傷害，名譽、事業、身心等各方面讓人受到損失，都是不對的。所以言語一定要求正，假如不向無漏上去求，我們世間人沒有辦法「正」。世間人說話為名為利，為了求自己的名利，都在說欺騙人的話，這不是正語，是要不得的。

「正語」，修道人要求就更嚴格了。祖師注解：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，做那些事、說那些話要當心呢？有四種邪命（邪就是不正當的），靠四種不正當的言語來維持自己的生命（求生活），這裏不必詳細講。我們在家學道，都要有一個正當的職業，在很多職業中要靠言語的，例如今日之下的大眾傳播（新聞報導），有用言語講出來的，也有用文字寫出來的，這都是「語」。假若按照正語來講，要做大眾傳播工作的人，自己就要當心，你報導（寫）出來的文字、說出來的話，符合事實是必要的；

就是符合事實，對人家心理有不好的影響，引導人去犯罪，這就不行，就不是正語。這裏只介紹原則，我們修道人自己要注意。「正語」是要求其對眾生的生命、慧命都沒有不好的作用；尤其對於自己，話說出去，不要污染自己的心。根據這樣去說的話，就是正語。

四、正業：我們造業（一切行為）都要正當、無漏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所做的事情，都不要往「生死」的方向去追求，一定要往「了生死」的方向去做。就是我們在世間要從事正當的職業，做任何工作都不要惱害眾生，凡與殺業有關的都不能做。直接到樹林中打獵射殺猛獸，固然不行，不直接做這種事，做釣魚的釣具、做獵槍，這也不對，這不是直接的，是間接的，說起來很多。總而言之，把握一個原則——凡是和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這些罪業的事情有關的，都不要去做，這樣才能夠使業「正」。我們念佛，有正業，佛才能念得好，假如一面念佛，另一面造的業又那麼複雜，佛怎麼念法？怎麼能夠感應呢？

五、正命：命是自己的生命，人在世間，基本的是要維持自己的生命。修道的人，身體雖然是假的，但要藉假修真，沒有這個假身體，怎麼修道呢？應當要維持

生命。可是維持生命要正當地維持，祖師注解：用五種邪命（方法）來維持生命，都是不好的事情。那一個一個說起來也很麻煩，總之，就是我們為維持生命做的一切事情不要損人利己，不要惱害眾生。正正當當地做生意，將本求利，合理的利潤是應該的，不要不勞而獲（那是不合理的）。因此，「正命」是不要用一切不正當、欺騙的方法來維持自己的生命，叫做正命。

六、正精進：精進是就修道講的，修道就怕退轉，信心退了，也感受不到什麼好處。再受世間的誘惑，慢慢就退轉了，這一退下去，就不能成功。因此修道必須精進，而且這裏的意思也是講無漏的，我們都在世間生活，必須對所見的世間萬法，所見的世間一切事（在我們的觀念中，這些事有善有惡，都是世間法，都是生滅法），不能執著；一執著，我們的道就被世間法所轉——拉回去，於是退轉了。因此隨時要提醒自己：不要被世間假法拉走，必得自己要從世間假法中超脫出來，一天天往前精進，往無漏法上去修。就拿念佛來講，我們每天都念，念佛時就念，不念佛時，有空就憶佛，工夫只有求往前進步，不能退轉，這是「正精進」。

七、正念：我們每個人都有念頭（心裏起的念頭），任何人不能不起念頭的，

在白天清醒時，固然有念頭，在夜間休息睡眠時，連做夢也是有念頭，沒有念頭怎麼會做夢呢？因此要想去掉念頭，誰都辦不到，但是我們的念頭都是妄念，起的念頭都是虛妄分別的念頭。既是妄念，又取消不了，怎麼辦呢？老師在世時，告訴我們一個方法，也就是古代高僧大德常用來提醒修道人：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念頭誰都會起，既然是不能不起，那就不管它，最重要的是起念的時候要覺悟——起的念頭是好的念頭，還是不好的念頭？不好的念頭就趕快把它打消，不要讓它繼續，但是打消念頭很難，妄念打消了又起來，所以參禪很難。參禪最早是要「觀心」，觀是觀自己的念頭，念頭一起來就觀察，觀後就把它打消，一天到晚就在打消自己的妄念。念頭多得不得了，好麻煩啊，所以到後來禪家就參「念佛的人是誰」，或「什麼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等，參話頭時，把念頭定在一個目標上，就不那樣辛苦，比較輕鬆，所以參禪到後來也改變方法了。

我們念佛的方法，就是一句佛號，念頭起來的時候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一覺察到這念頭是不好的妄念（凡夫起念就是妄念），趕快就用佛號來壓住，妄念消了之後，佛號提起來。這兩種工夫，佛號起時，妄念就消除了，古人說比喻（這也

是根據經文來的），例如一個房子很暗，在夜間一點光都沒有，當電燈一亮時，黑暗整個就沒有了。明來暗去，這是同時的，明一來，暗就去，這是比喻佛號一提起時，妄念自然就沒有了。我們用這個工夫比參禪輕鬆多了，除了用功修行外，還有阿彌陀佛這樣慈悲——發願來接引，這是二力，比自力方法更好。所以我們了解「正念」，它是幫助我們念佛，知道念佛的力量、功用，取消妄念難，佛號提起來，萬德洪名一提起來，妄念自然就沒有了，這就是正念。

八、正定：定就是禪定，佛家的三藏十二部，簡化簡化，最後歸納起來，不外是「戒、定、慧」三部分，可見「定」是非常重要的。定，一般講禪定，禪定也有很多種，有世間禪定，也有出世間禪定。出世間禪定當中，也有程度深淺之別，這裏講的「正定」，當然是無漏（出世法）的大禪定，我們現在是念佛，念佛就是正定。念佛的正定是什麼程度？大菩薩到等覺的禪定，工夫已經深得不得了，可是念佛，念阿彌陀佛是佛定，前面講正念，念頭跟萬德洪名打成一片，完全是在無分別之下，能念的心及所念的佛號融在一起，這就是佛定，佛定在十法界當中，是最高的大定。我們了解這個之後，就知道念佛法門，並不是普通人所講的：念佛很簡單。

普通修的禪定，必須真正有定功的人來指導才學得好，沒有定功的人指導，自己學禪定，學得不好，很多毛病都學出來了，是很危險的。念佛的佛定是一種大定，高於一切，而且最穩妥，任何人都能持名，只要老實念下去，就有這麼大的功用。

## 第二十講

是諸眾鳥・晝夜六時・出和雅音。其音演暢五根・五力・七菩提分・八聖道分・如是等法。其土眾生・聞是音已・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

從這裏開始，算是把前面三十七道品的主要內容都講完了。經文說「如是等法」，「等法」就是除了經文裏講的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以外，前面有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後面還有六度……等等這些法。換句話說，三十七道品詳細地講，包括三藏法，也就是無量的法門。如果喜好簡單的話，把三藏這些教法歸併起來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再簡單講，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大部分。

經文講到此處——如是等法，這是三十七道品（我們不看注解，只看經文實在看不出來），祖師這麼一注，把經文的深度注出來了，你只要往裏面研究的話，愈研究就愈深入。三十七道品是什麼呢？必須先了解四諦法。因為了解四諦法，才知道怎麼修三十七道品。請各位看第一七九頁講表，「道品依諦」。

四諦法第一是講苦諦，在佛法裏來講，我們眾生到世間來所受的苦，可說是無

量無邊。這無量無邊的苦，我們凡夫不覺悟就不知道，往往還把那些苦當做是樂的事情，這就是凡夫。四諦裏面的苦諦，要把所有的苦都說出來，那就太多了，這裏扼要地舉出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這四種相。生、住、異、滅是萬法一個總的四種變遷現象——無常的現象，在眾生這方面來講，就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眾生一切的苦，一切苦細講就多了，就拿「生老病死」這四個現象來講，那已經夠了，生老病死就像水那樣地流轉，沒有一時一刻停止住，這一生到未來，未來有很多生，過去也有很多生——過去無始、未來無終，這是眾生最無法解決的一種大苦，這是苦諦最簡單扼要的四種現象。

這些苦從那裏來的呢？是不是別人加給我們的？不是的，這就要了解四諦當中的「集」，集就是集合、召集來的，誰召集來的呢？還是自己。這個「集」有那些內容？我們平常講八萬四千煩惱，也不是隨便講一個數字，八萬四千煩惱怎麼開出來的呢？基本的就是貪、瞋、痴、慢。貪這部分有兩萬一千煩惱，換句話說，我們眾生都有貪心，貪就包括貪欲、貪念等等這些貪心，其中就包括有兩萬一千那麼多的種類。貪心如此，瞋恨心也是，痴、慢亦然；貪、瞋、痴、慢四部分，每一部分

都有兩萬一千，加起來我們人人都有八萬四千煩惱，自己不覺悟不知道而已。這些煩惱時時刻刻都纏繞著，使我們內心不得安靜、不得自在，就造出很多的惡業。比如說在世間上的人，跟人家吵架、動武、打架。就是做一個國家的領袖，或者是大總統，反正是在政治上領導國家的，他照樣的，這個國家跟那個國家彼此鬧意見、動武、發動戰爭，他個人有煩惱，帶動了全國，以至於世界都受了災難。這就是他內心的貪、瞋、痴、慢煩惱來觸發，讓他不得不這麼做。其他還有搶人家的東西，造種種殺、盜、淫、妄的惡業，都是由貪、瞋、痴、慢分出來的八萬四千煩惱所造的業。業一造就召集苦報來了——召集苦果，這就是四諦之中的集諦。

研究四諦法的「集」要了解：苦與集造成在六道生死輪迴這些現象（世間法現象）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把苦與集滅除。苦是受的苦果（苦報），集就是起惑造業。換句話說，這就是惑、業、苦，再來四諦有滅、道這兩種。「滅」是滅什麼呢？就是把惑、業、苦統統滅掉，把集（造惡業的集）滅除，滅除之後，苦果也沒有，這就到了滅——證果位的那種境界。怎樣才能夠得到滅，能夠證果呢？那就要懂得佛法，佛法就叫「道」，要修道。所以四諦當中有滅、有道，合起來就是苦集滅道。「道」

指的就是「三十七道品」，這是簡單說。詳細講，無量的法門都是道。

四諦法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釋迦牟尼佛當初在鹿野苑初轉法輪的時候，講的就是四諦法，後來佛要入滅的時候，跟大弟子們還是講四諦法，可見四諦法的重要，但是所講的四諦法，名稱雖然一樣，在內容方面是不同的。初轉法輪——就是在鹿野苑開始講的時候，講的四諦法叫生滅四諦，就是「道品依諦」講表裏面講的第一項一生滅四諦。到後來，依照次序，四諦有「生滅四諦」、有「無生四諦」、有「無量四諦」、有「無作四諦」，一步一步地深入。剛才介紹的就是最初講的生滅四諦，再講到無生四諦，那就比這個難，前面生滅四諦是什麼根器的人來學的呢？這要配合四教來講。天台宗把釋迦牟尼佛所講的佛法分為五個時期（五時），在那個時期講那種法就不詳細講，再按照講的法來分，有八種教（八教），在什麼階段應該講那種教法，比如頓法或者漸法，得有一定的程序，叫做化儀（教儀），還有四個化法。化儀四教、化法四教合起來為八教。現在講化法四教，指藏、通、別、圓四種，這四種是按照接受教化者的根器來講的。比如說對小乘根器的人，學的人程度只合乎學小乘教，這叫「藏教」；比藏教程度高、智慧更多一點，就叫「通教」，通教是通前

面的藏教，另外又通後面的別教（別教是大乘法），「通」是這樣講——大乘佛法初步的一個教；再來是「別教」，別教是專屬於大乘菩薩修的；最後是「圓教」，圓教比別教更高一等，四教當中境界最高的層次了。

按照四教來講，生滅四諦是藏教所學的，是屬於小乘藏教的四諦。屬於通教根器的人（比藏教的根器利）修的同樣是三十七道品，講的四諦則屬於無生四諦，所謂無生四諦，名詞上還是苦集滅道，不過他了解無生。「苦」在他的感受——一切的苦都是如夢如幻，我們平常所說的這些三苦、八苦等等，在無生四諦來講，苦諦就像夢幻那樣，不是實在的；既不是實在的，苦對他來講，他的感受就不會像我們現在感受的這樣嚴重（他比較輕鬆多了）。就拿「愛別離」來講吧，我們凡夫都要受愛別離這種痛苦，要是真正受到的話，只覺得受不了，在無生四諦，他把這個當做無所謂，就跟做夢一樣，有這麼一個了解，他就不像我們現在感受的這麼重了，這是苦諦。其餘的比如集諦，集是一切的業都是集合來的，他了解各種造作，讓各種造作合不起來（集這方面集合不起來），他了解這都是因緣法，在他眼裏一看，這都是個別的，沒有一個實體；我們看萬法因緣生，有因有緣才會造成一個假法出來。他一

看，就這個法來講，他知道因緣是和合的假相，他看穿了和合的假相，在他眼裏就沒有一種和合相，既沒有和合相，這個集對他就不會發生作用。講到道，我們現在學佛，認為世間的書就不是佛法，只是普通人寫的書。講無生四諦，佛經固然是佛法，世間的書，世間的一切文字無一不是佛法，就是翠竹黃花，那一花一草，飛花落葉的時候，他一看就了解這就是佛法，無一法不是道。所以參禪的禪師，人家向他請法的時候，他就說：「吃茶去」，吃茶就是法、就是道，看你覺悟不覺悟，這知道。講到滅，滅什麼？根本就是無生的，那裏有滅？根本無生就沒有生老病死，無生四諦就講這個，這就非常深了，現在只是說說而已，我們實在是領會不過來。

真正領會過來的話，就拿集諦來講，我們這個身體就是集來的，《心經》裏說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五蘊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集合起來，我們就是把這個集合相（集合起來有這個相）執著當做真實的，講無生四諦者一下子就看穿了，就是沒有這種和合相。你想想看，這個境界比生滅四諦高得多，通教雖是難，但是只要懂得無生，還比較好懂一點，再講到別教的無量四諦就更難了。

所謂無量是什麼呢？無數量（沒有數量）的，就拿苦諦來講，我們現在凡夫所受

的苦，雖然說是很多，大家不覺悟便不以為苦，佛法講那是苦事情，還有很多人反對，認為本來不算苦，佛法故意說是苦。這都是迷惑顛倒，講到無量四諦，這是特別的菩薩法，菩薩法了解什麼呢？因為菩薩的根器利，見多識廣，所以對於眾生的苦，了解得非常多，何只八萬四千苦，有無量的苦。為什麼說無量苦？我們所講的只限於人道眾生，其他還有三途，還有天道（天道照樣有苦）。整個說起來，十法界當中除佛以外，其餘九界都有苦，所以這樣說起來苦諦是無量的。那麼苦諦既是無量，所以集諦、滅諦、道諦，無一不是無量的，所以講到無量四諦的時候，可以說對於苦集滅道所了解的，那真是無量無邊的，這是屬於別教菩薩所修的無量四諦。

無作四諦是屬於圓教菩薩學的，所謂無作是什麼？一切都是本來的，我們常說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，講是這麼講，什麼叫做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？這就是無作四諦。無作四諦講到苦集滅道，講集諦的時候，就是煩惱即菩提；講到滅諦的時候，就是生死即涅槃；至於講到苦、道等等，苦諦，比如說，我們每一個眾生都是身為苦本（一切苦都是由我們身體來的），講無作四諦，這個身體—身本來就是「如來藏」，如來藏換個名詞說就是「本性」，這個五陰（五蘊）和合的假身在無

作四諦來講沒有苦，本來就是如來藏身。道諦呢？前面講無量的道法（無量的道），在這裏無道可修，怎麼叫無道可修？講到真如本性，修到把煩惱完全斷除以後，顯露出來本有的真如本性。在圓教境界，這些事情都也沒有了。所以講最高的叫無作四諦，這是圓教。

四種四諦介紹出來了，我們不要認為：生滅四諦屬於小乘教，我們都是學大乘佛法，那就不用學了。實際說起來，我們只能夠修生滅四諦法，無生四諦我們談不到，所謂無生，在這個世間要了解無生法，那太困難了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時候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那才悟到無生。由這裏我們了解到：現在學無生法根本就不能入門，無生法都沒辦法修的。再講到無量、無作這兩種，我們根本就不懂。有很多人學了幾年佛，看看藏經：「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」，這幾個字認識了，就到處講，你問他怎麼講法？煩惱跟菩提怎麼把它連絡起來？生死跟涅槃這兩個怎麼能夠把它圓融起來？他能解答嗎？學佛不是隨便說說，真要自己的確到什麼程度才能說什麼話的。所以無量、無作這兩種，我們根本都不懂，我們現在只能學生滅四諦法。

了解這個，我們看經裏面講三十七道品、講四種四諦。在往生西方極樂之後，

生滅四諦（也就是藏教的道品）在極樂世界不必講，但也有時候講。為什麼有時候講呢？比如我們從娑婆世界往生到極樂世界去，還有別的世界眾生也往生到極樂世界去，這些往生人根器不等，有的是修小乘法，然後再回小向大，改學大乘法（因為純粹學小乘法根本就不能往生，所以改學大乘法），往生極樂之後，他原來修的小乘法，機緣先成熟了，在這個時候，他所聽的法（三十七道品）就是生滅四諦，這是偶爾暫時地用一用。在極樂世界不像我們這兒，一到極樂世界後，智慧、一切一切都是非常高，所以修得最多的就是無生四諦，這是通教根器的人，通教是三乘的學者都在那裏學。

四教在極樂世界是怎麼用法的呢？極樂世界有四土，在「凡聖同居土」裏面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四者都有；在「方便有餘土」裏面，則用的是「別教」跟「圓教」，換句話說，他修的三十七道品屬於無量四諦，也有無作四諦；再者是「實報莊嚴土」，那就是法身大士（見到法身了），修的就是無作四諦，就是「圓教」。前面所講的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是什麼人學的？是法身大士學的，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，他生到實報莊嚴土，所修的這三十七道品，是無作四諦的道品。至於

最高的「常寂光淨土」，那就談不上四教了，「唯是一心，無需乎教」，只是一心（一片真如本性）顯露在那裏，那就說不上什麼教了，四教都不需要。常寂光淨土是最高等的，也是最究竟的淨土。

我們從道品依諦，根據四教四土，由祖師注解出來，我們了解三十七道品有深有淺。普通人不看祖師注解，只看經文，說是阿彌陀經很簡單，那是根本就不懂，我們花這麼久的時間研究，才了解三十七道品有這麼深，眾鳥演法就演這些法。

接著經文說：「其土眾生」，在極樂世界的眾生，「聞是音已」，聞眾鳥演唱那些法的聲音後，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，大家都知道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了，這是「宣法之一」講表裏的「悉念三寶——得正念樂」。研究經文要了解，這要注意：我們在娑婆世界不念佛，不念三寶不會往生，何以往生極樂世界以後還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？而且還要經過眾鳥演法之後才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？可見得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，念佛法門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，由這裏我們了解，祖師講這句佛號是「大總持法門」，總持什麼呢？總持三藏十二部的一切法，都由這句佛號把它包含起來。我們平常只是念佛，不了解它裏面包含著這麼多的涵義。我們平常念佛不了解

沒關係，只要深信、切願，老實地念，就是無分別地這麼念，就有不可思議的力量（功用在這裏）。要研究佛理的話，你就是把三藏十二部都研究明瞭，對於念佛的道理也還不能夠徹底地了解，到什麼時候才徹底了解？成佛的時候才徹底了解。可見得這句名號，若不研究這部經，也不是專門在修淨土法門，修別的普通法門的話，他們不知道，就怕不知道又愛亂說，那就造罪業了。

現在我們看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，這叫念三寶。請各位看講表——「念三寶」，先講念三寶之中的「念佛」，念佛的「念」就不容易，剛才講我們在這裏也是念佛，到極樂世界還要念佛，可見得我們這個「念」，程度還淺得很，到極樂世界還要念。我們現在念只是求能夠往生就心滿意足（能夠往生就好），到極樂世界念佛是要成佛。換句話說，成佛還是要憑「念佛」的。那怎麼念法呢？「念」就是「掛念」，並不是純粹指口裏的念，口裏的念受到時間、空間的限制，還不能夠淨念相繼。淨念相繼就是把心始終放在佛號上，「心」就跟「佛號」牽在一起。我們平常說，你掛念掛著什麼？就是跟它不要分離。比如一個小孩子，他離開他的母親，身體雖然離開了，心裏始終想著。他的心跟他的媽媽始終是連在一起，掛在一起，這

就是「念」。想想看：我們念佛能夠這樣——心始終掛在佛號上面，那就行了。

在極樂世界念佛，這個表裏講的「慈威攝折」，因為到極樂世界，見了佛三十二相。最主要的是兩種：一是慈相、一是威相。慈是你見了阿彌陀佛就像慈母那樣（就像小孩子看見自己慈母那樣慈愛），佛用慈來攝，攝就是來引導、收攝、攝受的意思，是使用「攝法」。用威呢？威是威德，佛除了慈以外，他有威德，這個德是自然表現那種威儀出來，那個威儀並不是叫你害怕，但是你有不好的習慣，一見到佛的威德就自然而然地心裏折伏了，佛用威來折，是使用「折法」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帶業往生的眾生還有很多煩惱，那些煩惱需要「折」，該用折法就用折法，所以見到佛的慈、威，就受到攝、折這兩種教化，他在那裏念佛就能得到慈威攝折。所得到的好處（益處）太多了，不可思議的，心裏想有多少好處？想也想不出來，說當然更是說不出來。比如說，我們娑婆世界，在正法時期（釋迦牟尼佛住在世間的時候），學的人一見到佛，佛一說：「善來比丘」，那個學生一聽，當下就能夠證果。你可以想想，見到佛，「見佛聞法」——佛親自開示，力量是大得不可思議，何況到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那種大願，見到他而念佛，所以是「益難思議」。

再講到「念法」，極樂世界那些法門（法）比任何法都好，一聞到法就歡喜在心裏，叫「法喜入心」。再說個比喻，聞到這法就像吃東西一樣，吃到最好的味道，叫「法味充足」。因為這樣，由法喜感到法味充足，所以他在那兒念法，念念不失。這就是念法，有了法喜、法味的時候，除了這個法，別的不喜歡，除了這個法，別的沒有味道，所以這叫法喜法味，有了法喜法味，就是叫他不念法也不行，到後來就是「自然」了，這裏還是在「皆悉」的時候。

「念僧」，僧是什麼呢？僧是僧團（大眾），這叫「同聞共稟」，大家共同在那裏聞法，共同接受（稟受）法，「觀摩修證」，互相觀摩，在修在證，這就是念僧的好處。所以共修好，因為個別自修免不了有懈怠的時候，共修彼此互相觀摩，互相鼓勵，自然而然就完全精進不退。

接著再把三寶略為解釋一下：念三寶，一個是能念、一個是所念，能念的是我們能念的心，（祖師注解，我們能念的心，包含空、假、中三觀在內）；所念的三寶呢？比如說佛寶、法寶、僧寶，有別相三寶、有一體三寶。各位看講表，什麼是別相三寶？比如說佛這方面有「法報應化」，法身、報身、應化身，這是別相佛寶；

別相法寶呢？即「教理智斷」，教是佛所講的教法，理是道理，智是智德，斷是斷德（把各種煩惱都斷得乾乾淨淨的，叫斷德），這是別相法寶；別相僧寶呢？即「三乘聖賢」。這是別相三寶，一般人都知道，講到一體三寶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一體三寶是什麼呢？佛——靈明覺了（念佛人能念的心，有靈明覺了的功能，就是能）；法——清淨圓妙（所念的法）；僧——理智和合（能所），理是所念的那個真理，智是能念的這個靈明覺了，理、智這兩者和合一體（和合起來），就叫僧。佛、法、僧一體都在自性，這是一體三寶。不注意這些地方，我們看蕡益祖師的要解看不明白的。要解裏面解釋這種觀、那種觀：好多好多。你看看，能念就是三觀，把一切的觀法都包括在內，加上所念的就是一句佛號，能夠把它結合起來，就知道念佛是什麼法門。了解這個道理，念佛的力量就大得多了，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念佛力量就不可思議了。

## 第二十一講

舍利弗。汝勿謂此鳥。實是罪報所生。所以者何。彼佛國土。無三惡道。舍利弗。其佛國土。尚無惡道之名。何況有實。是諸眾鳥。皆是阿彌陀佛。欲令法音宣流。變化所作。

釋迦牟尼佛唯恐人家聽了之後，說這些鳥是惡道眾生。拿我們這個世界來講，在六道之內，人、天以外，就是三途，鳥就在三途之中的畜生道。在極樂世界怎麼又有畜生道呢？恐怕有這個問題。明明前面有眾鳥在演法，那裏怎麼有畜生道呢？娑婆世界有墮落到畜生道的，不管是家裏養的畜生、野生的動物，都是因為過去造了很多罪業，才墮到畜生道裏去受苦報，因此有這個問題。比如說，西方極樂世界，它是極樂，一開始講「其國眾生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一切苦都沒有，那麼畜生道是苦報（有種種的苦），這怎麼來的呢？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：我們人道眾生好不容易知道要修念佛法門，並不是每個人念佛都能往生，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。在這個世間學佛的人很多，學淨土宗的人比不上學

佛的人多，可見能夠往生不容易。而這麼多鳥，牠有什麼工夫，怎麼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呢？

第三個問題：凡是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都是在七寶池裏面蓮花化生的，不像我們娑婆世界，人道眾生以及高等動物都是胎生。在極樂世界是蓮花化生，蓮花開了之後，生出來，身體不是肉骨凡胎，是蓮胎育成的。依照佛經來講，一出了蓮胎，就有三十二相，身體、一切都是清淨的，怎麼會生出鳥的身體來呢？在前面看了「眾鳥」，就難免發現這三個問題。

所以佛就喊著舍利弗的名字——「舍利弗」，告訴他：「汝勿謂此鳥」，你不要說這些鳥，「實是罪報所生」，實在是因造惡業生到極樂世界來受罪報的，你不能夠這樣說。所謂罪報，是造了罪業才來受報的。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呢？前面提出一個問題，接著就解答為什麼不是罪報所生的，「彼佛國土，無三惡道」，彼佛就指阿彌陀佛，在阿彌陀佛那個國土裏面沒有三惡道（三惡道是畜生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）。在我們娑婆世界有六道，這六道有時候講五道，為什麼呢？把阿修羅這一道分配到別的那些道，除了地獄以外，餓鬼裏面也有阿修羅，畜生、人道，以及天上都有阿

修羅，因此阿修羅道有時候在經文裏邊不把它當做獨立的一道，而分配在其餘的道裏面，所以講五道。

五道除了三惡道以外，還有人道、天道。極樂世界有沒有人、天二道呢？在《無量壽經》有講：阿彌陀佛在修菩薩道的時候發了四十八願，其中有一願說，他將來成佛的時候，在他的國土裏面沒有三惡道。那當然還有人、天二道（經文裏面有說）。但是這部阿彌陀經文字很簡單，當初我們雪公恩師就講：「經文要下工夫研究的話，就從文字裏邊研究，假如拿別部經（《無量壽經》）來看，當然看得出來。另外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言外之意。」極樂世界沒有三惡道，這是就本文的文字講，在極樂世界有人、天二道。

《阿彌陀經》文字少，裏邊的問題非常多，一般問題不必注重，因為經文裏的意思非常深奧，問題是一定有的。關於我們對極樂世界「信願行」這三方面的信心問題就必須講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講到這裏，就主動提出問題，然後解答，用意就在此。現在的問題就是：有了人、天二道，就我們這個世間來講，人、天二道還在六道之內，既是在六道之內，還是有輪迴，生死問題還沒解決；到了極樂世界的時候，

既有人、天二道，生死問題是不是解脫了呢？假如有人問這個問題，你怎麼解答呢？

如果說生死未了，那就還在輪迴之內，但是學這部經的時候明明說，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脫離我們娑婆世界的輪迴。到極樂世界「無有眾苦」——一切苦都沒有，一切苦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生死輪迴這個痛苦。這個問題，把前後的經文照應地看可以解決。如果說生死已了，照我們世間來講，了生死必得要斷見思惑，不斷見思惑怎麼能夠了分段生死呢？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解脫了六道，沒有生死，算是了了。了生死一定是證了果位，比如說斷見思惑，見思惑斷了之後是什麼果位呢？是羅漢果。那你一到極樂世界就了生死，證得什麼果位呢？這就是特別法門，一切不可思議的，到那個地方既は了了生死，也沒有證果。沒有證果就算不上是羅漢，任何果位都沒有。因為往生到那邊去，沒斷見思惑，就是帶業往生的，還是有業。這裏講「不是罪報」，不是罪報所生的，是帶業往生，罪業還是有的。帶業到那邊以後，沒有證果，沒有證果就是普通人，在那裏繼續聞法修行、繼續念佛。所前面經文講，聞到眾鳥演法之後，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。那麼這幾個問題就解決了。

我們可以了解：佛要讓舍利弗知道，也就是要讓所有念佛的人知道，在極樂世界沒有三惡道，只有人、天二道，而這人、天二道既未證果，卻已經了了生死，是這種情況。生死既了，只要肯用功，在那邊的環境那麼好，無處不是佛法，要成佛就非常容易，也非常的快。

接著說：「舍利弗，其佛國土，尚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」，佛再叫舍利弗的名字說：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裏，尚且沒有惡道之名，怎會有惡道的事實呢？絕對沒有。《無量壽經》講四十八願之中的第十六願：「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乃至聞有不善名者，不取正覺。」在他成佛之後，就是現在的阿彌陀佛在他的國土裏面（現在的極樂世界）有人、天。不但沒有三惡道，連三惡道的名詞都聽不到。不善之名就是惡名，如果聽得到惡名，他就不成佛。阿彌陀佛在因地發了四十八願，當中有一個願就是這麼說的。這句經文「尚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」，就指這個意思。

這些鳥怎麼來的？「是諸眾鳥」，「諸」是不只一種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……等等種類太多了，每一種又有多少數目？白鶴，不知道有多少白鶴；孔雀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孔雀，所以是「諸」眾鳥。這些鳥「皆是」，統統是，「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，

變化所作」，都是阿彌陀佛想要使他的法音（說佛法的聲音）宣流出去（宣是宣揚，流是流通），變化所作，因為要「欲令法音宣流」，這些鳥都是由阿彌陀佛變化出來的，使這些鳥演唱五根、五力：等等這些法。

再講到「變化所作」，既是變化的，這些鳥不同於娑婆世界各種珍貴的鳥，即使天宮的鳥也比不上。生天起碼要做十善業，人既是做十善業，為什麼到了天上又變成鳥的身體呢？

其實天上是有鳥，關於這個問題，蓮池大師就注解出來，他舉出一部正法念處經說：天上很多天人到處遊覽，遊到有水的地方，遇見像白鶴這一類的鳥，那鳥也會說法，說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這些法，天人一聽到這些法就感動得流淚。這是天上的情況，證明天上有鳥，那些鳥可不是變化的，是由業報生出來的。是什麼業報讓他成為鳥，而又生到天上去呢？因果不簡單，非常複雜。有些學佛的人，他在人間口才很好，說法也說得很好，也會講經；但只是講，沒有真實修持的工夫，所以在壽命終了的時候，以他的福報生到天上了。可是因果很複雜，雖在天上，依報是好，正報就變成鳥身，不是天人的身體。因為在過去還懂得佛法，因此在天上以

鳥的身體來說佛法，以畜生道的身體來宣流佛法。像天上這種鳥，就是因為業報生的，這與極樂世界的鳥大不相同，極樂世界的鳥純粹是由阿彌陀佛，用他不可思議的力量變化出來的。這是「宣法之一」第一七八頁講表裏「明無三途——無墮落苦」。

阿彌陀佛的化身有很多，像化身佛、化身菩薩，讚佛偈講：化菩薩眾亦無邊（要化多少有多少）。那為什麼要化成鳥呢？這也是阿彌陀佛說法的一種方法，如果用化身佛來說法，或變化菩薩來說法，那邊的道場很莊嚴，聽法者集合起來要講求秩序種種的，不免就受到很多約束；化成眾鳥，那就非常好了，自由自在，怎麼聽怎麼好，隨個人的意思聽法，這就是他的特別方法。祖師就拿「四悉檀」來解釋（萬益祖師解釋這部經的時候，很多地方都用四悉檀來解釋），為了解意思，這一段也拿四悉檀來說明——為什麼阿彌陀佛要化成眾鳥來說法？

一、普施，接下來請各位看講表，「四悉檀」，四是有四種，悉檀是梵語（印度文），譯成兩個意思：一是「普施」，一是「成就」，先看普施的意思。

第一是「世界」悉檀，所謂世界，「世」是就時間來講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指時間的三際。「界」呢？就空間來講，比如虛空裏邊，各有各的國土，在同一個

國土之內，這個國家跟那個國家彼此各有它的界限，這是就空間講的。佛法講「世界」這個名詞代表什麼？「世」代表時間的三際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時間無窮無盡的——豎窮三際，「界」呢？代表空間，空間有十方，也是無窮無盡——橫遍十方，時間、空間都是無量無邊的。對這無量無邊的世界，都普遍地施與（普施就是布施的意思）——佛用佛法普遍地布施給一切的世界。

第二是「為人」悉檀，世界既是那麼多，在世間的眾生也多得很，無量無邊的。人那麼多，都是凡夫眾生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心理，有善、惡習氣，佛法要使眾生都能得到好處，就要契合眾生的根機。由此看來，說法的確不容易，如果針對某一眾生可以接受佛法，我們就跟他說一說，學菩薩道的人只能夠這麼做；真正大菩薩度化眾生，尤其是佛，那還有選擇？沒有選擇的，不管什麼樣的眾生，是什麼樣的心理，都要去度化，這是為人悉檀——為人普施。

第三是「對治」普施，我們學佛，知道佛法是至高無上的大道，用佛法來對治我們種種的毛病。如果不學佛，純粹是生死凡夫，通身都是毛病，把一個毛病去掉，又有另外一個毛病，多得很，為什麼？我們的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等煩惱，一點一

點把它詳細分析出來的時候，這些煩惱是無量無邊的；我們的惡習氣也是無量無邊。佛說法要普遍地布施佛法（法施），就是要針對眾生這些惡習氣，要將它對治掉。

第四是「第一義」普施，這是最重要，也是最不容易了解的，所謂第一義普施，就是佛用種種的法，讓學的人都能得到第一義。什麼是第一義？我們知道，佛為什麼到世間來，《法華經》說：「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，什麼是大事因緣呢？就是要六道裏的眾生都能夠解脫出來（脫離六道輪迴），再修行成佛，這就是大事因緣。要成就這個大事因緣（要脫離輪迴，還要成佛），必須了解自己的本有心性。

我們眾生為什麼在六道裏？按照佛理講，我們在六道裏這樣生死，都是不合理的現象，證到心性的時候就沒有生死。生死怎麼了？換句話說，你大徹大悟，證到自己的真如本性，生死假相整個就消滅了。因為凡夫不了解自己有真實的心性，所以才會有生生死死的這些假相。佛為「大事因緣」來，就講「第一義」，是教我們學的人，要了解自己真正有這個「心性」，我們了生死、成佛就憑這個心性。

二、成就，佛說法必然有一個好結果，所以四悉檀第二個意思是成就。法施一定有成就，四悉檀的括弧裏就是四種成就。

就第一個「世界悉檀」來講，它成就什麼？成就歡喜。佛說法，眾生聽到了就得到利益，得什麼利益？就得「歡喜益」。佛用眾鳥演法，眾鳥變化太多太多了，整個極樂世界到處都是。那些聲音美、看起來讓人非常歡喜的鳥，多得很，這都是法布施。比如我們在這個世間（娑婆世界）的人，到野外或動物園，看見很美觀的鳥，心裏自然就覺得很喜歡——發生歡喜心，因此得到歡喜益。在我們這個世界美麗的鳥，不過是長得比較好，也有的叫聲聽起來很悅耳，但是聲音裏面沒有說法；極樂世界的鳥還會說法，聲音裏面又講三十七道品種種的法音，所以得到歡喜益——聽到了法，又看見鳥，就非常歡喜。想想看，我們在世間要得到法喜是不容易的，真正得了法喜，各位聽《華嚴經》，講到初地菩薩才叫歡喜地。你看看，到極樂世界的時候，聽見眾鳥一演法就歡喜。你想想看，極樂世界比我們的世界好，那簡直不成比例，這是世界悉檀所得的——聞眾鳥演法得歡喜的益處。

第二個「為人悉檀」的利益，在極樂世界聽鳥說法，比在我們這個世界聽怎麼樣高明的人說法，利益都要大。我們在這個世界上，聽法是聽法，還看各人自己有沒有善根。有善根的，一聽就領會，懂得意思；再更好，懂得意思之後，就照著法

來修行，這就了不起。還有很多人就不能這樣，要不然，人人都學法，人人都那麼有成就，那這世界的眾生早就度化得差不多了。實際上，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，到現在學佛人那麼多，成就的人那麼少，這就因為「難治」，在極樂世界聽到眾鳥一演法，大家的心理很快就能改變——改變這個心。我們這個世界有很多念佛往生的，帶業往生的人很多。而真正得了一心不亂，斷惑往生的，那太少太少。既是帶業往生，有很多業在這個世界很難滅掉，到那邊一聞眾鳥演法，業很快就能夠滅掉。為什麼很快就能滅掉業呢？他的心理改變之後，就有歡喜心。生善心，善的心理一天一天地增長發生出來，業報（業力、惡習氣）就慢慢地伏下去，然後再消、再斷。這是為人悉檀的「生善益」。

第三個「對治悉檀」的成就，治的就是「滅惡」，所有罪惡把它滅掉。在我們這個世界，要想把罪惡滅掉，談何容易，在我們這個世界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惡。別說造出來的行為，就是行為雖沒造出來，心裏所想的，誰敢說沒有惡的心理？就因為有這些罪惡的心理，遇到外面的惡人，讓他們的話一煽動，跟著造業了。因此我們這個世界不能住的，都被這些大惡人帶著去造惡業，連累著受苦。比如現在

的波斯灣，我們在這裏講經、聽經，在那裏每分鐘每秒鐘可能都有死亡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很簡單，這是狂妄之徒要逞他個人好戰侵略的心理，所以把無辜的人帶到死亡的道路上去。這在我們看，是不是現在才有？過去有沒有？過去也有，無論中國、外國，那個國家沒有戰爭？未來呢？波斯灣這場戰爭結束以後，也許就沒有了吧？不要有這麼天真的想法。永遠都免不了，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就要受這些苦難，直接死在戰場上固然不必說；間接的，那些軍人的家屬，還有其他沒有關係的人，在物質、資源方面也會受到影響。這是共業，共同生在這個世界都是共業，這些共業是由各別的惡業形成出來的，所以徹底的辦法，必得要厭離這個世界，欣求到極樂世界去。到極樂世界有眾鳥演法，一聽眾鳥講法，罪惡的心理就滅掉了，罪惡一滅，那很快就證果。這是對治悉檀得到「滅惡益」。

第四個「第一義悉檀」的成就，這是非常難的，就是得到入理的利益，所謂入理，就是聽見眾鳥演法以後，就了解第一義。第一義就是《法華經》所講的：「唯一乘法」，一乘法就是第一義，也就是我們每一個眾生確實要明瞭自己的真如本性萬德萬能，一切的能力都具足，什麼都有。了解第一義就能入理（進入真理），這

是第四種利益。見到眾鳥演法怎麼能夠入到第一義？能夠入理？祖師注解，這些鳥既是阿彌陀佛變化出來的，看到這些鳥就是看見阿彌陀佛，鳥是阿彌陀佛的變化身，阿彌陀佛除了變化身以外，還有報身、法身，這部經講的是圓教，而且是頓教，所謂圓頓法門是什麼呢？這個理就難了，只能照祖師注出來的講講而已，實際上我們要真正了解，還不到程度。

祖師解釋：看見鳥就是看見阿彌陀佛的應化身，一看見阿彌陀佛，不論是應化身、法身、報身，一樣平等，三身是平等的。一般講，法身是真空的——看不見，其實要是圓過來講，見到化鳥就是見到法身，一見到法身，阿彌陀佛的法身跟我們每個眾生的本性沒有兩樣。見到阿彌陀佛就見到自己，就更能跟阿彌陀佛感應道交，得到感應。阿彌陀佛的法身有多大，我們的本性就有多大，兩者互相含融的。祖師舉出例子，比如燈光，這支燈光、那支燈光，各個發出的光融合在一起，彼此不相妨礙。我們的本性與佛的三身，光光交互（互攝）。了解這個原理，我們無論在打佛七念佛、平常自己單獨念佛，甚至於自己憶佛，什麼時候都可以跟佛感應。這樣想得一心不亂，怎麼不會得到呢？理一通，就快得多，最後第一義的普施，這個悉檀

成就是最重要的「入理益」，入理就是入這個理。從這些鳥身上直接就看到阿彌陀佛的法身，我們的本性跟阿彌陀佛的法身是相同的。了解這個理，十萬億佛土，就不在十萬億佛土之外，就在當前一念。祖師就講，當前一念，你了解的話，阿彌陀佛立刻就在面前。

## 第二十二講

舍利弗・彼佛國土・微風吹動諸寶行樹・及寶羅網・出微妙音。譬如百千種樂・同時俱作。聞是音者・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舍利弗・其佛國土・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### (三) 行樹演法

這部經在正宗分裏面先講依報莊嚴，接著講是「眾鳥演法」，不但眾鳥可以演法，就是在極樂世界的寶樹和寶樹上的那些羅網，都可以演法，這段經文是講「行樹演法」。

釋迦牟尼佛又喊「舍利弗」說：「彼佛國土」，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怎樣呢？「微風吹動」，極樂世界的風與我們這世界的風不同，這世界的風有颱風、冬天的北風（寒冷的風），在美國有颶風、龍捲風，力量猛得不得了，對人沒什麼好的。就算春天的風好一點，也只是一種作用。在極樂世界的微風就不同了，微風吹動「諸寶

行樹」，微微的風（風不大，很適合人的感受）吹動那些寶樹——樹上都是諸寶（諸寶行樹），「及寶羅網」，還有樹上、天空裏網的那些羅網。風吹動寶樹、羅網，然後「出微妙音」，我們前面講過有七重行樹、七重羅網，羅網上面掛寶鈴，微風一吹，寶樹及羅網上面很多的寶互相微微地搖動，發出微妙的聲音出來。

出微妙音是發出微妙的聲音，什麼叫「微妙」呢？這裏包含的意思很多，微的意思是聲音非常柔和。不像我們娑婆世界的風，吹起來聲音很大，聽起來讓人耳朵受不了，強大的風給人帶來恐怖感。極樂世界的風聲是「微」——微微的，聲音非常柔和。也就是說，娑婆世界的任何聲音都比不上它，這是微。「妙」呢？所謂妙，在我們世間就找不到了，妙的意思是在它的聲音裏包含很多意思。譬如在我們娑婆世界聽到風的聲音，大概想不出風的聲音裏包含有什麼意思。但極樂世界的風聲裏包含很多什麼意思呢？在聲音裏就包含很多法，前面講眾鳥的鳥叫聲裏含有三十七道品，微風吹動寶樹及寶羅網，所發出的聲音也有說法，有種種的法在裏面，所以是妙。微妙這兩個字總括起來講：所說的法包含很多，詳細地說，三十七道品就包含八萬四千法門，妙用無窮的，思想起來，就不可思議，所以微風發出微妙音，

微妙音就是不可思議。

接著說微妙音「譬如」——好像，「百千種樂」，幾千百種音樂，音樂不止一種，有幾百、幾千，百千種那麼多的音樂，那麼多的音樂「同時俱作」，同一個時候在那裏演奏，發出聲音。為什麼需要音樂呢？比如中華文化，孔夫子是聖人，固然重視禮樂，注重音樂教育；孔子以前，中國的聖人，堯、舜就注重音樂；堯、舜以前的古代聖人沒有不注重音樂的，為什麼？音樂這種藝術能夠使一個人聽了之後，心理就平和下來，就合乎修道。一個修道人最怕什麼？感情用事，在高興的時候，高興得沒有節制；苦悶的時候也沒有節制；跟人家吵架、發脾氣的時候也沒有節制，這都會壞事情。而聽了音樂以後，喜、怒、哀、樂這些煩惱，自然而然就平下來。所以中國自古以來，歷代聖人，尤其是孔子，他老人家在教化的時候特別注重音樂教育。而中國聖人所注重的音樂是純正的好音樂，比如在尚書裏講「八音和諧」，八種音聲能夠和諧地在一起，能夠調和得很好，才能改變人的心理，不是這樣的話，那種音樂就不合乎聖人要求的音樂。

不合乎聖人要求的音樂是怎樣呢？一種是挑起人好殺伐的心理，古時候在邊塞

地區，在戰場上那種音樂奏起來，就能鼓動人的心理衝鋒陷陣殺敵，這是那種音樂。再者是靡靡之音，那種很萎靡的音樂，叫人一聽，引導人走向壞的思想上去，叫人精神不能振作。這兩種音樂，都是音樂教育所不採取的。可是後來，尤其到了現代，中國古代的音樂沒落了，大家都採用西洋音樂。西洋古典的音樂也還不錯，但是現在那些流行音樂，不是殺伐之聲，就是靡靡之音，不但不能改善人的心理，反而引導人心犯罪。所以在我們這個世界，音樂是有，但怎樣也沒辦法跟極樂世界的音樂比，不但不能跟極樂世界的音樂比，也不能跟天上的音樂比，天上的音樂，像欲界天的音樂，一層比一層好，不管天上的音樂好到什麼程度，如果要跟極樂世界的音樂比，還是相差太遠，所以說極樂世界的音樂比什麼音樂都好。那樣好的音樂有千種，而且百千種的音樂同時俱作，怎麼同時俱作呢？比如在我們世間，中國音樂、西洋音樂都有交響合奏（西方有交響樂，中國古代也有各種樂器在一起合奏），中國也好、外國也好，樂器也不過是幾種，不會很多的，在極樂世界它有百千種樂那麼多，同時在那裏俱作。講是這樣講，若身臨其境的話，那就不得了，想想看，那麼多音樂同時俱作起來，那是什麼樣的境界。

音樂是微風吹動樹、羅網發出來的，樹、羅網、微風都是無情，前面講的鳥是阿彌陀佛變化出來，那是有情的。所以祖師注解：無論是有情的眾鳥、無情的微風，同時在那裏宣揚妙法。換句話說，在極樂世界，鳥會說法，以及風、樹、一切的一切都會說法，說什麼法呢？前面講三十七道品，依藏、通、別、圓來分，從淺處到最高的深妙處，這樣一研究起來，有無量的法門。無量的法門藉著風聲、鳥語，鳥語聽起來很悅耳，風聲是音樂，聽起來更好聽，那麼多的法門就藉著美妙的音聲演唱出來。你看那是什麼樣的環境，這是「宣法之二」講表裏的「風樹作樂、微妙法音——聞正法樂」。

「聞是音者」，在極樂世界的所有眾生，聽到微妙的音樂，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」，自然就生出了念三寶的心——從心裏面來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前面眾鳥演法說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，這裏這段是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」。這兩句注意變動的兩個字：一是「皆悉」、一是「自然」，在經文裏，稍微調整一、兩個字，意思就大不相同。不同在那裏呢？前面的「皆悉」，我們修淨土宗的人，在娑婆世界要念佛才能往生，往生到了極樂世界之後，還要念佛——皆悉念

佛，還要皆悉念三寶。為什麼到了極樂還要念三寶呢？證明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念佛的程度還不夠，勉強能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到了那裏之後還要再念，憑什麼再念呢？就是聽了眾鳥演的那些法，我們在這個世界也聽過那些法，雖然聽過，因為淨土法門是難信之法，在這個世界退轉的太多了。一方面聽，一方面環境還拉著我們向後退，所以到極樂世界還要再聞法，因此說「皆悉」。皆悉是什麼呢？悟——真正大徹大悟，說實在的，我們在這個世間只是念佛，沒有悟，所以要做「帶業往生」。往生到那裏後，還要悟，聽了眾鳥演法以後，才能真正開悟，所以叫做「皆悉」。悟了之後，繼續再聞法，這是由微風吹動寶樹、羅網所發出的音聲，這又更進一步地再聞法，聞了之後，就到「自然」的時候，不起念則已，一起念就是三寶。

三寶有別相三寶、一體三寶。所謂別相三寶，普通講：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是佛寶；三藏十二部所講的意思就是法寶；一定要出家的和合眾，現出僧相，才是僧寶。講到一體三寶，一般人在這世間就不敢承當了，一體三寶就是佛、法、僧三寶都在每個人的自心裏面，自心具有一體三寶。到了極樂世界，聽到風、樹的微妙

音之後，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」，這個心完全圓融到一體三寶中，這是什麼境界？這是證的境界，證是證道。前面的「皆悉」是悟道，這裏的「自然」是證道。這是「宣法之二」表裏的「自念三寶——得正念樂」，說法莊嚴到這裏結束。

我們回溯一下，前面的經文結構非常嚴密，經文一開始就說極樂世界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一切苦都沒有，只受一切樂；在「依報莊嚴」中，前面都已講過，有那些樂、沒有那些苦。在「說法莊嚴」這兩段中，眾鳥六時演法的時候，是聽到「正法」的樂，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是聞道後念三寶，這是得了「正念」，得到真正念三寶之樂。我們在這個世界上，各位是老修行、老念佛、老菩薩，念佛念下來就覺得很歡喜，感覺到歡喜就是得到正念的樂；剛開始念佛的人，大概就沒有這種情況。而在極樂世界就能夠得到念三寶正念的樂。

還有經文裏講「無三惡道」，這不要平淡看過去，以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我們要曉得：在這個世界就是苦在三惡道，在人世間造了惡業，現在不知道，到了命終的時候，一墮三惡道，那是苦不堪言。在極樂世界無三惡道，沒有墮落的苦。所以互相對照看看我們這個世界，過去多生多劫種了善根，所以在這一生命遇到了念佛

法門，而且學得很純粹，這是了不得的殊勝因緣，必須在這一生求得往生。如果這一生不能往生的話，，就算不墮三惡道，再到人間來，人間的佛法隨時在變，道場的道風隨時在變，講的法門能不能夠很純粹地學淨土法門，一心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？這不容易，再一轉世，轉到人間來，也不知道轉到那家去。現在的家庭問題多得很，做了問題家庭的子女，別說學佛，本身的問題太多太多了。假如不學好的學向三惡道裏去，，所以就算到人間來，也是非常痛苦的。想再一轉世，想到人間來學佛，學得這樣純粹的法，誰敢保證？所以必得在這一生求得往生。何況現在全世界大家都講民主、講科學，但是人的意識不管怎樣民主，那個國家的領導人跟另外的國家意見合不來，動不動戰爭就發生，戰爭一旦發生，不知會死多少人，不管有理由或沒理由，侵略者不必說，就是師出有名——為制裁侵略者而出兵，也會死人，死的那些人都是無辜的。而這次戰爭結束以後，將來就永久沒有戰爭了嗎？只要人的心靈有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在，尤其是有了傲慢心，現在這些人都由傲慢心引起的，自己以為了不起，一個想做英雄，另一個不讓他做英雄，大戰就起來了，將來的世界一定是一天一天惡化下去。相對地看一看，極樂世界那麼好，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，不管我在這世間，現在學佛環境多好，再好也比不上極樂世界，一定要

求往生西方去。

了解前面講的這些事實，我們一定要求往生，修的法門就是念佛，要信、願、行；信願行要學得很快，要有把握的話，要懂得道理，「理」當然比較難一點。經文講「舍利弗，其佛國土，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」佛就喊舍利弗說，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裏面，成就了如是功德莊嚴。「如是」這兩個字，指的就是前面的眾鳥演法、行樹演法那些種種的功德莊嚴。這裏祖師的注解是拿理來注的，我們懂了理，對於念佛要求得一心不亂，那就好得多了。還有我們念佛的人，既是學淨土宗，大家都有這個意願——都發願求往生。只是大家雖有意願，但也很著急：怎麼往生呢？什麼時候才能得一心不亂呢？就是不得一心不亂，換句話說，能夠把惑伏下去，像雪公老師在世所講的：「只要大家念得熟。」要念得很熟也就不錯了，但我們現在還沒有熟。念「熟」也不容易，「熟」是什麼？一動念就是佛念出來。不管人家對我是好是壞，恭維我也好、當面罵我也好，我第一個念頭起來，不理會人家，第一個念頭起來就是佛號，這就是熟；能夠這樣熟，到臨命終了的時候，種種的障礙、種種的痛苦，都能夠拔除，這就是熟。我們現在可以時時刻刻來提醒自己：熟了沒

有？要想「熟」、要想得「一心不亂」，必須明瞭這個理。

請看第一八〇頁講表，「依報說法莊嚴」，這「依報」以及「說法」，這兩種「莊嚴」（成就如是功德莊嚴）綜合起來講。前面所講的四土莊嚴，就是凡聖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淨土。四土莊嚴，依報包括說法在內，從那裏出來的？一個是「佛心」，阿彌陀佛用他的心造就成功的；再者是「生心」，眾生的心合起來，跟佛共同造成的。在佛這方面，是用佛的「願行所成」，什麼是願呢？阿彌陀佛在因地的時候（在未成佛之前），《無量壽經》裏說，當初在因地的法藏比丘，發了四十八願，對當時的佛（世自在王佛）發的。世自在王佛給法藏比丘介紹了兩百一十億的佛土，那麼多佛的國土，每個國土都有每個國土特別的好處。介紹完了之後，法藏比丘了解了，經過長期修行（就是行六度萬行），修到相當程度後，就參照兩百一十億國土，把各國的優點集合起來，造成現在的西方極樂世界。他的大願大行造成極樂世界，當然他是成了佛的，佛有三身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法身，講法身有「依報」及「說法」莊嚴，願與行是在因地的大願大行，修成功證到了法身；我們每個眾生都有法身，但有什麼用處？沒有用處，因為法身沒有顯出來，阿彌陀佛以

他的大願大行修行成功，「法身所現」，法身完全顯出來了。

一般講「法身無相」，法身是沒有相的，這是一個意義；另外一個意義，法身不能說沒有相，「法身有相」，在《法華經》裏就說法身是有相的。無相有無相的道理，有相有有相的道理，所謂法身「無相」，指什麼呢？「無」是指遮蔽法身的煩惱——煩惱障、所知障，法身絕對沒有煩惱障、所知障；有煩惱障、所知障這些煩惱，各種相就出來了，這些相是什麼呢？這些相都是假相，我們所見的山河大地（依報）及本身這個身體（正報），這都是煩惱業報現出來的，這是法身嗎？法身有這些相嗎？法身絕對沒有這些相，這是污染的、有障礙的，法身無相指的是沒有這些相。法身有相，「有相」指的是什麼？這些煩惱障、所知障，照天台宗的講法，就是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把這些惑徹底斷得乾乾淨淨，然後顯露出來的妙相，那個妙相就是全體法身，即法身有相，有相就是有妙相。

我們知道這個以後，「法身所現」，這一句就好講了。你要是不了解「法身有相」，「法身所現」現什麼呢？極樂世界整個依報——整個世界以及世界裏的眾鳥、行樹、微風等等，無一不是阿彌陀佛的法身顯現出來的。換句話說，你見了極樂世界的一

花、一草、一隻鳥，或七寶池的八功德水，每一樣都是阿彌陀佛的法身。我們了解這個，要知道法身不只現極樂世界，法身是無窮無盡、無量無邊的。就「事相」上來講，從我們這世界要經過十萬億的佛土到西方極樂世界；從「理」上面來講，阿彌陀佛的法身，不但在那裏（極樂世界），也在我們這裏，只要我們念佛的程度到了，當下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。了解這一點，我們以信願心來念佛——深信、切願，一句佛號提起來的時候，就是見到法身。古代祖師念一句佛，佛號裏面就現出一尊佛出來，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，都是從理上面顯出來的。

佛的法身所現的那種莊嚴清淨的世界，我們要往生到那裏，要怎麼往生呢？各位看「生心」，生心就是眾生的心，我們都是眾生，一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也造成了極樂世界的莊嚴，也跟佛的莊嚴是一致的。我們眾生的心怎麼成就極樂世界的莊嚴呢？這就是「淨業所感」，我們修淨土宗、修念佛淨業。這裏的淨業就是經裏講的「信」，要深信，深信這個理（怎麼深信，前面講過，有六種信）；再者就要發「願」；然後就是持名念佛——「行」，這就是「淨業」。我們按照這個淨業去修行，就能使身、口、意三業都清淨。這淨業是能感——能與感應；「所感」指的什麼呢？所感指的是

西方極樂世界，只要我們按照這個方法，三業清淨，依信願行去修行，就能感應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「淨業所感」的道理，祖師就以唯識學來解釋，就是「唯識所變」。怎麼變呢？我們了解了西方極樂世界那樣好，後來再講阿彌陀佛的正報那樣好，我們的心就跟攝影機一樣，就以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、正報莊嚴做風景，我們的心一照的時候，如攝影機一按，就照到我們的心裏面來。我們的心就造成跟極樂世界完全一樣，這是我們唯識藉著極樂世界顯出來的。從另外一方面講，所有的凡夫眾生以及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，都在佛的心裏，也都在佛的法身裏。就佛那方面來講，佛心裏面時時刻刻都有我們這些眾生，佛的心和我們眾生的心互相感應。這裏要注意的是：二力法門，互相感應；普通法門是在這個世界斷見思惑、斷塵沙惑、斷無明，斷除乾淨後，在這個世界當下成佛，其他各種通途法門都是如此。我們念佛法門是什麼呢？求往生。這裏講唯識所變，往生還是要我們心理將它轉變，心理不轉變還是往生不了的，所以這裏的「唯識所變」是就往生講的；往生之後，我們這個唯識所變的心，跟阿彌陀佛法身所現的環境打成一片，共同在一起。

還有一點必得要了解：有人看了禪宗的文字，也不照禪宗去了解，更不了解淨土宗念佛這種不思議的理。他只是講：「萬法唯心，自性彌陀」，就在這個世間建立人間淨土。他講這種話，他也沒有辦法斷見思惑，連見思惑都不懂，這麼講一講，只是阻止人家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種說法就是魔說。他連普通法門也夠不上，純粹是魔說；他也講「心」，他指的心就是我們第六識的心，經文講「六塵緣影」——攀緣假影子的第六意識的心，他把那個當做是真心，就是魔說。

我們在這裏說佛心、生心、所成、所感、所現、所變，換句話說，「四土莊嚴」都是佛心、生心所共同成就的莊嚴，總結一句話，就是「萬法唯心」。萬法唯心特別要注意：唯心上加了萬法，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；了解這道理，不論任何一個法，當下就是心，就是法身。明瞭這個理的時候，我們念一句佛號，佛號是不是法呢？萬德洪名當然是法，一花、一草都是法，萬德洪名怎麼不是法呢？念一句洪名，當下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；我們以至誠懇切的信願心念的話，念一句佛就見一次法身，所以古人說「一念相應一念佛」，那麼我們臨命終了往生的時候，還著急什麼呢？不用著急，只要現在如法這樣修行的話，也不會感覺到十萬億佛土那麼遙遠，

在理上講「一毫端都不隔」，沒有隔著一毫端。今天講到這裏，這個特別重要，明瞭這個之後，我們往生一定有把握的。這個理按照《華嚴經》來講，叫「事事無礙法界」，是境界最高的。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
【二】

一  
二  
三  
四

## 第二十三講

舍利弗・於汝意云何・彼佛何故號阿彌陀。舍利弗・彼佛光明無量・照十方國・無所障礙・是故號為阿彌陀。

這部經從開始——序分；序分前面有五重玄義；序分講完就講正宗分。正宗分開始講「依報莊嚴」，就是講環境，任何世界眾生都有生存的環境，極樂世界也是。那個世界的環境講過之後，講「說法莊嚴」，特別是講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也就是「三十七助道品」，以及講依報莊嚴都非常重要。換句話說，釋迦牟尼佛在講經的時候，就是讓我們先了解極樂世界的環境多麼好，然後我們在娑婆世界的眾生，才肯發願要求往生到那個世界去。這個娑婆世界無論好到什麼程度，也沒有辦法跟那個世界相比。就算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他可以把居住的生活環境，仿照極樂世界佈置得非常好，也沒有用，為什麼呢？這個世界是萬法無常的世界，等他把環境佈置得那麼完美的時候，壽命不等待他，這就不行。所以要了解：極樂世界依報那樣好，說法又那樣好，有阿彌陀佛在那裏教化，整個世界也都是由

他的願力造就的，因此接著講「正報莊嚴」。

### 三、正報莊嚴

所謂正報，任何眾生有這個身體，這就是正報。不過，這個世界上的眾生，正報是業力造成的，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以及那個世界裏的眾生，都是願力造就的。

首先，釋迦牟尼佛就叫「舍利弗」的名字，問：「於汝意云何」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「彼佛」，指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，「何故號阿彌陀」，為什麼那尊佛號阿彌陀？這個名稱？這一問在經裏是非常特別的，我們看其他各經，各尊佛都有名號，都沒有這樣特別提出來問一下。為什麼這部經裏，釋尊要特別提出這個問題——為什麼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有重要的意義。

佛有名號，就如任何人都有名字，有名字幹什麼呢？方便於人家稱呼，在跟人家來往的時候，或者我們喚人家，或人家稱呼我們，必須有個名字，沒有名字的話，就太不方便了。有了名字以後，我們叫某某人，他馬上就答應了。不在場的話，提某人名字，我們一般人都聯想到說的是某某人，名字有這種作用，便於稱呼的。所

以在中國古時候，往往一個人，人家送他的號，就按照他這個人是文人或武將或他有什麼樣的能力，適當地給他一個名號來代表他這個人。阿彌陀佛的名號叫「阿彌陀」，這三個字就不得了，不是我們普通人任何一個名稱、任何一個號能夠跟這三個字相比。

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，如果照祖師的解釋，是包括一切的。如果依照密法來講，是全部的總持。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就是一個咒語，意思包含一切。我們簡單說，就是萬德萬能。所謂萬德，也就是佛家常常說的大慈大悲，一切的慈、一切的悲，大得無限度，它統統包括在內，任何一個法都包含在內；萬能呢？不論任何事情，千變萬化，能力太多，都超不出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的範圍。換句話說，「阿彌陀」這三字，代表一切的德一切的能，代表一切的；「阿彌陀」三個字代表阿彌陀佛全總持的德能，從這裏可以了解，它既是包含一切德、一切能，那就是說，一切都在它的包含之中。我們就想到宇宙的虛空有沒有邊？虛空無邊的，你就是把虛空盡量地找，無盡的虛空還算是有限的；再講到法界，就是一真法界，更是大得不得了，就是盡虛空遍法界，無不是「阿彌陀」，「阿彌陀」就是包含這麼廣大。

那麼諸位要問：阿彌陀佛這麼萬德萬能，說實話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？當然有關係，我們人人都有佛性（也就是本性），阿彌陀佛所以涵蓋這麼廣，它完全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全部都是本性。我們每個人都有本性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也是萬德萬能，既然我們都是萬德萬能，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是在六道之內？在娑婆世界這樣無常的世界？就因為我們每個凡夫有萬德萬能的本性，自己迷了。為什麼迷呢？有一層一層的煩惱把我們的本性蓋住了，我們自己不覺悟，這些煩惱多得很，說起來太多了，簡單說，就是有貪、瞋、痴，沒辦法用得上自己的本性。所以阿彌陀佛是那樣的萬德萬能，我們是這樣的一個德一個能也沒有。這個世界上的眾生只知道造業，所以《地藏經》裏講：「閻浮提眾生舉心動念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。」所謂舉心動念，凡是起一個念頭，沒有不是在做惡的事情。即使想做善事，古人講：「為德不純」，做善事也不是很純粹的，他希望善事做出來，將來得到很好的回報，能夠這樣也就不錯了。何況連有善心的人也少之又少，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貪、瞋、痴這些心理把本性蓋住了，使理性不能出來，而在那裏造業，因此我們這個世間萬法無常，隨時在變。變來變去的超不出六道，大家在這裏受苦，找不出一個辦法把苦脫離。佛說這些法門（八萬四千法門）無非是叫眾生脫離這些痛苦，而八萬四千法

門中特別的法就是這部經所講的，特別在那裏？

普通法門，無論是參禪、持咒或修止觀，工夫都不是一般人能夠用得上的，而且時間要非常長久，而念佛法門特別在那裏？很快，為什麼很快就能夠成就呢？最重要的就是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，「阿彌陀」的意思是萬德萬能。我們每個眾生本性裏也都是萬德萬能，既是本性都萬德萬能，沒有外在的緣引不起來我們內在的德能，就如同木料，它含有火在裏面，它自己不能自動燃燒，必得要有外面的火引起來，它才能燒得出來。那就是說，我們一稱呼阿彌陀（口裏一念，心裏這麼一想），就引發我們自己內在的一切德、一切能起現行。日久天長這麼念，外邊的緣、內在這樣引發，慢慢地你就能夠斷惑（斷見思惑，貪瞋痴慢疑的惑）。所以在這部經裏，講若一日、若二日，以至若七日，工夫好，七天就能證果，經裏明明白白這麼講。如果沒有這種特殊的功用，你想七天證果，那個法門能夠辦得到？就算是參禪，那是最高的法門，他要大徹大悟，要幾個大死一番，一次大死一番不夠，二次、三次……破了多少重重的難關，然後才開悟。開悟了還要證，還要從事實上去修，把煩惱一層一層地去掉，他才能夠證果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。所以念佛法門真能用得上工夫。

的話，工夫好，念佛七天就能證果，得到一心不亂。它特殊在那裏？就是因為佛號「阿彌陀」這三字包括阿彌陀佛的大願力，使我們念佛的人都能夠得到這種功用。所以在經裏講到正報莊嚴時，釋尊就問「彼佛何故號阿彌陀」，有這個用意——讓我們要相信阿彌陀佛有這樣的德能，有了這個信心的時候，我們念佛就有力量。

這一問，舍利弗還是不知道怎麼答，佛接著自己答（自問自答）：「舍利弗，彼佛光明無量」（後面一段還有壽命無量），解釋「阿彌陀」的涵義。「阿彌陀」是印度文翻譯過來的名詞，當然在我們中國，只講這個音不了解什麼意思，但是在印度，釋迦牟尼佛不講的話，大家也不容易了解，因為它這裏面涵義非常廣泛，「阿彌陀」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勉強可翻為「無量」二字，是什麼無量呢？沒有辦法一條一條地列舉出來，宇宙間的萬法太多了，萬法並不是一萬條，這是代表一切的名詞，宇宙間的事物數都數不清。無量就代表一切，太廣泛了，不得已，佛用兩個要點解釋無量：一個是光明無量，一個是壽命無量，這兩個就代表一切。為什麼呢？我們普通講，光是光明，光明是照所有世間，都能照透，普遍地橫遍十方。就空間來講，就是一切的世間，這光明都可以包括盡了。也就是所有的世間，那一尊佛的世間都在

這大光明之內，這是就空間來講。壽命是就時間來講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過去找不到一個開始——無始，未來也沒有一個終了的時候——無終；豎——從直豎講，時間豎窮三際（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這三個分立的時間），一直貫串到無始無終的，這是壽命。這就是說，光明代表空間，壽命代表時間，空間是無盡，時間也是無窮，時空整個說起來是無窮無盡，這就是一真法界。

現在世界上任何大科學家、大哲學家，你叫他研究時間、空間看看，研究到最後，時間找得到找不到一個開始、一個終了？空間找得到找不到一個邊際？他再大的能力，就他現有的世間學問，是沒有辦法的，為什麼呢？凡夫的學問、凡夫的心量太有限了，你不研究佛經的時候，學問就限制在那裏，只有那麼一點點。現在世界上的學問家，別說得了一個諾貝爾獎，就是得了十個、一百個諾貝爾獎的人，如果不研究佛法的話，這個界限，他沒有辦法突破的，就因為他們不懂心法。必得要懂得心法，把心量一放開，眼界大開，那就不同了。所以我們看這裏要特別注意：光明、壽命講的就是時空，時空是包括一切的。我們現在所懂的時空，只是懂得假相，還沒有覺悟；這裏所講的，必須覺悟，覺悟之後再來看時空，境界就完全不一

樣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就拿光明、壽命解釋「阿彌陀」代表無量。

### (一) 佛德攝眾

請看第一八〇頁講表，各位看正報莊嚴第一個表，佛德攝眾，就是「彌陀光壽總要」，「光明無量」這一項，佛的光明無量「具攝受加被功」；再來，「具除障開智德」。攝受——攝受一切眾生；加被——以他的萬德萬能來幫助，加在眾生的身上，使眾生也能夠得到這種光明；除障是除的什麼障？就是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種種煩惱障，還有所知障（那就更多了）；開發智慧光明就有這些作用。為什麼阿彌陀佛的光明能有這樣的功德呢？能夠攝受加被幫助我們眾生除障開發智慧？要知道這光明不是凡夫心裏所想的太陽光，白天有日光、夜間有電燈光，看起來也很光明，阿彌陀佛的光明可不是這種光明，阿彌陀佛的光明是從佛的本性裏面出來的。

本性的光明是什麼情況呢？天台宗講止觀，修止觀就是要了解我們的本性。什麼叫「止」？把一切的妄念都止下來，止到最極處（到究竟處），止得不可再止，就用一個字來形容，就是「寂」，寂就是止的意思，止是使一切的妄念、一切的雜念完全沒有，到究竟處了，就得一個寂字。「觀」呢？觀就是清清楚楚的，就好像玻

璃鏡一樣，一切的影像都能照得清清楚楚，這叫觀。觀有「照」的作用——有觀照的作用。光明是止到最究竟處（就是寂），它有照的作用。就是佛經裏常講的，寂而常照（雖是寂，恒常有照的作用）。就如我們在念阿彌陀佛，還起其他雜念沒有？念到工夫好的時候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其他的雜念就沒有了。雜念既沒有，你的心思念頭就安放在佛號上面，這就是觀，觀得清清楚楚的。換句話說，念佛也就是止觀的原則。會用的時候，一句佛號一提起來，智慧開發出來，煩惱就消失掉了，這就如同：凡夫的心好像一個很黑暗的房間，當電燈一亮，黑暗馬上就沒有了。光照到的時候，暗隨著同時沒有了。我們念佛只要一提起佛號的時候，內心裏的雜念煩惱立刻就消失。當然我們工夫還沒到斷惑的時候，一提佛號，心裏的煩惱就不起現行，就把它壓下去了。一直念，自己心裏萬德萬能的光明，就和阿彌陀佛的佛號能夠感應結合在一起，因此念佛人要能夠這樣念。我們老師在世的時候，佛七開示講到最後，總是說：「放下萬緣，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。」萬緣是什麼？人的心裏到這裏攀緣、到那裏攀緣的那種妄念，放下萬緣，把種種的念頭（妄念）放下，不要攀緣。堅持住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，這就能得到止的工夫、寂的工夫。寂能止到極處，智慧光明就跟阿彌陀佛萬德萬能無量的光明，能夠合在一起感應道交，這就是「攝受

加被除障開智」。

假使我們不念佛，或者念佛像古時候大德所講的「口裏念佛心散亂」，那就沒有用，加被不上；佛的光明再無量也加被不上，必得我們自己知道怎麼用功，一直都這麼用功，阿彌陀佛無量的光明立刻就加被給我們，我們的智慧就立刻能夠開發出來，障礙一切就沒有。果然往這裏面去研究的話，我們念佛，想想看，為什麼後面說「若一日……若七日」就能得「一心不亂」，一心不亂是真正斷惑，不是伏惑。我們雖然沒有到斷惑的程度，但是能夠伏惑也就不錯，初步得到這種工夫，在人世間的很多煩惱，我們也就不會有了。

阿彌陀佛的光明有「寂而常照」，這種意義剛剛講了，我們念佛就能受到佛的加被。要問為什麼能受到佛的加被呢？佛為什麼我們念念他，他就來加被我們？光明還有另外的一個意義，就是佛跟我們眾生特別有緣，佛的光明能夠隨緣，如果佛的光明沒有隨緣這種德，我們怎麼樣念也不行，他的隨緣與我們眾生隨緣不同的。凡夫要是隨緣的話，善緣還說得過去，假如是惡緣的話，跟壞人學，跟壞人在一起，那就不得了。佛的隨緣，還有一個特別——不變的，不變指的什麼？就指前面講的寂

而常照，不管他的光明照射到無邊無際，他自己的光，安安靜靜的，入了大定一樣，不會變的，這叫「不變隨緣」。他永遠不變，只有光明；不管世間眾生怎麼壞，到他那裏，他只有教眾生轉好，眾生不會把他的光變壞，他不變的，就是這樣不變而永久地在隨緣，以不變隨緣的意義來加被眾生，幫助眾生開發智慧，「寂而常照不變隨緣」就是佛的心要（心法），這是解釋光明無量的意義。

接著經文說：「彼佛光明無量，照十方國，無所障礙」，那尊佛的光明不可限量，能普照十方世界那些佛的國土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換句話說，阿彌陀佛的光明可以照到十方世界的國土沒有障礙。這兒要再分析一下：「光明」，佛有三身，一個是「法身」，法身就是佛的本性（我們每個人都有本性），法身「光明無分際」，沒有分別沒有界限的一片光明；再者，「報身」，法身、報身前面講過，不必細說，報身是修得的。修得的報身「光明稱真性」，稱是符合，真性是一真法界、真如本性，報身雖然不是法身，可是報身的光明既是修得的，跟法身也完全一致。它的光明也跟真如本性完全相稱（完全一致），法身、報身這兩種光明，「諸佛」都是完全相「同」的。釋迦牟尼佛、東方藥師佛、西方阿彌陀佛，以及未來的彌勒佛，只要是佛都是一樣。

第三是「應身」，所謂應身是什麼呢？我們眾生跟佛有緣，佛來應我們，眾生跟佛兩者有感應，有感應而現的身叫應身佛。應身佛所發的光明就有不同了，不像前面的光明——法身是無分際的，報身是稱真性的，佛佛都是相同。應身的「光明有差別」，是「諸佛不等」，不等不是光明的質不同，本質光明都是一樣的，是與眾生的感應不同，這是諸佛不相等的。其他各佛的光，照印度講的，有一由旬（由旬是計算里程的），有的十、百、千由旬，這還是小，或者是照一個世界（指一尊佛所教化的大千世界），或者是照十個大千世界，一百個、一千個大千世界都有，但都是不相等的，有的多、有的少、有的遠、有的近，完全是看眾生所感到的程度來分，還有各尊佛的願力也不一樣，所以光明不相同的。阿彌陀佛光明特別的地方（法身、報身的光明，阿彌陀佛跟諸佛是一樣，沒有什麼不同），就是應身光明，這是他特別的地方，他比任何一尊佛照得都要普遍，所以說「唯彌陀普照」，這是指阿彌陀佛的應身光明能夠普照。照十方國無所障礙，指的就是應身的光明。

為什麼諸佛光明不像彌陀這樣，只有阿彌陀佛應身光明這樣普照？這是由於有願力在當中，因為阿彌陀佛在沒有成佛之前（還是法藏比丘的時候），他在當時的佛

(世自在王如來)面前發了四十八個大願，當中有一願(就是第十二願)，他說：「設我得佛，光明有限量，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，不取正覺。」這意思是說，假使他成佛以後，他的光明就要能夠照到百千億那由他(不是百、千、億，而是百千億那由他，那由他這個數目字不必說，更多了)的佛土，一定要普照那麼多佛的國土，他有這樣普照的光明，他才成佛。沒有這種普照的光明，他誓不成佛，這是在因地修行的時候，發了四十八願當中的一願，就是他將來的光明不像別的佛有限量，他是無限量的，這是根據他的願力來的。

還有一點我們要了解，既是法身、報身光明都是無量，每尊佛都是這樣，那我們學佛的人只要跟任何一尊佛的法身、報身的光明接觸就好了。不行的，佛的法身、佛的報身不是普通的凡夫眾生能夠看得到，能夠感應到的。我們所能感應的只有應身佛，所以我們念佛跟佛的光明能夠感應只有應身佛，而應身佛只有阿彌陀佛的光明無量，因此我們念一句佛，就能夠感應佛的光明來給我們加被。

經文講「彼佛光明無量，照十方國，無所障礙，是故號為阿彌陀。」把光明的意義解釋到這裏，因此叫做「阿彌陀」。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
【二】

## 第二十四講

又舍利弗・彼佛壽命・及其人民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・故名阿彌陀。

正報莊嚴，首先是講極樂世界的教主——阿彌陀佛，接著後面就講極樂世界的那些大菩薩，還有往生極樂世界的人民。

阿彌陀佛的正報莊嚴，在前面那一段開始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就問：「彼佛何故號阿彌陀」，然後接著就解釋：「彼佛光明無量，照十方國，無所障礙，是故號為阿彌陀。」現在開始講彼佛壽命無量，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就是無量，有那些無量呢？一切的法——包含的一切都是無量，就以簡單的兩件事情做代表——一個是光明、一個是壽命。就空間方面來講，光明是遍虛空的；就時間來講，壽命是豎窮三際的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永恒的，。換句話說，「阿彌陀」又光明又長壽，就是包括了整個空間與時間，就由時、空代表一切，包含一切了。由此可知，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就是「萬德萬能」。

我們都知道學佛，研究佛理很重要。講到這裏，「阿彌陀」的意義，這部經最

重要的義理就在這裏。我們看這光明（前面講光明無量）可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，從太陽發出來的光——陽光，這個陽光粗淺得很，它是由器世間、由物質方面發出來的。阿彌陀的光明是從那裏發出來的呢？阿彌陀佛的光明是從法身，也就是從佛的本性裏發出來的。

我們知道本性是「如如不動」的，諸位研究佛學都了解，本性是如如不動，是靜態的。既是不動，那它起什麼作用呢？放光——一片光明。因此要講法身的相在那兒？我們看不出來，所知道的就是一片光明。佛法裏面如如不動的靜止狀態，我們用一個「寂」字，光明就用「照」字（觀照的照）來解釋：「寂而常照」，如如不動的，可是放的光明，永恒地照遍一切法界，這是光明。這個光明是永久地在照，永久在照的同時又是非常安靜的，它雖然是光，但這種光是不動的，跟止觀的「止」一樣，非常安靜；也就是在這光當中，你就體會出來一個「寂」，就從光明觀照（一片光明當中），你就體驗出來非常安靜，就是「照而常寂」，它雖然放光，光是永久在那兒照，永恒在那兒是安靜的，這就是照而常寂，這是從心性發出來的。心性（本性）的光明永恒地遍照，又安靜地「止」在那裏，就這個意義來講，叫做「壽命」。這

個壽命（壽命是就時間來講）長到什麼程度呢？無始無終的，沒有一個開始，也沒有一個終了。所以這個光明遍照是在那兒永恒地照，就這個意義來講，這是阿彌陀佛的壽命，永恒地在那兒照，就叫「壽命無量」。

我們知道佛有三身，第一是「法身」，剛才講法身是如如不動、不現相的（看不出相）。其次是「報身」，是經過多長的時間來修行，修成功成佛了，這就叫報身。這個報身也不是凡夫能夠看得見的，必得要大菩薩（地位很高，證果位的那些大菩薩）才能看得見佛的報身。凡夫所能看得見的，只有佛現出來的「應化身」，所謂應化身是什麼呢？是應我們眾生的程度（根機）現出來的，這叫應身佛。所以佛有三種身，壽命就有三種不同的情況。

佛的壽命——就是前面講的「光」，永恒地在那裏照，就這個意義來講叫做「壽命」。法身的壽命「無始無終」，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終了，這是法身。報身的壽命呢？「有始無終」，為什麼有開始呢？因為佛在因地（在未成佛以前，修行的時候就叫因地）的時候，要修滿三大阿僧祇劫成功才成佛。什麼叫成佛？就是開始的時候，先把見思惑斷除，然後塵沙惑一層一層地斷除，最後把根本無明徹底斷除，除得乾乾

淨淨的，到了根本無明一絲一毫都沒有，完全斷得乾乾淨淨之後，就在那個時候成佛。成佛就是所有根本無明都沒有，都斷乾淨，那就跟法身完全一致了，這叫開始。所謂始，是就成佛這個意義來講，說是有始——得了報身。成了佛之後，報身的壽命究竟有沒有結束的時候？報身沒有結束的時候，沒有終了，成了佛就永遠是佛了，是無終的。那麼應身佛呢？「有始有終」，譬如說我們這個世間，兩千多年前，釋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、出家、修行、成佛，然後說法，最後滅度，這就是應身。應我們這個世間那個時候眾生的因緣、根機而出現的。一旦機緣不存在，釋迦牟尼佛這一期的教化圓滿了，就不再住在這個世間，滅度了，滅就是有終，這是就應身來講。你若要問釋迦牟尼佛的報身還在，他並沒有滅，所滅的現象只是就應身來講的。

我們了解這個以後，知道壽命也跟前面說的光明意思一樣，分成三個身——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。就每一尊佛來講，都有這三身。就法身、報身這兩種身來講，「諸佛同」，都是一樣。諸佛（無論那尊佛）的法身壽命都是無始無終，報身壽命都是有始無終，任何一尊佛都是如此。換句話說，就法身、報身來講，任何一尊佛都可以稱為「無量壽佛」，也都可以稱為「無量光佛」。那為什麼其餘的各尊佛都不稱為無

量壽、無量光，只稱西方極樂世界這尊佛「號為阿彌陀」，號為無量壽、無量光呢？這很特別，不是指法身、報身講的，是專門指應身，因為應身「諸佛不等」，各尊佛不相等，有的壽命長，有的壽命短。譬如釋迦牟尼佛的應身（就是兩千多年前在印度），在當時人的壽命平均可以到一百歲，釋迦牟尼佛隨順眾生也是一百歲，但是釋迦牟尼佛非常慈悲，他願意減二十年的壽命給末法時代的眾生，讓末法時代的眾生壽命長一點，可以有多機會學佛法，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八十歲就滅度。還有其他各尊佛的應身，不管壽命有多長，沒有一尊佛比得上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。

阿彌陀佛的壽命這裏講「唯彌陀無量」——無量無邊，可以想見他的壽命多長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阿彌陀佛在未成佛之前，發了四十八個大願。在那些願裏面，其中有一願就說：「設我得佛，壽命有限量，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，不取正覺。」

假使我將來成佛的時候，我的壽命一定要無量的，如果是有限量的話，我就不成佛，我的壽命一定要無限量，我才成佛。我們知道願力是大得不得了。普通人的口裏說一件事情，無心當中說一件事情，不懂因果則已，懂得因果的時候，知道口裏說的就表示一種志向、一個願，就有一個力量在那裏，就是一個種子。將來這個種子成

熟，就發生它的力量、它的作用。阿彌陀佛對世自在王佛發了四十八願，其中有這一願，後來成了佛。有願必成——有願是一定能成的，所以成了佛以後，在極樂世界他的壽命就是無量——無量無邊，這個無量無邊當然不是指跟諸佛相同的法身、報身，這是指他的應身是無量無邊。

這裏講無量無邊，有一點我們要注意：前面講應身佛是有始有終，既然有終，換句話說，壽命還是有終了的時候，那無量無邊怎麼解釋？還是有終，不過這個無量無邊，在印度那個時候來講是有終的，但它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字。我們知道現在世界上的文化、學術發展進步得很快，就拿數學來講，專門研究數學的人，他們研究的數目字可以說是進展得非常快，我們普通人（不是專家）對現在的數學也很難懂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印度那時的數學就已經非常發達。怎麼說呢？請各位看講表上的「阿僧祇」，這裏的經文說：彼佛壽命，及其人民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彌陀。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」就是數目字。先講阿僧祇，阿僧祇是什麼？是印度文，翻成中文叫做無數，或叫無央數（央當「盡」講，無盡的數目字）。「阿」這個字，中文的意思是「無」，「僧祇」是數目太多太多，多得沒有辦法算，就叫無盡數。關

於阿僧祇劫——無盡數劫，「劫」怎麼講？「阿僧祇劫」是一個大劫，就時間來講，一個阿僧祇劫（請各位看講表，括弧裏有說明計算方法），就我們中國數目字計算的方法來講，以萬為一個單位，一萬萬叫做億（這是中國古時候的算法），一萬個億叫做兆，先定在這個數目字，有概念之後，下面接著說一阿僧祇，就是一千個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兆。我想各位也可以算得出來，研究數學就可以算得出來，但是要花很多腦筋才能夠算得出來。

除此以外，還有一種算法，它以人的壽命來計算，譬如以我們世間人的壽命來算，怎麼算呢？現在世間人的壽命平均是一百歲，到了某一個時候，人的壽命平均是十歲（所謂平均十歲，有的還不到十歲，有的比十歲多一點，但是平均起來，那時候人的壽命是十歲），那麼由十歲，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百年（每經過一百年）增加一歲——普遍地平均增加，一百年增加一歲，直到人的平均壽命增加到八萬四千歲，這指平均壽命長，八萬四千歲，高到極點了，這是世間人的壽命。就「劫」來講，這叫「增劫」（一個增劫，壽命逐漸往上增加——增劫）。到了八萬四千歲不能再增加了，就往下再降——減了，還是每過一百年減一歲，從平均八萬四千歲的壽命，

一百年減一歲、一百年減一歲，減到平均十歲，您想想這個結果，中間的時間多麼長，從八萬四千歲減到十歲，就叫「減劫」。把一增劫一減劫合起來，併成一個單位，就叫小劫——一個小劫。集合二十個小劫，叫做一個中劫。再集合四個中劫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八十個小劫，集合八十個小劫就叫做一個大劫，這就是一大阿僧祇劫。

這已經很難了，各位再看講表，印度那時候有十個大數目，第一個是阿僧祇，第二個是無量，第三是無邊，第四是無等，第五是不可數，第六是不可稱，第七是不可思，第八是不可量，第九是不可說，第十是不可說不可說。這十個大數，我們怎麼認識它？怎麼了解？先前講的阿僧祇，用兩種計算方法，數目已經是太多太多，我們普通人已經算不清楚了。現在再把阿僧祇做為一個基本單位，「阿僧祇阿僧祇」——一個阿僧祇的阿僧祇（加倍的），這加起來的數目叫做「無量」，無量就是阿僧祇阿僧祇，這樣累積起來的。而「無量無量」就成為第三個——無邊，數目更多了。同樣的，「無邊無邊」成為第四個——無等。這樣一個一個累積上去，累積到最後是不可說不可說。各位有時間的話，不妨算算看，看能不能夠算得出來。

阿彌陀佛的應身壽命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我們剛才了解阿僧祇、無量、無邊

都是印度的十大數之一。所以祖師注解說，這些都是大數目的名字，實際上在我們的觀念裏，應該是「有量的無量」。所謂有量的無量，還是有限量，這個有限量就是有始有終，是指阿彌陀佛的應身壽命來講的——有量的無量。

阿彌陀佛的應身壽命無量無邊，最重要的一點：在經文裏講，彼佛壽命及其人民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「及其人民」很重要，因為經文的文字很簡潔，有些字詞省掉了，若是不省略，應該是「彼佛壽命及其人民壽命」，彼佛壽命是指阿彌陀佛的壽命，而極樂世界所有的人民，除了阿彌陀佛以外，那些大菩薩、從他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的那些往生的人，不管證果或未證果，一到極樂世界，他們的壽命都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。換句話說，凡是生到極樂世界的任何人，還沒成佛之前，也都跟阿彌陀佛一樣，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。

為什麼極樂世界所有的人民都跟阿彌陀佛的壽命一樣那麼長？這在其他的世界，任何一個世界都不是如此啊，為什麼呢？這也是阿彌陀佛在過去發了四十八願，其中第十五大願說：「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壽命無能限量，除其本願修短自在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」假使我成佛的時候，在我教化國土之中的天、人，也

就是所有人民的壽命若有限量，我絕不成佛。這意思就是說，在他的國土裏面，所  
有人民的壽命都跟佛一樣，都是無量無邊。

剛才講數目的無量、無邊，其實是有量的無量，換句話說，阿彌陀佛在極樂世  
界，他的應身將來還有入滅的時候。根據佛經裏講，阿彌陀佛將來入滅的時候，這  
「將來」是無量、無邊的將來，數目盡了的時候，既是應身，應身有相（凡是有相，  
將來都有終的時候），在無量無邊的數目完了的時候——應身壽命完了的時候，當然  
阿彌陀佛還是要入滅，不過入滅的時候，不像我們這個世間，釋迦牟尼佛的應身入  
滅之後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尊佛出來，要到什麼時候呢？等到將來彌勒菩薩（現  
在彌勒菩薩在兜率天的彌勒內院，他是候補佛）到世間來。在這段時間之內，我們  
這個世界上，現在是還有佛法，但將來釋迦牟尼佛的一代時教還有滅的時候，我們  
固然覺得現在的環境不好，不過還有佛法，還可以學。等到將來滅法的時候，佛法  
統統都沒有了，那個時候的眾生更苦，苦得不得了，經過滅法，再經過若干年，等  
到彌勒佛下來成佛，這個世界才又有佛。就是在佛前、佛後，這個空檔的時間沒有  
佛，這是我們這個世間的情形。

但是在極樂世界不是這樣，「無佛前後難功」，阿彌陀佛一入滅，接著就有佛來了，誰來了？我們都知道西方三聖，三聖像中在右邊的是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是補處菩薩（跟彌勒菩薩一樣的），阿彌陀佛一入滅，接著觀世音菩薩就在那個世界成佛。觀世音菩薩成佛之後的世界名稱呢？阿彌陀佛既然入滅，世界的名稱當然不同，不叫做極樂世界了，叫什麼？觀世音菩薩的叫做「普光功德山王如來」，普光是一片普遍的光明，功德山是功德如山，功德山王——功德山之王；那麼國的名稱呢？「眾寶普集莊嚴」，所有的寶普遍地集在那兒莊嚴那個世界，實質的內容還跟極樂世界一樣，不過名稱換一換而已，所以在那時候，觀世音菩薩成佛了，還是繼續在那個世界裏面。觀世音菩薩在那個世界成佛以後，他的壽命怎樣呢？他的應身壽命無量，跟現在的阿彌陀佛壽命一樣，也是無量，無量無邊還是有終了的時候，在他應身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大勢至菩薩就在觀世音菩薩入滅之後，接著來成佛，他來成佛的應身壽命，還是無量無邊。連續三尊佛，壽命都是無量無邊。

佛的壽命無量無邊，在阿彌陀佛國土裏所有的人民壽命都是無量無邊，壽命這麼長有什麼好處？在我們這個世界上，眾生的壽命大都不長，如果壽命都這麼長，

有什麼意義？活著要有意思，活得沒有意思，只是長壽有什麼用處？你要說出個理由。比如一個人，他什麼道理也不懂，只是一直活下去，活著就是看這世界亂七八糟的，各國的情況、整個地球上，空氣、水，沒有一個地方是清淨（乾淨）的，人與人之間你爭我奪。看吧，別說那麼長，光是幾十年就夠看了，就看得受不了，就算能活到幾百年、幾萬歲，看到將來，真是看膩了，真正想解脫了，那有什麼意思？往生極樂世界的人壽命長，當然極樂世界的環境比我們好多了，壽命長，並不是只在那個環境享受，最重要的，在那個環境要成佛，壽命長而且能夠成佛——將來成佛之德。

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的眾生，不學佛的不用說（他們不懂道理，就不必說了），學佛的人希望要成佛，修行成佛要多長時間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一大阿僧祇劫有多長的時間呢？前面已經講過了，數目可以說是算不出來，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繼續不斷地修，這一生的壽命完了，再轉世，遇到佛法的善知識，再跟善知識學，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再轉世又跟善知識學，生生世世這樣學，一層一層地把見思惑斷掉、塵沙惑斷掉、根本無明斷掉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成功。

講「三大阿僧祇劫」，其實這還是最低的限度，如果照《華嚴經》裏講，成一尊佛何止三大阿僧祇劫，還要更多的時間。那我們就說是三大阿僧祇劫，剛才講這一生死了，下一生再到人間來繼續修，修到死了後再修，生生世世都在這裏學。但是我們不要想得這麼如意，為什麼不要想得這麼如意呢？各位看看現在世界的情況怎樣呢？每個國家的政局都不太平的，你看這世界現在好像沒事，說不定那個國家，無論是總統、國王，只要是掌握政權的人，他有一點點貪心或是發了一頓脾氣，就可在國內、國外發動戰爭。戰爭一發動，你可想而知，人民能不能保住性命？那都是不可預料的。這種戰爭，無論是中國、外國，自古以來以至現在，什麼時候可以免得了？誰敢說世界上永遠沒有戰爭？要想永遠沒有戰爭，得大家都學佛，還要證了果位，把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都斷了以後，才不會有戰爭。只要有貪瞋痴存在，隨時都有戰爭的危險。現在世界上的國家，那個國家的領袖沒有貪瞋痴？這是世界的情況，危險得很。

再就佛法來講，現在是釋迦牟尼佛教法的末法時代，別說比不上正法，連像法都比不上，像法還像正法的樣子。我們現在是末法，跟正法一比，連像都不像了。

你想想吧，既是像都不像，大家學佛所學的佛法，我不必講，大家心照不宣。國內、國外講的佛法，外面大家所學的佛法，是不是完全把佛經裏的意思都能了解？大有問題。

我們今天在這裏研究，為什麼能夠講這部經讓大家學呢？雪公這幾十年來，可以說是其來有自，有淵源的。大勢至菩薩，是西方三聖之一，印光祖師就是大勢至菩薩應化來的。我們老師呢？我們老師的佛法是跟印光祖師學來的，這個淵源不得了的。前面講佛的應身壽命多長、光明如何，佛的光明、壽命都是應眾生的根機、眾生的緣來的，我們過去世沒有這個緣是碰不到這個佛法的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緣，就不會到台中來聽我們老師留下來的佛法，一開始學就是淨土法門。能夠這樣，都是我們多生多劫結的緣，了解這一點，就大大地值得安慰。話說回來，一般人想：這一生完了，下一生要繼續學佛，不要想得這麼如意。雪公在世時常常提醒我們：「這一生不了道，不能成就，下輩子能不能到人道來，還是大有問題。」這值得警惕，就是能到人道來怎麼樣？一轉世到人間來，他前世所學的都忘記了。為什麼忘記？佛經裏講，菩薩也有隔陰之迷，一轉世，他前世所學的全部都忘記了。

所以我們在這個世間要成就一尊佛，多麼困難。尤其現在這個世界，下輩子不可靠，就是可到人道來，有隔陰之迷，能不能遇到善知識繼續學呢？

我們了解這個情況以後，必得要發願、要念佛求往生。一往生到極樂世界，壽命是無量無邊，無量無邊的好處就是一生就能成佛，就一直在那裏學，「久度不息之功」，一直跟阿彌陀佛學，跟觀世音、大勢至這些大菩薩一起學，這叫一生成佛。所以無量無邊的壽命，得了這麼長的壽命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——不必三大阿僧祇劫，一生就能成佛。從這裏可以了解，一到極樂世界之後，很快就能成佛。

因此念佛最重要的是剛才講的理，為什麼呢？每一尊佛的法身都是光明無量的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任何人都有法身，都有無量的光明，念阿彌陀佛這個名號，只要我們發至誠的心，以深信，再發願、持一句名號，就能互相感應道交。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念佛就容易多了。古人講：「一念相應一念佛」，所謂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就是我們念佛的人，用至誠心提起一句佛號，就在提起的時候，我自心的光明跟阿彌陀佛的光明，光光相照，在這一照之中，那一念之中就是佛，我們的境界就到佛的境界。你想想看，這念佛的功力是多麼大呀。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
【二】

## 第二十五講

舍利弗・阿彌陀佛・成佛以來・於今十劫。又舍利弗・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・皆阿羅漢・非是算數之所能知。諸菩薩眾・亦復如是。舍利弗・彼佛國土・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這段講的還是正報莊嚴，釋迦牟尼佛叫「舍利弗」的名字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，於今一到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的時候，有十劫時間了。研究佛理，就要花一點時間來解釋，這對我們念佛求往生有好處。

這裏要了解「成佛」這兩個字，成是完成、成就，例如我們做某件事情，原來沒有的，後來事情做成功了，叫做成。那麼成佛就是佛成就了，按照字面上是這麼說，但研究「理」的話，就比較麻煩一點，例如成佛，我們憑什麼成佛？各位當然都知道，成佛是由於我們原來就是佛，這大家要注意，禪宗的大禪師往往不說則已，說了一句話，就讓學的人不敢承當；不敢承當就是還沒有悟，還不了解，悟了之後，當下就能承當。例如說我們每個人就是佛，敢不敢承當呢？若說每個人都是佛，那

也許是說了妄語，我們現在都是凡夫，那是佛呢？但是要知道，凡夫是凡夫，不敢承認自己是佛，你怎麼成佛？憑什麼成佛呢？一塊石頭能成佛嗎？《楞嚴經》中有一個比喻：我們每天吃的米飯是用米煮成的，若是不用米煮，在河中挖了一些砂石，把這些砂石拿來煮，不論煮到什麼時候也不能煮成飯。這就是說，我們現在雖然是凡夫，你必得要承認，因為每個人都是佛，所以才能講「成佛」。這個「佛」就是佛經中所講的「真如本性」，人人皆有本性。我們的本性與釋迦牟尼佛的本性、阿彌陀佛的本性有沒有兩樣呢？如果有兩樣的話，那就不能算是本性。所以我們研究佛理，對這一點必得要敢承當、要認識，如果不敢承當的話，我們念佛，怎能與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起感應呢？我們每個人都是佛。

既然每個人都是佛（原來就是佛），那這裏的「成佛」又是怎麼講法呢？我們研究經文，不研究則已，一研究就要問這些問題了。這裏所謂的「成佛」，就是因為凡夫眾生無始以來，生生世世染著惡習氣，一層一層地把我們的佛性遮蓋起來，使我們原來的佛性不能發生作用；佛性是萬德萬能的，可是有惡習氣，使得萬德萬能的佛性不能發揮作用。這就像一面鏡子，有光明就能夠觀照——有照明的作用，若是

鏡子上面有一層一層的灰塵，有污垢在上面就照不見。所謂成佛，就是我們去學佛，把無始劫以來所染上的惡習氣，一層一層地取消，就像用一塊抹布，把鏡子上的灰塵，一層一層地擦乾淨，鏡子能顯出相來，就成功了。

剛才說的是比喻，講到實際的意思，就是每個人都有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，有貪心、貪愛心、貪求心……等等，我們對世間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——眼睛看的形色、耳朵聽的聲音、鼻子嗅的氣味、舌頭嘗的味道、身體接觸的一切，我們都貪求它；貪求不到就發脾氣——起瞋恨心；貪求到了，政治上有了地位、學術上有了地位、錢財比人家多，傲慢心就起來了。所以凡夫眾生都被無始以來所染上的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等惡習氣（惡劣的習慣氣分）所覆蓋。使我們在人世間貪名圖利，與人爭權奪利，一切都是損人利己，這樣的結果，就一直在六道當中。甚至人道都無法保持，一轉世就到三途裏。三途受苦完後，再出來還是繼續造業，於是在六道中來來回回生死不停。在「本性」上面，絕對沒有這些生死，所以要了生死，就要把貪瞋痴慢疑，貪名圖利、爭權奪利的這些統統取消，心裏乾乾淨淨，讓心裏大放光明。前面講阿彌陀佛是光明無量——能光明無量，接著就是壽命無量。光明無量沒有陰暗面，

就沒有時間的障礙，用科學知識也可以求證，一片光明就沒有晝夜，沒有晝夜那有時間？時間都破了，那裏還有壽命、還有生死？這是很顯然的。

要了生死、要成佛，就要把貪瞋痴慢疑一層一層去掉。貪瞋痴慢疑還只是見思惑，見思惑去除以後，還有塵沙惑、還有無明惑。見思惑是最粗淺最粗重的，沒有破見思惑，塵沙惑我們根本不了解，無明惑就更不了解。就像擦鏡子，把上面很黑很粗的灰塵擦完，去了一層以後，不再那麼黑那麼髒了，但是照樣把鏡子蒙蔽（沒有擦外層以前，裏層看不到，擦了以後，才發現裏層還有薄一點、細一點的灰塵還沒擦乾淨），然後繼續再擦，必得要把最靠近鏡面那層最微細的灰塵擦得乾乾淨淨的，一點也沒有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成佛，先要斷除見思惑（很粗重的煩惱），再來是塵沙惑，最後是根本無明，把這些統統去掉了，回復了原來的佛性，我們的佛性跟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及十方諸佛的佛性完全一致。所以這裏講「成佛」，不是你造成一個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那裏能造成功？是沒有造作的，能夠造成的佛性是假的，是因緣法，佛性是本有，不能「成」。所謂成，就是把遮蔽在佛性上的惡習氣，粗重的煩惱、種種的惑去乾淨，使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這叫「成佛」。

為什麼要花時間講「成佛」這兩個字？一般學佛的人不了解這個道理，會有兩種偏差：一種是不知道自己本來就有佛性，他就永遠「認假不認真」，只認假法（貪瞋痴慢疑、世間的色聲香味觸等）為真，被這些假法牽著他到這一道、到那一道；現在在人道中，就是有人跟他講，他也不敢承當。這就如經裏講的：有個人的衣服裏，藏有一顆如意寶珠，他卻不知道，還向人乞討要飯吃。這是可憐憫的一種人，這就是普通凡夫，這種人沒有辦法學佛了生死，念佛也不知道怎麼念法。

另一種偏差，是聽說人人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我們都是佛，釋迦牟尼佛是佛，阿彌陀佛也是佛，我們現在也就是佛了，那還要學什麼呢？不用學了。有些人看了幾部經，甚至連經也沒有真正研究清楚，只看現代一般人寫的佛學概論這一類的書，他就以為自己就是佛了，一切都可以放手去做，就養成狂妄自大。祖師常常講：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你有佛性是不錯，沒有開發出來也是事實，只執著有佛性，事實上煩惱還在，沒有去掉啊，所以這些人很危險，還不如普通人。

普通人雖是「認假不認真」，當然也會造業，可是造的業沒有那麼大，他還有所畏懼。而那些人認為自己就是佛了，他也不懂自己的本性是什麼，就放大膽子去

做殺、盜、淫、妄的事情，這就不得了，造大惡業，非墮地獄不可，這種人往往是不相信因果的。認假不認真的人，雖然對三世因果的認識不夠，但對現世的因果，他還相信。但是這些狂妄自大的人，只執著「理」，而廢棄「事」實，一切因果，他就不講了，這種惡業造出來不得了的。為了避免這兩種偏差，佛法講「中道」、講「成佛」，教我們既要認識自己有本性（原來是佛），又要認識事實（我們還有貪瞋痴慢疑等惡習氣），這就是「不執理廢事」，也「不滯事昧理」，「理」與「事」都能夠圓融，這是「中道」。所以各位看「成佛」這兩個字，不要輕易看過，經文中的字往往簡單單的，人人都認識。若要研究起來，都有很深的涵義在裏面，不研究清楚的話，像一般人看經，只是模模糊糊看過去，或者只執著一個理，或者只懂一個事，這都不行，沒有把握「中道」。必須把握中道，才能有所領會，對於我們修道來講，才不會走錯誤的道路。

我們再看「於今十劫」，前面講過阿僧祇劫的內容，就知道「劫」的時間多長。劫有大劫、中劫、小劫，小劫是一增劫、一減劫，一增一減就是一小劫，時間多長，前面都講過，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，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，換句話說，一個大劫

的時間太長了，這裏講十劫，究竟是小劫還是大劫？

這在經文裏講的也不一樣，蓮池大師在阿彌陀經疏鈔中說，有的地方是小劫、有的地方是大劫，據他的看法，這裏應該是就「大劫」來說的，因此這裏的經文「十劫」，就是「十大劫」。蓮池大師這麼講，當然有根據，他舉出很多經裏都是這麼講的。於今十劫——自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到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有十大劫了。

阿彌陀佛成佛有十大劫，這裏要研究的是：我們知道佛有三身，有法身、報身及應身，「有十大劫」是指什麼身？指的是法身、報身，還是應身呢？這一研究不就是問題嗎？所以還要解釋一下，三身分開來一個一個說明。

蕩益祖師將此分為「事」及「理」兩方面來講，從事實——就是從學佛到成佛的「事」來講，從這方面來研究。法身根本談不上成或不成，法身是無始無終的，原來就是佛。而原來沒有，後來才有叫做「成」，法身不能這樣說，所以說法身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，這是說不通的，法身不能說「成」。至於報身就可以說，報身是因為我們學佛，學了三大阿僧祇劫，把所有的煩惱惑業，都去除乾淨，修行圓滿，得了佛的果位，這叫報身。這報身是與證到的法身完全一致，這叫「成」。應身也

叫「成」，例如兩千多年以前，釋迦牟尼佛為了那時候的眾生——佛的那些大弟子和一般學的人，為了應那些眾生的根機、因緣，所以在印度示現成佛。到這世間來，示現成佛（八相成道）的現象，這是應身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為了適應眾生的機緣而應化世間的，這也叫做成，所以報身、應身都可以叫「成」。那麼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是講報身、應身這兩種身。

祖師在注經的時候，深怕我們看經的人、學的人發生偏差，所以，一邊從「事」方面來講之後，再用「理」方面來講，這樣兩邊都照顧到，才能把握「中道」。方才從「事」上來講，法身不講成或不成，也不說劫；但從「理」上面來講三身，法身可以說「成」，也可說有劫數。因為法身原來就有，這不錯的，但是原有的法身，自己不能得其用處，必得假以長時間的修行，修到後來，把見思惑、塵沙惑、根本無明，全部斷得乾乾淨淨的，使法身全部顯出來。就「法身顯出來」這個意義來講，也可說「成」，原來沒有顯，現在全部顯出來了。就這意思來講，也可說法身是「成佛以來，於今多少劫數」。所以從「理」上面來研究，法身可以說「成佛」，也可以說「十劫」的時間。

而報身、應身這兩身，反過來說，報身可以說不是「成」的，也沒有「十劫」的時間意義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成了佛，報身固然成就了，但報身也僅是把原有的法身全部顯示出來，所謂報身，還是跟著法身，你把各種惑——見思惑、塵沙惑、根本無明全部去掉以後，就是報身。在法身以外，另外得來一個報身？沒有這回事情，就這個意義來說是報身，並不是另外有新得的報身，就是發現法身而已，也不算新得的。從這意義上來講，「報身」也可說「不」算是「成」，也沒有「成佛以來，多少劫數」，沒有時間的意義。

再講應身，祖師說個比喻：佛到世間來，眾生看到佛的應身，就如同一個人在這河裏看到有月亮，別處的人也看到池塘裏有月亮，這些月亮從那兒來的？都是從天上的月亮（同一個體）映下來的，因為地上有水的因緣而映在水中。所以古人講「千江有水千江月」，一千條江河裏有水，都有月亮，「千月還同一月攝」，一千個水裏的月亮，都同樣來自天上的月亮。從這個比喻來說，佛有很多應身，各地方都有佛的應身，任何應身都是從法身出來的，就跟河水裏、池塘裏的月亮，同樣是從天上的一個月亮出來的一樣。就這個意義來講，應身不是另外一個，是因緣顯現出來的，

歸結到應身的本體，還是跟法身一致的，這樣你就不能說應身「成」或「不成」。所以應身也可以說「不是成」，也不可以說「成佛以來有多少劫數」。

祖師這樣注解，好在那裏呢？能讓我們從「事」上了解三身、從「理」上了解三身，尤其是從「理」上了解三身，讓我們不要執著——法身、報身及應身，若以為沒有關係的話，則法身是法身、報身是報身、應身是應身，這樣就形成法執，不能夠圓融起來。所以從「事」與「理」這兩方面來分析三身，可以說照顧得非常圓滿（圓融），我們從這兩方面來看，對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的經文認知，就不會誤會，對我們的修持（念佛）來講，能從「理」上了解，對於念佛的功用大得很。比如你見到的佛，是應身佛、報身佛？還是什麼佛？那就看我們懂得理到什麼程度，自己的工夫到什麼程度就見到什麼佛，你雖然見到應身佛或報身佛，就「理」上面來講，不要那樣分別，他就是法身佛。你要是懂得理的話，那就不得了，就像我們到寺廟裏看到佛像，在你的心裏認為就是一尊佛像，我們現在是末法時期，如果你當它是真佛，就個人用工夫來講，這就是正法時期，這功德力量和作用是各不相同。所以祖師這樣的注解，讓我們了解，事理能夠圓融，對念佛工夫是大有幫助的。

我們明瞭以後，再看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，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以來，是從那個身成佛呢？祖師注解又讓我們了解：成佛者，比如原來不是佛，只是一個普通的凡夫，凡夫要成就一尊佛，好不容易。普通的講法，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勤勤懇懇去修，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才成佛，若是按照《華嚴經》講的，何只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是多得無法計算，需要更多的時間。要經過那麼長的時間來修成功，把見思惑、塵沙惑、根本無明全部去掉，法身整個顯出來，就是最初的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，那叫做本——根本，本來究竟成佛叫「本」。還有後來的「應化」，就是看那個世界、那個時候的眾生需要，應機緣而成佛，這是「應身」成佛，是原來已經成佛，後來看到眾生的因緣、根機，再做出成佛的樣子，給眾生看，來度化眾生。就當時應化出來的情況，祖師用一個字注解，叫做「迹」，迹象是當生的。

比如釋迦牟尼佛的最初成佛時間是什麼時候？是那一劫？你要問的話，這絕不是凡夫的智慧能夠了解的。佛在《法華經》裏自己講：我成佛以來，已經過無數劫了。想想看，若要問釋迦牟尼佛的「本」——最初成佛的根本時候，還找不到，現在說釋迦牟尼佛在兩千多年以前，降生於印度帝王之家，在皇宮成長，然後出家，在山上修道（苦行），然後在菩提樹下成道，這個現象，這次的應身成佛，叫做「迹」，就

是凡夫所能看見的迹象。那麼要找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最初成佛的「本」，也找不到。這裏所講的「迹」，就是在阿彌陀佛成就了西方極樂世界的那個時候，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。

關於「十劫」，在這部阿彌陀經裏講是「十劫」，在其他經典裏說的又不一樣，劫的數目也不同。為什麼不同？根據剛才所解釋的：一個是最初成佛，一個是應化成佛。最初成佛我們當然不了解，應化成佛也很難了解。這裏講，阿彌陀佛這一次在極樂世界成佛，到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已經十劫了。根據蓮池大師的解釋，十劫為什麼叫「十」？從「事」上講，十是數目字；從「理」上來講，它有表法（有涵義）的。我們研究的是阿彌陀經，把這部經的意思擴充，就是一部《華嚴經》，雪公老師在世的時候曾講：阿彌陀經就是小《華嚴經》。根據《華嚴經》裏講，每說到一種法，不說則已，一說就是「十」，少的七、八、九，多的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也不去說，只說「十」。《華嚴經》疏鈔注疏說：十是代表無量無盡的。《華嚴經》是講無盡藏，「十」即表示無盡藏的意思，表示一真法界，意思是無窮無盡的。這裏講「十劫」，就與《華嚴經》中用「十」來表示一個法的意思一樣，「十」就表示

無窮無盡。實際說起來，凡夫對於劫數還是了解得太少，你要是在十劫的時間上再研究的話，那還有什麼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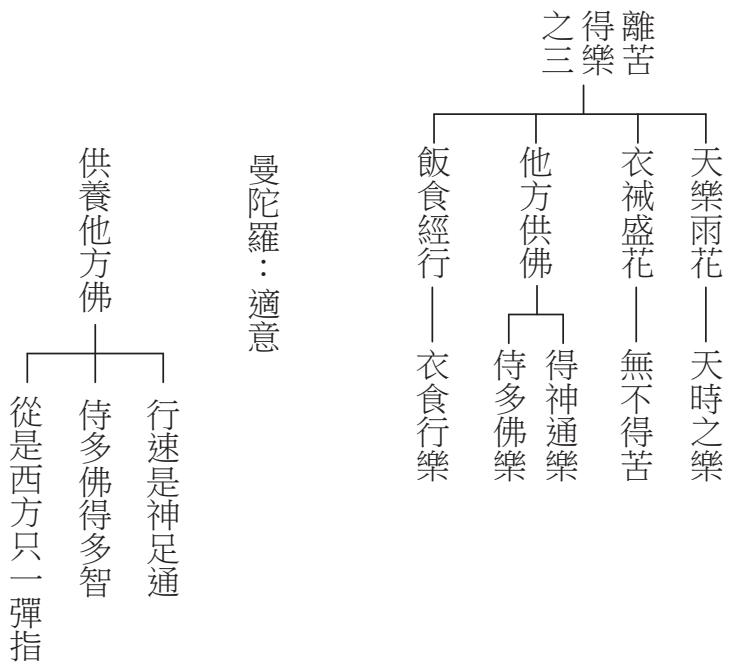
這裏講「十大劫」，是就娑婆世界的時間計算？還是就極樂世界的時間來計算？若是就西方極樂世界的時間來計算的話，其他經典也說過，我們世間的一劫，在西方極樂世界只是一晝夜而已，這「十劫」究竟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十劫，還是娑婆世界的十劫呢？另外，我們這世界有時間，就是因為有太陽、月亮，有白天、夜間，這樣計算出來的；極樂世界沒有太陽、月亮——沒有晝夜，計算晝夜怎麼計算呢？所以經典上說，若拿西方極樂世界的真正情況來講，凡夫眾生沒辦法懂，想像都想像不到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就應眾生的心理，以我們的知識程度（只到這樣而已），依世間的計算方法而講出這個數目。因為世間有晝夜，有這些現象，因此用這個方法來講，使我們了解的。到西方極樂世界要怎麼算法呢？唯有求往生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才能真正了解。

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過去發了四十八願，所成就的一個世界；就世間凡夫所了解的，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到現在有十大劫了。「十大劫」在我們看起來，好像是

太長久了，然而在西方極樂世界看，那時間太短了。就算釋迦牟尼佛講法到現在已有兩千多年，我們認為很長了，可是在西方極樂世界來講，就只像喝一杯茶，時間非常短。拿「十劫」照應前面的經文——佛的壽命及極樂世界人民的壽命，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那麼長。換句話說，現在才十大劫，將來還有那麼長的時間。這意思是說，現在的娑婆世界，釋迦牟尼佛不在世間了，所以末法時期學佛很困難，逢不到善知識。想要真正學到經文——理解，再能如法去修行，是不容易的。必得求往生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那才是正法時期，親自跟阿彌陀佛來學就很快了。

阿彌陀佛在那裏，「十劫」照應前面的時間，無量無邊的歲月還很長。後面的經文講，還有無量無邊的聲聞弟子及無量無邊的菩薩，都是十劫以來，阿彌陀佛所教化而成就，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民。

(四)遠近環境



## 佛說阿彌陀經講表(六)

### 二說法莊嚴

#### (一)眾鳥化迹



#### 三十七助道品：

四念住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

四正勤：未生善令速生、已生善令增長。

未生惡令不生、已生惡令立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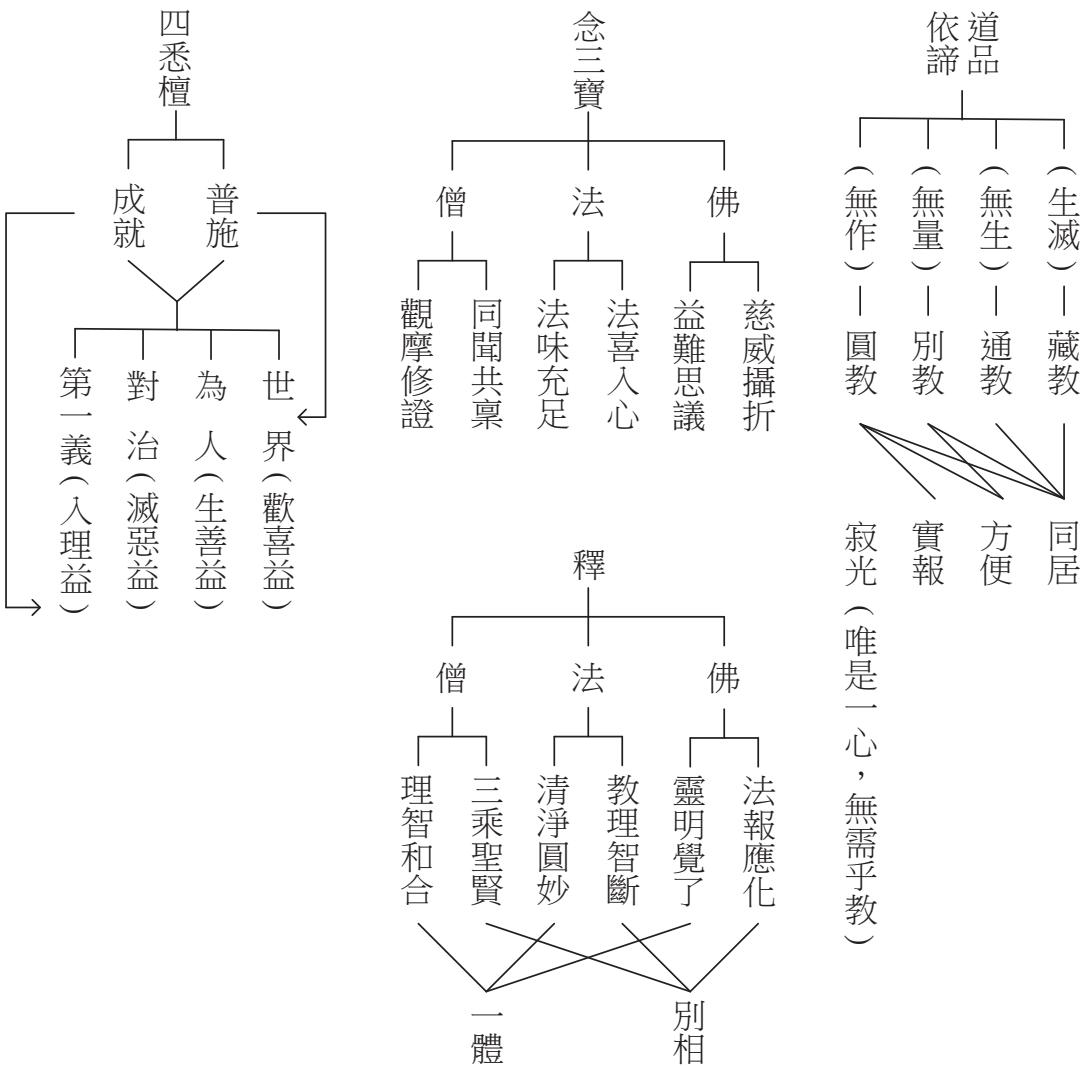
四神足（又名四如意足）：欲神足，勤神足，心神足，觀神足。

五根：信進念定慧。

五力：前五根增長生力。

七菩提分：擇法、精進、喜、除、捨、定、念。

八聖道分：正見、正思維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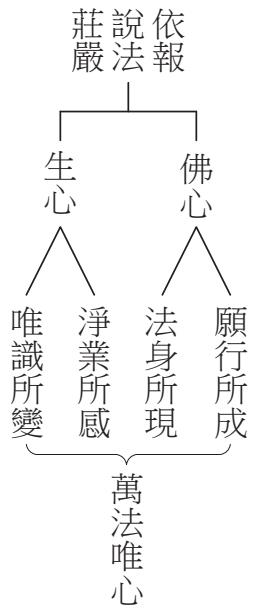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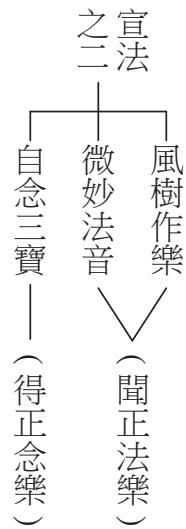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【二】

### 佛說阿彌陀經講表(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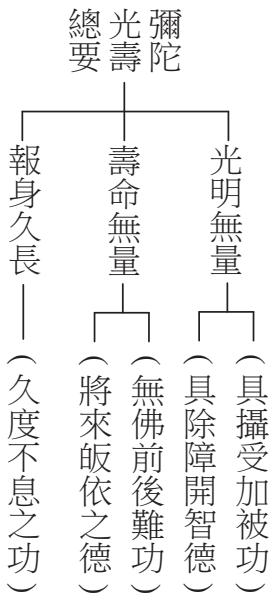
一八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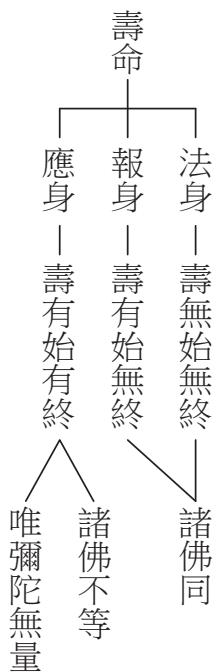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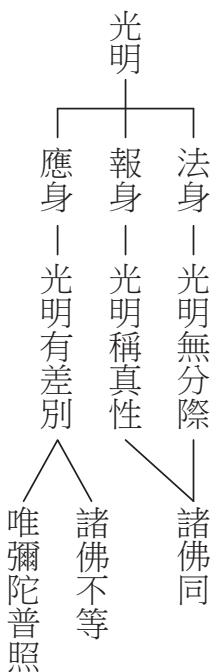
#### (二) 行樹演法



#### 三 正報莊嚴

##### (一) 佛德攝衆





阿僧祇——譯曰無數，或無央數。（萬萬為億，萬億為兆，一阿僧祇為一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兆。）

印度十大數：一、阿僧祇、二、無量、三、無邊、四、無等、五、不可數、六、不可稱、七、不可思、八、不可量、九、不可說、十、不可說不可說。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
【二】

## 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